

1/5

長洲尤侗展成撰

西堂雜俎

掃葉山房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7708B

序



今學士薦紳家每思傳世必務立言然而蒙塵叩缶偏多納交諛墓之文擢
臂搜腸半供公鼎侯碑之役是以千言雖就莫啓蓬心一卷未終已同眯目
求其瓌偉振奇怡神快意入中郎之帳欲秘不能披虞氏之廚無芳不擷指
屈今茲蓋亦鮮矣向讀展成尤先生西堂雜組乃爾擊節不能已已先生殺
核增史取精既多漁獵詞林徵材不匱故能遇物成章則謝月潘花援筆爲
騷則蕙纒蘭佩偶然戲冊皆是珪璋率爾移文如含霜雪作記則驅山川于
紙上立論則定褒貶于毫端序引無不暢之懷贊頌發無言之蘊以及連珠
五色睢水漾其綠波制藝一篇驚語調其慧舌而况雲霞至誼見于告靈長
之文金石深交有若遺卿謀之牘皆本心肺匪逐聲華固宜筆墨有靈精神

所格仰邀

睿賞太契 宸衷也今者再讀二集美言可市能招蕩子之魂妙義相宣大吐才人之氣金聲擲地何羨一錢玉勒難羈居然千里雄才逸思縱橫風雨之中道覺禪心勘驗語言之外信足凌詞人于楚國軼上客于西京也然從來文章之士經世或疎風雅之儒當官多遜而先生往理名郡遙駿有聲春風彩筆更沛甘霖白月遐標猶開冰鏡解其錯節操益勵于懸魚理厥亂絲材不疎于御馬合徐庾晁賈爲一人與嵇阮龔黃而並席有本之學不其偉與至于磨韻調聲節謳度曲上源三百下備九宮涼州漉索之音錦石流黃之句無不響激飛湍氣吞崇嶽慷當以慨樂而不淫漢卿東籬惟其有之言乎近者青藤山人寫豪情于羯鼓緱山學士寄悲思于鬱輪梅村奏通天之臺君庸發灑亭之嘯咸相伯仲未易低昂也所爲先生惜者古來才人每艱

遇合先生之詩若文

宸衷已契周畋殷夢豈伊異人而簡拔猶需天衢終隔昔楚庭一賦立賜雲
夢之田漢殿同時便給尙書之筆自謂不及文帝前席于賈生天下奇才聖
中撤炬于蘇軾然亦用舍各殊通塞竟別以古準今何足嘆耶嗟乎鐘鼎之
績雖誓河山而奎璧之光燭爭日月豈非時至則爲易得者公輔而千秋盛
事不朽者文章歟如先生者可以不朽矣

康熙十一年壬子暮春櫟下年家同學弟周亮工頓首撰

西堂雜組二集 周序

自序

易有之物相雜故曰文然則文固不厭雜乎江淹之序雜詩曰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夫楚漢魏晉時地不同若此而淹乃合而儻之其名雜也當矣詩既有之文亦宜然雜之取于組者樂府有五雜組詞沈約之五雜組岡頭草王融之五雜組慶雲發是也組之取于雜者考工具矣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其名雜組者猶相如之賦合組云爾雖然予何敢當哉西堂一集大抵少時嬉戲之作正如東坡怪石以餅餌易之小兒者也無何爲天子所賞學士大夫羣而郵之乃至田夫市子方外婦女亦有能讀之者世之所謂大好予之所謂大慚也旣而坊賈

227258

黝之不置則搜數十年來罷官閒居隨筆所書復彙刻爲二集嗟乎吾少也賤上不能登大廷簪筆視草次不能從事軍旅磨盾草檄下不能伏處山巖鑽研經術成一家之言徒然仰視屋梁俯隱几席含毫吐墨東抹西塗藉以磨耗鬚眉驅除歲月予之爲此亦已憊矣旣無高文典冊閱意眇指乃取瑣碎小篇薈萃成之亦如郭恕先畫風鸞但求足此長絹耳其爲體也豈止楚謠漢風魏製晉造哉自唐宋以下時一似焉雖山海之外無不有也今之大先生高坐作者之堂見予斯集必呼而責之曰子之文組則似矣抑何雜哉予謝曰夫組則吾豈敢若云雜也則易之爲道已先我言之矣

西堂雜組二集目錄

自丁酉至辛亥止

賦

感士不遇賦 有序

夢遊五嶽賦

蘇臺覽古賦

一錢賦 有序

紅葉賦

鴛鴦賦 有序

蟹賦

騷

驅夢 有序

招蕩子 有序

序

賀朱文祐備兵莊浪序

賀金亦菴左藩序

送韓中丞還朝序

送吳太守歸康山序

宋荔裳文集序

蔣虎臣詩序

漁洋山人集序

彭駿孫延露詞序

王西樵炊聞卮語序

曹顧菴南溪詞序

倚聲詞語序

柯煊菴韶香閣詩序

徐公肅稿序

繆歌起稿序

性命圭旨序

士材三書序

程雲來卽得方序

宋御之存筍稿序

吳虞升詩序

葉九來樂府序

黃九煙秋波六義序

許漱石粘影軒詞序

嵩岳語錄序

李笠翁閒情偶寄序

林下詞選序

膏雨集序

金陵遊覽詩序

續本事詩序

壽序

朱翁九十壽序

徐石兄六十壽序

何湘來五十壽序

壽醫者葉賓我序

題跋

題書法華經後二首

三十二芙蓉詞序

牧靡集序

閒情集序

湯太公八十壽序

宋旣庭五十壽序

張太君五十壽序

題書心經後

題書華嚴經後

題惺心圖

題凌煙閣功臣圖

題沈繹堂畫冊

題張恕菴所藏蕭尺木畫

題蕭閣有畫

題阮亭遊記

王西樵書經跋

題余明府冊葉

題王孝若冊

蔣說題辭

題隨筇草

金丹祕訣題詞

衡棲集題詞

花園詩跋

梅村蜀鷓啼詩跋

書

上龔總憲書

上曹通政書

再上龔總憲書

寄王大宗伯書

答周侍郎書

與宋荔裳憲副書

公留剖公住山書

公請物外禪師書

答蔣虎臣太史書

公致王孝廉書

小簡

答蔣虎臣

答王阮亭二首

答宋荔裳

答黃九煙

記

世祖皇常御書記

婉畫堂記

水哉軒記

揖青亭記

碑記

壽星菴碑記

季氏祠堂碑記

傳

湯卿謀小傳

瑤宮花史小傳

王貞女傳略

贊

觀音大士贊

降龍禪師贊

壽星圖贊

采芝仙女贊

鐵拐李贊

石樹上人船子廣放生贊

金侍御贊

有序

重題湯卿謀遺像贊

張子游畫本師曾波臣黃松石遺像贊

申介公姑夫遺像贊

王子松遺像贊

黃坦若遺像贊

張以中鏡影贊

首序

髻丹贊

金亦陶運甕圖贊

張登子像贊

靜觀居士像贊

沈逢吉僧裝像贊

錢大可像贊

李樂聖像贊

小影自贊

鐘子夔牧牛圖贊

陳澹園像贊

允聞和尚遺像贊

天機子像贊 有序

孝貞女贊 有序

判

磔鼠判 有序

檄

逐松鼠檄

制

戲封苟變關內侯制

論

君子治曆明時論

爲人臣止於敬論

不貳過論

繪事後素論

狐貉之厚以居論

子擊磬於衛論

陳仲子論

表

擬上命滿洲蒙古烏金超哈一體科舉羣臣謝表

擬上赦免順治十五年前催征不得錢糧羣臣謝表

啓

代陳相公答馬總督啓

賀督學陳太史啓

賀張太守啓

賀嘉定劉明府啓

賀劉黃門啓

夏日謝送團扇涼枕啓

謝新安友人惠墨茶啓

戲與瑤宮花史啓

帳詞

賀佟少宰生子帳詞

引

李含章六十得孫徵詩引

湯太公八十徵詩引

陸芝庭五十徵詩引

疏

崑山靈官殿募疏

盃蘭盆會疏

爲便菴造菴疏

爲古如卜居疏

茅山崇禧宮募疏

募重建黃石橋疏

揚威侯祠募疏

重修法華寺募疏

梵壽禪林塑佛疏

南海齋僧疏

盧師菴放生疏

景忠山碧霞元君上扁疏

銘

梅菴銘 有序

誌銘

自天禪師塔誌銘

周輿則募誌銘

誄

陸明農府君誄 有序

項靖伯誄 有序

祭文

祭陳皇士文

祭金太傅文

祭吳祭酒文

祭秦母郝太安人文

偈

放下偈有序

約

眞率會約

西學雜誌二集 目錄

西堂雜組二集卷一

長洲尤 侗悔菴課

賦七首

感士不遇賦并序

昔董相對策遂擯江都史公著書卒下蠶室並作士不遇賦其辭寂寥世無
得而稱焉及陶處士讀之有感復爲擬作大都寓意沉冥放懷澹漠獎廉退
之節抑易進之心斯潔已清操高尚之所爲也豈與夫違時失路幽憂佗僚
者同日而論乎語云水激則悍矢激則遠發憤之辭雖或過情要以導達鬱
結終歸于正亦君子所弗貶也僕屏居下里固窮寡歡灌園餘暇率爾染翰
用以自廣不敢告人爾其辭曰

皇天平育萬物兮竊獨矜此儒生指山河以結秀兮超蜚躍而含靈斷金石

而磨錯兮從日月以邁征洵媵修其有章兮蹇濩落而無成農秉耒以獲穉
兮商牽車而居貨彼斲輪與搏埴兮亦考工而索價或龜藥以取封兮或鷄
鳴而升座操一伎而必售兮諒苟免于窮餓嗟蓬戶之處子兮早致命于詩
書啓墨圃以樹植兮甸研田而畊鋤屑六經爲酒漿兮困百氏爲儲胥高余
冠之峨峨兮側余履之于于前王溺而嫚罵兮今人目而挪揄將抱文而投
俗兮何異北道而南車修蛾眉之淡妝兮妬婦詠其狐媚倚王門而鼓瑟兮
瞽師聽而思睡襲黻衣與繡裳兮適裸裎之異鄉鴟啼而先秋兮謂莖若
之不芳豈人情之變遷兮繫時命之倒置秦十上而不行兮儀一說而高位
纍行吟于澤畔兮玉蘭臺以游戲憫韓子之孤憤兮感賈生之流涕雄立草
而寂莫兮駟白衣而終棄漢發策于賢良兮弔司馬之無名唐制科于咏歌
兮李杜斥而不鳴牧借位於戰場兮維問津于掖庭旣冬烘而索標兮迨迷

色而求程貢隋珠而按劍兮至無因而莫聽獻和璧而遭刑兮疇泣血以相
明瞻帝京之崔嵬兮景宮闕之聳峙列鸞臺與鳳閣兮叢組纓之青紫載雲
旗而羽蓋兮紛游龍與流水驚貂蟬之盈座兮豔金張與許史坐南牙之宰
相兮趨北門之學士何掾吏之輕肥兮雖侏儒而飽死顧長安之大道兮逢
鹵簿之縱橫驅鹿車之蹇蹇兮孤躑躅于路旁叫帝闈而罔應兮掃相門而
不揚班投筆而從軍兮馮皓首而署郎阮一麾而出守兮柳三黜而去邦遭
鉏鋤于柄鑿兮缺百鍊之干將罹讒毀其銷骨兮負微罪而遂行鴻冥冥以
高飛兮非樊籠之所有絆驥足于鹽車兮宜其跳踉而狂走呼麋鹿以同羣
兮尋豐草于林藪朝撰轡兮漁陽夕弭節兮秣陵思東上兮梁甫逝南泛兮
洞庭登高山而望遠海兮駕雲駟而抗風旌驚周流于八極兮窮穿鑿于五
丁飲沆瀣而餐霞兮無辟穀之妙方就監河以貸粟兮告有山而乞糧屯盤

桓于逆旅兮遇主人之偃蹇僕夫痛而馬瘡兮阻塗窮而思返忽臨睨夫舊
鄉兮恨年華之畹晚慕仲子之樂志兮願弋釣于田園賦陶令之歸來兮爰
采菊于南山占周易之飛遯兮詠陳風之衡門反初服而無悔兮聊招隱於
王孫剪早韭于晚菘兮薄蕭脂之載燔被短褐而帶索兮屏狐白之奇溫春
與秋其代序兮歲冉冉以吾將老傷玄髮之變華兮惜朱顏之失好對孺人
于稚子兮歎每食之不飽幸相忘于徧謫兮庶樂員于纂縞仰負郭之十畝
兮洪水湮而不治縛茆絢以葺屋兮風雨集而敗之白露降而凝霜兮木葉
下而草衰寒蛩鳴此四壁兮旅雁唳于江涯哀貧士之失職兮感秋氣而增
悲音忼愴以索息兮氣鬱邑而低眉神煢煢其若逝兮形茫茫而無依喟入
室而自傷兮欲出門而語誰惟翟公之絕交兮分一貴與一賤何人心之不
測兮乃報德而以怨嘉柳州之執誼兮昌黎稱其急難痛白醜之傾危兮衛

公感而三歎遡黃虞之日遠兮追古人而不作漸夫疎而來親兮乍新厚而
故薄但燿燿于繁華兮孰流連于搖落世與我已不諧兮雖百年而何樂國
無人其莫知兮請問天乎則諾耿中夜以不寐兮魂飄翩而北游若有神焉
召予兮開閭闔而咨諏曰孔厄于陳蔡兮顏簞瓢而不憂卜懸鶉而雜誦兮
曾曳縱而商謳伍吹簫以行乞兮虞捐印而窮愁屈何罪而見放兮廣何奇
而不侯鴻何噫而出關兮粲何恨而登樓信富貴之在天兮非執鞭之可求
玩向平之損益兮長貧賤其奚郵鵬吉凶以同城兮馬得喪而齊轡挈筵楹
之曲直兮消琴劍之恩仇觀聚散于浮雲兮任升沉于虛舟聞法言而怵惕
兮悔愚夫之拘囚服原氏之遺訓兮厲黔生之清修陟道德之崇巘兮揚禮
義之芳流佩無爲之紳帶兮享自然之珍羞賀戰勝而體肥兮超燕處而心
休悟至妙于黃庭兮仍化人于丹丘遺家室如蟬蛻兮輕宇宙于蜉蝣常樂

天而知命兮渺思立而通幽矢卷阿之來歌兮永伴奂以優游

夢游五嶽賦

有美人之幽墨兮覩素居而無匹怨環堵之蕭條兮畏塵塗之偪側慕靈均之遠遊兮追穆滿之轍跡壯司馬之南浮兮想青牛之西出欲渡河而無梁兮將登山而絕軌聽天風之浩蕩兮思奮飛于羽翼于是精神寂莫感而爲夢憑太虛以乘轡兮假六氣以結鞶前蜚廉令駝驅兮後豐隆使縱送載采旄于鳳皇兮架銀橋于蟠竦魂恍惚其無不之兮覽齊州之總總歛五嶽其聳峙兮吾撰轡乎夕將動爰發軔于徂東兮瞻巖巖之岱宗升日觀以四望兮帶黃河之龐洪靈雨合于膚寸兮鬱雲起于封中漱玉女之清泉兮倚大夫之喬松遇荷鋤之父老兮問翳芝之雙童探玉策于阿閣兮憩金牀神于宮天鷄號而告逝兮翩弭節于南邦泛蓀橈于潁陽兮駐蘭旌于澧浦湘帆

轉而九面兮覩祝融之雙柱步朱陵之靈臺兮排蒼水之秘宇凜紫峯之曉霞兮飲丹丘之夕露叫童瞳于九嶷兮來瑟鼓之二女刑白馬于宛委兮搜石書于神禹宿月館而未央兮從雲陣以西征俯咸陽之宮闕兮上二華之崢嶸披巨靈之鼉屨兮若斧斤之削成松柏剡其博矢兮芙蓉出于鏡屏玉漿溶溶以常醉兮石鼓坎坎而自鳴攀三峯而指太白兮通呼吸于青冥走茅狗于子先兮戲白鹿于衛卿謂霧市勿迷道兮羗駕言兮北極相畢昴之降精兮鎮冀方之奕奕上秩乾門黑帝之宮觀兮上捺坤軸立神之都邑母卹藏其寶符兮慕容受其圭璧神護當門而叱人兮率然兩首而交擊按蘭臺之列女兮禮紫微之太乙引昌容以並坐兮屑蓬萊而爲食恐朔氣之傷人兮盍休止乎中州仰駿極于太寶兮訪謨觴于嵩丘垂五乳之的瀝兮敷三花之糾穆仙人圍棋于穴中兮王子吹笙于山頭晞余髮于三十六峯兮

環四門而遨遊挽玉妃以擣帛兮享自然之珍羞驚萬歲之三呼兮悵靈區之不可久留忽臨睨夫舊鄉兮返軀殼于衾裯神煢煢其不甯兮意皇皇而若有求命靈氛爲余筮占兮審吉凶之所由曰重華之立德兮巡五嶽而輯瑞彼秦漢之封禪兮或風雨之如晦視三公之崇秩兮詎眇躬之克配伊向平之高躅兮雖薄遊而未全維少文之雅好兮僅畫壁而撫絃何瞬息之周流兮荃疇識噩夢之因緣予固懷夫然疑兮竊追尋而自熹暫偃息于五夜兮驟汗漫于千里夸父何爲告勞兮愚公無用其移徙嗤著屐之謝傅兮嗟迴車之阮子積日居而月諸兮且窮天台與地肺信濟勝之有具兮夫何夢覺之二視也予又聞瀛海之外有五嶽焉東廣乘而西麗農南長離而北廣野崑崙天柱實居中元標朱宮于絳闕兮飾丹房與紫壇樹碧藕于白橘兮巢翠雀于青鸞願乞靈于趾離兮權弱水以流連秣予馬于瑤林兮稅予駕

于芝田招婉始以攜手兮拍洪崖而比肩歷三壺與十洲兮御剛風以廻旋
閶闔開而召余兮遂觀樂于鈞天

蘇臺覽古賦

噫嘻乎悲哉莽蕩平原蕭條曠野金鷲始吹木葉驟下望江上之青虹睇城
頭之白馬攬愁景之茫茫思登高而自寫客告予曰有蘇臺焉蓋吳王闔廬
之所築也向者經始九仞落成五年危峯冠日傑閣參天埒重壁于京周等
黃金于幽燕倚西山爲屏障瀕太湖爲池泉翠蓋霓旌集其下鸞簫蛟瑟鳴
其巔繼以夫差好游西施善舞酒城旣開花洲爰處畫屨翩跹錦帆谷與獵
翠長林採香極浦朝醉紅漿夜歌白紵登斯臺也鮮不日空晉宋胸吞齊魯
劍擊西秦鞭箠南楚披大王之雄風行美人之神雨百官獻萬壽之觴三軍
鏜四征之鼓胡爲乎越來一炬遂成焦土臺上何有有烏樓矣臺下何有有

鹿走矣鶴市已墟鷓鴣飛矣鷄陂已荒狐兔藪矣館娃之山叢枳棘矣香水之溪飄蘆荻矣迄今幾千百年漠然徒見山空而水寒斜陽古道敗址頽垣綺羅散兮野草萎簫管歇兮秋風酸君王沒兮玉牀冷宮嬪去兮香徑殘惟有樵夫牧豎躑躅而歌其間歌曰梧宮秋吳王愁火姑蘇兮沼長洲栢梁兮廢壠銅雀兮哀丘諒古今兮同盡獨感慨兮何求

一錢賦 并序

阮孚持一阜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錢看囊庶免羞澁爾故杜甫詩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可謂窮矣然猶愈于無也香巖云昔年貧無卓錫地今年貧錫也無僕嘗檢囊求一錢不得因羨遙集之富戲爲賦之聞之天用莫如隴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錢錢也者其合德于乾坤者乎錢之爲言圓也又言泉也或曰刀或曰貨或曰貝或曰布統而名之曰錢者從

其類厥金三品極其變兩戈在邊也惟錢至尊尊之如神惟錢至親親之如
兄朝廷爵祿非錢不登市井舟車非錢不行賓客交游非錢不盟官司訟獄
非錢不羸美人粉黛非錢不呈鬼神香火非錢不馨隱士買山非錢不名文
人諛墓非錢不稱朝而韋布暮而金紫三公五侯祇爲錢市昔如寇讎今如
兄弟肝脰吳越總爲錢使無令公怒有令公喜誰覩面目唯錢是視得之則
生不得則死人生百年與錢終始美矣至矣蔑矣加矣自生民以來未有盛
于孔方子者也乃有蓬蒿之士藜藿之儒衣冠樓裂顏色枯靡采薇拾橡緯
蕭織絢機無尺布瓶乏斗儲既無一絲兩絲何有五銖六銖方且形圖赤側
夢想青鳧指鸚眼爲鳳目望榆莢如瑚株忽焉一錢宛在不覺四體施于括
囊无咎韞匱藏諸如尺之璧若寸之珠甯出無車甯食無魚不敢乞人留以
自娛舉似王衍之婦聊資嗚噓持示伯龍之鬼謹謝擲揄昔劉公一錢大猶

不足今阮生一錢小亦有餘也是于上清童子過而笑之曰咄君不見鄧通山郭况穴蕭宏標王濟埒又不見何曾之箸萬呂公之坐千阮修之杖百吾不滿乎蕭五曹三如之何其一也阮生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錢得一以爲天下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過此以往何能算哉然錯綜其數一以貫之而已僕曰阮生之言辨矣而未善蓋猶有一之見者存也夫一生于有有生于無故常有以觀其實常無以觀其虛苟得一錢而拳拳勿失若失一錢則戚戚何如徒朝夕其念茲恆出入而攜斯銅雖少而猶臭藏非慢而劇危以之守府則已拙以之流通則太微以之輸國近乎誕以之傳家蔽也癡不堪數于姦女何當箠于小兒將軍固然不直好官得此奚爲觀一毫之弗舍知百萬之不辭雖云羞嗇幸免終與愚癡同噫僕本簞人一錢不持留此空囊可以背詩或者橐筆否則處錐

觀金花之夜落玩石苔之晨滋愛荷葉之的瀝樂苕菜之參差古詩云清風
明月不用一錢買何必雞鳴而起爲利孳孳也哉

紅葉賦

爾乃秋氣沈寥秋風蕭騷洞庭木脫茂宛花消白露零而黃隕蒼霜結而青
凋偶卽亭臯遙觀陌步忽覩丹丘紛羅絳樹疑夏綠之非常訝春紅之如故
似榴海之環臺豈桃源之迷路望金谷而園殊認錦宮而城誤則有根移漢
殿子落吳江衝颺攝響沐雨脂香又有梁國烏裨蜀都樵棗實借雲燃葉隨
霜皎其爲狀也擘兮如日縵兮如霞熒兮如火粲兮如花爛如韎韞之玉頰
如勾漏之砂罨如西涼之繖披如扶風之紗五采熠燿百節槎枒縹文章之
橘柚烘冷淡之蒹葭件銜蘆之紫雁笑潑墨之烏鴉峯陽之丹木近是中容
之赤樹非耶有如西風怒號嫖姚高寄吳國朱繪漢軍赤幟夕陽返照掩映

芳菲鄂君繡被萊子彩衣家近青山燕支生色明妃畫圖文姬妝飾影臨綠
水灼爍增妍文君濯錦薛濤浣箋或同翠院之綃或肖青衣之線或貯靈芸
之淚或染玉環之汗或施面的之華或傳口脂之豔相葉葉之相當比紅紅
而莫辨于是小山公子東籬處士攀桂已晚采菊未至過楓林而停車入柿
屋而書字對紅顏以忘憂暈白眼而如醉別有長信嬌娃昭陽怨女凝睇多
情含顰無語同心帶兮未結迴文機兮空杼攬紅葉兮微吟泛御溝兮容與
詩曰紅葉復紅葉願化沙棠楫妾夢欲凌波但倩漁郎接又曰紅葉隨流西
復東小朱妝罷倚秋風分明萬點湘妃血莫認楊家一捻紅紅葉飄零可奈
何自題宮怨歛雙蛾贈君聊作相思子記聽才人宛轉歌

鴛鴦賦 并序

辛亥秋日荷池盛開忽有鴛鴦飛來集于水渚若畜擾者然其始至也色如

野覺久而雄者文彩煥然矣無何復引一雌至差小每二鳥同遊小者隨後見者異之既取其相匹之義復美其不妒之德戲爲賦焉其辭曰

猗彼匹鳥號曰文禽何羽毛之微族被經緯之嘉稱豈託生于藝苑抑寄跡于詞林散十光之熠熠聚五色之繽紛雜雲亭之玄白絢烟閣之丹青麗江花而錯彩綴寶錦而廻文爾乃春日載陽鶯交燕乳載勝降桑鳴鳩拂羽相彼鳥矣含光弗著厭驕陽之競妍佇高秋而獨步飲玉露以增華御金風而彌吐象君子之豹變亦繪事之後素雖賢雄之日新終守雌而如故慕才人之黼黻抱寒閨之荆布故其朝則齊飛暮則並宿珠樹重行玉溪偕浴棲紅藻之並蒂駕丹鱗之比目侶鬪鏡之雙鸞羞滕閣之孤鶩魂依宋國之臺影照漢宮之木此子孟之園蓄之有餘而湘東之賦咏之不足者也詩亦有云畢之羅之我非弋者胡然來思初戢翼于高枝徐啣于清池獻蒲荷之翮

反穿苕藻之參差鬪雕雲之爛縵蹙錦水之漣漪逐斑衣之雉子伴紅裙之
鴨兒愛主人之亭沼享稻粱而不辭異野鵬之閒暇似海鷗之忘機至其形
等頡頏聲如唱和畫眉比肩鼓簧並坐悅伉儷之齊牢聽歡儂之相呼既君
子之有儀更夫人之不妒招離媵以來歸附鵲巢而不去疑小星之于飛宛
綠衣之在御豈其王氏桃根白家樊素蘇蕙攜陽臺之姬文君納茂陵之女
斯其妻妾之美不用鶉鷄而子孫之多將同螽斯羽者乎

蟹賦

水晶之宮介鱗之蟲三百六十長者龜龍乃生庶族紛紜于何物螃蟹二
螯八足先虛後實坎月之象外剛內柔離火之狀潮來汐往往屈來伸蓋取
諸解解甲之徵若夫新穀既登芒負在體朝于王所有似乎禮越陌度阡獲
釋歛穢遷歸江河有似乎智進銳退速屈曲逡巡中無他腸有似乎仁執冰

而踞擁劍而動氣矜之隆有似乎勇蟹之時用大矣哉然吾未暇爲公子作
頌也爾乃秋風白露野有稻梁漁舟晚出緯蕭斯張有物郭索聚族踉蹌狼
蠃前顯博帶後行術非游說跡類連橫身披介胃口含雌黃精神滿腹脂肉
盈匡亂流而濟觸藩而僵一朝獲十獻我公堂老饕見之驚喜欲狂亟命廚
娘熟而先嘗飲或乞醯食不徹薑拍以畢卓之酒和以何胤之糖美似玉桃
之柱鮮如牡蠣之房脆比西施之乳肥勝右軍之肪子公覩而指動何曾噉
而箸忙沈昭略之蛤蜊且置張季鷹之鱸膾若忘對茱萸之弄色把橘柚之
浮香飽金羹與玉齏醉百斛兮千觴別有纖種名爲彭越豈其梁王烹醯不
絕一字長卿見夢王吉兆爲文章橫行無敵文君愛護低眉不食視撥棹與
蝓蚌同附庸之小國何司徒之鹵莽讀爾雅而不識昔人有言疾病發猶有
時螃蟹過却便沒背秋涉冬索之不得乃製憲章鹽酸苾鬱調以椒蘭漬以

米汁請公入甕一醉千日歲云暮矣婦子入室有客至止杯盤狼藉請嘗試之風味猶昔信乎一蟹不如一蟹雖有楊雄鄧艾當此不能禁其口吃也

騷二首

驅夢 并序

昔王延壽夜寢見鬼物與戰遂得東方朔罵鬼書而作夢賦後人夢者誦讀數數有驗我生不辰妖夢滋紛日中營營夕又甚焉百年反側靡安息矣獨寤寐宿乘間籲帝帝曰趾離有人在下異物擾之何其被除汝往保之趾離對曰臣聞太卜致簡成陟率由自作亦數有吉凶而或正或噩帝命莫違則曷敢弗驅乃下令曰

夢兮舍旃勿上天只九關崑崙飛翼顛只黔羸耀魄百神班只風車雨騎雷掣鞭只廣樂萬舞醉鈞筵只剗然崩墜身倒縣只夢兮舍旃勿入地只幽府

宵茫悲泉沸只闍羅猙獍森兵衛只魁魘游光聚嬉戲只赤舌尖鼻強捉臂
只被髮搏膺戰羣崇只夢兮舍旃勿游方只東西南北走倭倭只朝升崑崙
夕涉江只驟山驟水莽倡佯只道阻塗窮遭徊徨只憑高掩涕睨舊鄉只夢
兮舍旃勿登朝只高冠切雲珥蟬貂只黃金斗印玉垂腰只車蓋鼓吹倚道
遙只冰山一跌不崇朝只雲陽齒劍鬼門招只夢兮舍旃勿從軍只立常朱
繒陳風雲只橫戈出塞揚烽塵只長楊上林獵縝紛只射麋麗龜股朱輪只
禽逸獸散條無人只夢兮舍旃勿徇財只金穴填填不雷雨只筐篚委積呈
瓠覘只量璣衡璧銅標堆只貧兒暴富笑呆孩只粟紅貫朽鹵颺灰只夢兮
舍旃勿漁色只吳妖越豔遞侍側只秦聲楚舞合竿瑟只美人熒熒薦枕席
只湘娥洛神遺薌澤只朝雲暮雨逝飄忽只夢兮舍旃勿求食只雕胡之炊
兼檣麥只芍藥之和細丞炙只吳醴楚瀝恣浮白只鑿落叵羅娛賓客只醉

飽未畢聞哭泣只夢兮舍旃勿淫書只墳典丘索戴五車只青鑊一束百花
舒只難脂屑墨研京都只短歌長吟鬢眉枯只口吞蝌蚪老蠹魚只夢兮舍
旃無逢人只丁惑良弼胥靡賓只孔覲赤舄終獲麟只曹社云亡待公孫只
號牛則諾蠱叔孫只黃頭繫帶惑孝文只夢兮舍旃無化物只熊羆虺蛇男
女雜只衆魚旄旛牧人叶只宋公鳥喙覆城堞只漆園栩栩飛蝴蝶只槐安
尙主開蟻穴只含旃舍旃無紛那只魂氣所之蕩靡涯只載魄驂尻極幽遐
只恍惚惚恍變相多只乍陰乍陽知誰何只或鼓或罷或泣歌只哀樂糾擾
自生魔只衾裯顛倒屢興叱只舍旃舍旃無留形只余奉眞誥秉靈威只黃
閣紫戶把鉞鈴只元州佯管呪日星只上堯下簞永恬甯只衆人皆寐我獨
醒只爰淵爰默爰清靜只維寂維莫維安定只屏榮絕欲守中正只收視返
聽頤情性只邪慝不作保壽命只尸居杜德通高冥只木公金母臨戶庭只

瑤臺步虛覩飛瓊只招予歸來游上清只白羽紫蓋駐玉京只餐嚙沆瀣得
長生只笑而不答思離羣只自然爲室衆妙門只無爲爲牀太素茵只廣成
王子遺至言只無搖爾精滑而魂只一氣孔神中夜存只慎內閉外全天眞
只千歲無夢幾至人只

招蕩子

代周寶鏡夫人贈李雲田也李自號老蕩子故云

朔風號兮歲將晏寒天晶晶兮積冰霰四野墜戶兮覓絕人衆鳥求巢兮翩
其反蕩子游兮不歸落葉飛兮空院妾家居兮黃鶴樓下迴之兮鸚鵡洲藥
房窈窕兮芙蓉椽珍珠簾旌兮珊瑚鈎左倚柱兮瑤瑟右卷軸兮香篝玉珮
璆鏘兮金粉綢妾人自修飾兮曾蕩子之不可少留罷疏鬟兮惆悵臨漢江
兮東望洞庭落兮水無波舟檣縹緲兮權歌唱問藁貼兮何方似浮萍兮逐

浪君遠適兮館娃宮拾翠翠兮采紅紅弄皓齒兮宜笑掃修眉兮能工得纈
兮忘素辭蝶兮求蜂白頭吟兮臨印迴文織兮扶風我思君兮惱公君念妾
兮懊儂愁苑結兮不化願寄訊兮征鴻冬日短兮春風返蕩子歸兮時未晚
碧草兮綠波挂征帆兮隨湘轉開余窗兮紅紗拂余簾兮青霞折大堤兮楊
柳將繫之兮金車蕩子兮歸來妾晚妝兮梅花

西堂雜組二集 卷二

長洲尤 桐悔菴撰

序 十四首

賀朱文祐兵備莊浪序

天下之險嘗在西北北莫雄于遼薊西莫壯于甘涼皆金壇玉帳虎視鷹揚之地故才智之士每抵掌而馳非若江淮河洛之間早衙晏罷供使君坐嘯而已若我文祐朱公自深州守來刺北平甫載餘遂持節于西涼宦游所歷多在邊塞何其艱哉蓋公以三韓少年負駿偉之略而又爲名家子如晟之有愬彬之有瑋朝廷以爲北門鎖鑰非公不可予以吳儂岸幘風暮間從公于車馬之後而見其追星逐電關弓作霹靂聲雖王良之御養由基之射不是過也復從公于觴咏之餘而見其撫絃動操剪燭彈棋有燕寢凝香之樂

雖祭遵之雅歌謝安之賭墅殆兼之矣若夫保障吾土撫字吾民能使滿漢之情悉調兵民之所皆得故此邦之人沐浴膏澤喁喁然如飛鳥之依乃天子廉其績以璽書命公分陝于莊浪蓋特擢也然孤竹子弟莫不截鐙留鞭有奪我公之恨惟予亦輔車失倚思所以借寇者不能抑固私也于公何有哉虞栩謂盤根錯節可別利器公以壯盛知慧策勳于竹帛攬轡登車澄清萬里朔方之人碑去思西陲之人歌來暮矣吾聞玉門關班掾封侯之處也焉支山霍嫖姚之戰場也張掖燉皇則張騫開西域之郡也武威姑臧又任延孔奮之所治也古人遺蹟往往存焉公行矣樹龍節于崆峒揚虎韜于嘉峪其功名亦何可勝道哉

賀金亦菴左藩序 題福星圖

金陵江左一都會也鍾山高揭大江東流青溪白石昔人躍馬麾扇之處遺

跡存焉功名赫赫若前日事今雖列爲郡縣而華實之毛包有上腴屏翰其地者顧不重其人哉康熙乙巳皇帝御極之四年特簡宛平金公爲左布政使來司是邦王若曰江南貢賦甲天下其與我承流宣化者惟方伯是賴汝往欽哉無廢朕命命下之日朝士大夫交相慶曰東南民力竭矣以我金公填撫之上不病國下不病家庶幾哉汔可康息乎時公分轄山右山之民東向而怨曰此我公也爾何奪之百計遮留臥其車下不得去江南之民間之亦西向而笑曰此我公也爾何有焉蓋至丙午秋七月歲幾一周始克來上甫入境壺漿相接也父老扶杖兒童騎竹馬從之曰我公來耶來何暮也于時有歌鹿鳴而至者曰朝廷方新甲令以策論選士是役也得公提調之吾輩其彈冠乎嗣則有歌鷹揚而至者曰公雖儒者胸有甲兵我左執鞭弭而右屬囊鞬非公進退無所稟命焉其督撫長官識公者以語參佐曰夫夫

也美而文勤而有禮循良表帥斯其首也自郡縣有司以下莫不望公而竊歎曰其容溫如其言秩如允矣萬夫之望百僚之師乎公聞之歆然不自居也曰吾鞠躬盡職以報天子無得罪于百姓而已其何敢當諸大夫君子之辭客有過吳門者以告公之故人尤子亦欣欣然喜不寐也客曰三載考績古之制也天子課其賢否而黜陟之然後輿人有頌有謗焉今金公初下車未有政令之施何上下之藉甚尤子曰吾知公之爲人矣是其克己以誠而格物以明夫誠則不介以孚明則自他有耀辟之扶桑始升草木發榮山川出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光焰氣澤足以及之也且江南之民罹兵火困賦役奔走而呼號非一日矣旦夕禱祠思得父母我者而噢咻之公之來也所謂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亦有秋云何不喜也昔司馬光稱鮮于侁一路福星茲者福星入斗分野其在我公平公之德業當于鍾山大江並有千古客

曰吾請爲公圖之子盍爲我賦之予乃賦金陵之詩凡六章章八句

金陵之山天闕巖巖君子至止錦衣繡弁大車班班良馬如翰徹我疆土南國是藩一金陵之水天塹瀾瀾君子至止玉佩珠履狐裘黃黃顏如粉米經我室家南國是紀二王命金伯往宣南邦輦車驪駕以轉餼糧無怨無怒筐篚用將穀我士女實我戎行三金伯出牧秦淮之漭桁開朱雀湖泛玄武黔黎載塗前歌後舞車如景風馬如甘雨四彼有旨酒此有羔羊吹笙歌瑟來躋公堂公也少年膂力方剛作我父母眉壽無疆五入覲天子交贊爾德告于文人百辟其式錫之旂章朱袞赤舄無以公歸永綏南國六

送韓中丞還朝序

吾嘗讀大雅韓奕之詩而有歎焉蓋尹吉甫爲宣王錫命韓侯作也其首章曰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

以佐戎辟此宣王錫命之詞也其次章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篚錯衡立袞赤舄鈎膚鏤錫鞞鞫淺幘儻革金厄此言王錫韓侯儀物之盛也其三章曰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肴維何魚鼈鮮魚其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此言韓侯將行而周之卿士祖餞贈遺若是之厚然韓侯者既不詳其名氏又不言其事天子者勲勞若何治百姓者德澤若何而僅錄其錫命之辭侈其儀物之盛與祖餞贈遺之厚則韓侯之爲人不彰而所謂吉甫作頌穆如清風者吾亦無取焉爾今江南大中丞心康韓公固韓侯之苗裔也當其少壯從龍佐世廟于宮府者已赫然有聲矣旣膺簡命來撫吾吳歷八年所則昌黎所稱春旒秋殺陽開陰閉令修于戶庭之間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者卽古岳牧無以過也予野人寡陋雖未測公勲勞若何德澤若

何然跡其八年之中上會計也紀在司農練軍實也書在司馬奏爰書也載在司寇導水利也策在司空于是冢宰上之天子褒之至于再至于三則其勳勞之大有表表在人耳目者且跡其八年之中士之子咏于庠農之子休于野商之子樂于途工之子嬉于市官與吏無不習也將于卒無不奮也婦于子無不甯也攀轅之日執瓣香而跪送者千萬人有歎息泣下者非公德澤之深何以得此于民哉公雖以吏議去官旋奉賜環之詔令將朝于京師彤廷之上必有康侯之錫視淑旂綏章之類蕃庶有加未足爲公侈也若吾吳士民仰公如慈父母焉以歲之不時簠簋不給于公之行無清酒百壺以爲公酌魚鱉筍蒲以爲公饌路車乘馬以爲公服惟塗歌巷舞聽輿人之誦而已然度公之意固不以三公爲榮萬鍾爲富而以口碑在百姓者千秋之名爲不朽也以今揆昔與韓奕三章所得孰多哉然則韓侯雖賢不足以擬

公公其爲召伯乎黍苗之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公之撫吾吳者然也進之其爲周公乎九罭之詩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吾吳之思公者似之矣

送吳太守歸康山序

東坡云唐無文章惟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說者謂愿親爲西平子勳業富貴天下莫敢望一旦歸隱盤谷爲人情所難昌黎爲文無一語及其家世若與送貧賤之士無異此以知古人之所期者大而其立言甚高以予考之西平十五子惟愬聽最賢愿在中下其爲宣武節度以性奢侈峻威刻賞激變軍士出犇貶知隨州未嘗有歸隱之事也不過豪華公子驕語清高而又借當時名士之文以附不朽然則愿前所云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正其實事而後所云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

泉以自潔乃寄託之辭耳是文也在愿固爲謾語而昌黎于是失言若予之送吳子藺次則不然吳子少而食貧讀書康山之麓其婦提甕出汲宛然鮑宣桓少君之風旣而待詔金馬門授中秘書奉勅壇詞晉兵部尙書郎出守湖州馳驟功名者幾二十年無何罷官翩然將歸隱于康山與其婦一車兩馬棄絨佩而更負戴之服好事者繪爲畫圖以代年譜凡三十六幅而康山之游則君以此始亦以此終矣溪岩無恙猿鶴依然卽二十年來廻翔仕路松風之夢固在吳子真不失故吾者豈與愿之身魏闕而口江湖者同日語哉雖然予猶有疑焉吳子以廉吏被放漂泊無家近欲卜居吳市未具買山之資况康公舊業吾廬尙可問乎且吳子才名流播宮掖一旦天子讀子虛之賦召對宣室恐草堂之靈未敢以一丸泥封谷口也然則康山之隱誠未可必亦如蓬萊弱水幾望見之而已其繪之畫圖者吳子不過託以自娛而

著之文章者予且蒙失言之誚安知今之康山不猶昔之盤谷而後之笑予不猶予之笑昌黎乎雖然予野人也爲吳子賦招隱幸其歸老于是以結吾侶焉故因其言而遂實之以當息壤之盟

宋荔裳文集序

柳州之與昌黎論史也曰周公史佚雖記言書事猶遇且顯也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司馬遷觸天子班固不檢下雖不爲史亦敗左丘明以疾盲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誠誠篤論矣歐陽子謂詩能窮人世之不工詩而窮者何限其顯當世成大名者又非詩之所能窮也太史公論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而其後復推言之曰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然則管仲晏子莊周列禦寇之書又何以稱焉賈生擬騷貶死長沙劉安曹植亦擬騷終享富貴賦之盛者兩京

三都不罹菑患子虛長楊乃以受遇人主未可訾文章之不幸也顧有不可解者天地間水火刀兵刑獄竄謫饑寒疾痛呼號涕淚之事往往畢命于文人之身而其人平生嶽崎歷落之氣飛揚沉鬱之思亦若與之相遭焉磯而愈出或者無所歸咎遂謂造物忌才而造物者亦受其咎而不辭然則人禍天刑之說昌黎殆有感激而云然耶其不然耶以僕所見宋荔裳先生東海之偉人也其標格意氣風流交采竝足推倒一世自其家門鼎貴壯歲登朝出入郎署廻翔方岳可云仕宦之達而聲譽之隆矣然中遭兵燹播越無家數爲細人媒孽再繫西臺經年對吏南奔北走寄命羅網其顛踣跪跪跋胡蹇尾之狀若日有疾雷擊其前而崩崖壓其上每當車騎雍容琴樽俯仰談笑未畢輒有物焉曳之而去聞者爲先生不平遂謂有奇才必有奇厄卽先生亦自疑此中有鬼豈吾以云云獲罪于天耶然先生之文用是日益奇亦

日益富嗟乎向使先生高步臺閣日食大官之俸醉飽欠伸不辨黑白雖一歲九遷豈足爲先生重耶又使今日先生懲前車焚硯瘞筆以待爵祿之至未必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也若是者文亦不工窮亦不通豈不悔其兩失耶且天何能窮先生先生雖刀俎在前謗書滿篋而意氣浩然顏色自若揮毫顧盼不覺更有旁人具斯以往雖涉川蹈火可也况以先生之才天將磨礪其筋骨冰雪其聰明使之升歌雅頌以鳴本朝之功德卽今天子開三館以修一代之史昌黎復起舍先生奚適矣區區窮愁著書之說曷足爲先生引乎必如太史公所云則當世薦紳先生高冠長劍朱丹其轂者豈皆無文章以自表見耶若夫闔門仰屋一飽無時短褐長鑣忽焉將老天下之窮愁莫僕若矣而問所著書乃不得先生一字則又何也

蔣虎臣詩序

蔣子虎臣之詩所謂天授非人力也虎臣以弱冠之年對大廷登高第入直禁闈出典瑣闥一時意氣之壯豈不盛耶無何請急歸田杜門養疾日煑黃葉嚴事古先生時或溪山賓主漁樵問答絕無希微簪笏之色露于顏面抑何達也長安大道冠蓋相索牛溲馬渤之間金紫集焉設有瞬息休于里門則耳雷鼻火飲食不怡呵殿之聲形爲夢嚙其去長林豐草惟恐不速以虎臣視之相越幾何哉高懷遠致穆然千古固合于詩人之道矣若夫今之詩人矜才調者守歷下瑯琊爲金科鑿性靈者尊公安竟陵爲玉尺究之浮華熠燿如繡蜉蝣之衣虛影菟苗若刻羚羊之角兩者交病而已吾觀虎臣之詩衡連從合不拘一格大約稟制於杜陵而參以昌黎之奇昌谷之奧長慶之肆西崑之葩辟集千掖以成裘調百牢以爲饌而又未嘗斤斤焉字櫛句比曰是爲正宗是爲羽翼也是爲大乘禪是爲辟支果意匠經營自開戶牖

惟脫乎畦逕之外斯游乎堂輿之中蓋虎臣之詩不學古而古莫加焉故曰天授非人力也或曰不然虎臣之詩本於家學者也楚珍先生嘗發爲鑿鉉鏗鏘之聲會鼙而鼓不猶洋洋盈耳乎于是取怡曝堂集讀之信乎如或所云乃知根深者葉茂膏沃者光暉有本者如是然則予向者之言殆淺之乎測虎臣矣

漁洋山人集序

往予杖策走燕齊道上每過郵亭野店輒有新城王西樵阮亭兄弟題詩詩既驚人而使筆斗大龍拏虎攫解鞍造食坐對移晷而不能去無何阮亭司理揚州數遣問訊卒卒不得往今乙巳春召入儀曹行有日矣予憮然曰及是不面交臂失之粟馬并程徑造其署適西樵亦從長安來握手談讌恨相見晚也阮亭出所刻漁洋山人集讀之瀾汗砢碎卹然足以駭矣復次壬癸

甲三年詩而命序于予予方舌橋而不下其敢序阮亭乎哉雖然吾甚疑之
吾觀古之人不得志于時者往往自放於山顛水涯魚鳥之與羣而烟露之
與處郭然無聊自吟自歎固其所也若夫高步巖廊之上驅車原隰之間雅
頌之章十無一二其或新秋代序涉閱滋多性情以之變遷光景因而酬酢
時有著書大抵歲晚之所爲作也何有弱冠登朝丁年佐郡篇什富于冊府
筆硯登于名山者哉昔崔澄瀾暮出端門緩轡諷詩燕公見之歎曰文與位
固可致其年不可及嗟乎阮亭之年于是乎不可及也已夫揚州東南一大
都會也官其地者車馬相撞板笏相接判事之不遑何遑高賦哉乃阮亭岸
幘嘯咏終日不輟一似杜門却軌幽居無事者之所爲况乎翱遊上京出入
禁闥瞻北闕之崔嵬眺西山之蕭爽其所撰述不有十倍今日者耶此行吟
山澤之夫所以望崖而返也夫若木之光非燭火之可奪滄溟之波非涘蹄

之可追輪囷之材非繩尺之可算然則予向者於郵亭野店詭新城兄弟之
驢詩者其猶未免于管窺也夫

彭駿孫延露詞序

詩何以餘哉小樓昨夜哀江頭之餘也水殿風來清平調之餘也紅藕香殘
古別離之餘也將軍白髮從軍行之餘也曉風殘月子夜懊儂之餘也大江
東去鼓角橫吹之餘也詩以餘亡亦以餘存非詩餘之能爲存亡則詩餘之
人存亡之也向讀彭子駿孫與王阮亭無題倡和歎其淫思古意兩玉一時
阮亭旣官揚州駿孫有客信宿會鄒子程村初集倚聲于是延露之詞成焉
然則延露者其無題之餘乎蓋維揚佳麗固詩餘之地也昔人謂天下三分
明月二分獨照揚州至有人生只合揚州死之語不止三年一夢而已故登
蕪城空賦西風殘照弔隋苑宣賦金鎖重門過玉鈎斜宜賦曉星明滅上二

十四橋宜賦衣染鶯黃載酒青樓聽竹西鼓吹宜賦并刀如剪進雷塘看八月潮宜賦玉虹遙挂豈惟平山堂檻讓文章太守揮毫獨步哉楚大夫芳華竟體若無湘浦蘅蘭巫峯雲雨則九歌九辨何處生活今以駿孫之才江山助之折大堤楊柳對官閣梅花選樓公子盥手裝書殿脚美人畫眉捧硯宜其提柳扳秦含周吐李與紅杏尙書花影郎中平分風月則維揚固詩餘之地而彭子乃詩餘之人也有其地有其人有其詞詩餘人乎人餘詩乎寄語王鄒想當絕倒如僕者刻畫無鹽唐突西子斯又彭子之餘也已

王西樵炊聞卮語序

眉山二蘇風流競爽獨至填詞則文六琵琶偏讓老髯而穎濱不得一語以此定其爲兄弟耳瑯琊二王卽不然向讀阮亭衍波詞每出一語落落如有香氣固當奴視七郎婢視清照今遇西樵于邗溝出炊聞卮語讀之靜情逸

思撮花草之標似未肯放阮亭獨步何也古人佳句多在歌眉舞袖酒粘花
壓之間乃西樵羈縻請室八月南冠他人書空咄咄尙不能堪而弄筆所至
與會乃爾觀其胸中蕭散若無一物以視鄒生書嵇生詩相去何如戲語阮
亭君卽有廣陵十部鼓吹此事須輸阿兄一著或謂西樵方長齋繡佛盥寫
名經不當懺此綺語耶不也天上無懵懂仙人西方豈有鈍根佛子設以炊
聞卮語供養如來如來必且微笑以教迦陵諸鳥鶯子大弟和以微妙音樂
百千天女皆以種種花香而散其處

曹顧菴南溪詞序

記二十年前與顧菴相樂也每當湖山讌集毫墨淋漓酒旗歌扇逢迎不暇
此真少時之極致矣顧菴旣登上第直內廷簪筆視草蜚聲京洛忽以細故
下吏放歸草廬而予襮被灌園已及十載握手相看顛毛半白回思二十年

前之樂恍焉如夢其能無慨于心乎獨詩歌興會至老不衰予間以花草之餘度曲梨園陶寫絲竹而顧菴出所著近詞一唱三歎遂使鐵板承前紅牙侍後狂奴故態吾兩人可相視而笑矣予惟近日詞家烘寫閨襜易流狎昵蹈揚湖海動涉叫囂二者交病顧菴獨以深長之思發大雅之音如桐露新流松風徐舉秋高遠唳霽晚孤吹第其品格應在眉山渭南之間會須訶周柳爲小兒嗤辛劉爲儻父予又何人敢與之較長挈短哉假使今日有上官昭容秤量天下則顧菴必受明月夜珠之寵而予則落紙如飛矣又使今日有旗亭妙伎雙鬟發聲則顧菴必壇黃河遠上之名而予且未得畫壁然則顧菴之詞予豈惟不敢望肩背雖欲品題甲乙亦不能贊一辭也蓋新城王阮亭亟稱之矣曰學士詞其源出于幽風一洗鄭衛予嘗以爲知言

倚聲詞話序

予既讀程邛阮亭所選倚聲集歎爲諸好備矣重覽詞話以及韻辨諸君子之論側生挺出豈能復進哉無已則有一焉詩三百篇以下皆可歌也宮中飛燕之章旗亭楊柳之句唐人傳爲美談太白之秦樓月樂天之汴水流亦詩耳而爲詞祖以是知詩詞二道相去不遠也宋詞佳者皆入內廷供奉卽如坡公之枝上柳綿永叔之水晶雙枕美成之并刀如水教授之鬢邊一點偶出佳人口中便自可憐欲絕予在北平高二亮先輩命其伎人倡蘭陵王一闋絃索冷冷徘徊動聽乃知凡詞無不可歌者然總南北曲計之自搗練子點降唇以下僅三十餘調又引子爲多豈他詞率不叶耶毋論詞卽北曲六宮十一調失傳過半而者刺古叫聲諸名伶工至不能識何也蓋聲音之運以時而遷漢有饒歌橫吹而三百篇廢矣六朝有吳聲楚調而漢樂府廢矣唐有梨園教坊而齊梁雜曲廢矣詩變爲詞詞變爲曲北曲之又變爲南

也辟服夏葛者已忘其冬裘操吳舟者難強以越車也時則然矣然舊譜具存疾徐高下可以吾意揣度分寸而得之若徒綴其文而未諧其聲非詞人之極則也每見時流填詞平側誤銜增減任意一字之謬便乖本宮如菩薩蠻迴文臨川未免爲拘備違責其他以是知詞曲二道相去亦不甚遠也惟曲韻中原只有三聲而詞韻必守隱侯三尺去矜分而爲半大是解人詞韻雖少寬于曲不過陰陽去上間耳稼軒歌麻雜用猶爲白璧微瑕惡有開閉不辨者乎大抵吾輩有作當使情文交暢聲色雙美旣妃青白兼協宮商風前月下令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板緩歌一曲迴視花鳥嫣然欲笑亦足以樂而忘死矣乙巳春日偶與程邨同客驢沙閒話及此程邨曰善遂書以爲序

柯烜菴韶香閣詩序

曩予司理北平登榆關城樓短衣正馬風寒月落俯仰今古遙望塞垣千里

木葉山高大凌河壯語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興王豐沛之地豈惟通侯上將橫戈躍馬其間必有文人才士角立傑出者然予三年參佐酒酣岸幘往往變徵爲羽聲慷慨卒無有從而和者而予亦罷去及今歸田十載始交烜菴柯子讀其詔香閣詩集爲歎息不置柯子起家遼左爲名孝廉移帑吳下左琴右史枰彘雜侍時以酒旗歌扇跌宕于青溪北里中發爲吟咏天然藻麗向予所稱文人才士角立傑出者柯子其人也惜乎不遇于盧龍之野倚聲爲出塞入塞之曲然吾與子覽乎江南之浦柳枝桃葉之勝亦有足相樂者焉予觀南人使船北人使馬易而爲之則各不相能操吳儂之音以適燕市則聽者相顧而嘻猶舟車之別也今柯子渡江而來舍其鼓角橫吹更爲齊梁樂府讀其詩宛然吳之音焉接其人宛然吳之人焉其殆遠于荒僞之譏乎雖然吾正懼柯子之入于吳也吳之人佻巧而少實吳之音纖靡而

不揚吾方自厭吾吳奈何乎柯子夫五音從方環相爲宮向予之變徵爲羽猶未離乎南則柯子之變羽爲徵終未離乎北也子野之言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嗟乎風南之不競久矣得柯子北風以振之庶幾美哉
淪淪乎

徐公肅稿序

杜門養疾三徑寒花忽聞剝啄聲數人持公箋一紙報徐子公肅狀元及第予大笑曰爾豈王弘送酒使平麾使去有頃入內家人訝予步履異常顧視展齒折焉蓋人情率難矯制予雖長林豐草猶見獵生喜如此記公肅從予游時年纔舞勺見其雙眸炯炯精神全大于身心竊異之嘗攜至江城孤舟細雨夜泊戰場四野啾啾聞鬼哭聲因沽村醪三斗相對痛飲公肅濡首大醉高歌薜荔女蘿之章扣絃呼嘯旁若無人樹末棲鳥皆拍拍驚起此其少

時意致固已邁矣乙未春訪予盧龍塞上登拄笏樓置酒東望孤竹之祠南
眺將軍之石長城高揭灤水橫流牧馬嘶風哀笳叫月兩人者剪燈深酌鼓
三下不休小奚或頭觸屏風舉杯擊案淋漓袍袖盡濕起把吳鉤仰天慷慨
明星斗大搖搖欲墜簷雷也當是時予旣一官拓落意不自得公肅方下第
若有結于中者故相樂相泣不覺感激之深至于斯爾今予歸田三載公肅
遂大魁天下計其春秋甫弱冠餘嗟乎公肅何以得此于天哉世之嚇者輒
謂妙齡巍科可爲宗族交游光寵此何足豔公肅宋朝試錄止存二本以有
朱文公文文山在上也自有制舉以來狀元及第指不勝屈其姓名與日月
爭光者幾人哉公肅才華風度妙絕一時而蘊藉束修獨有儒者氣象茲且
立朝作天子近臣發爲文章黼黻太平湛爲理學祖述往聖溥爲經濟雲
雨生民三者公肅素所積蓄而予拭目以俟者也漢廷第一又多乎哉雖然

功名何定時命實難李白杜甫猶艱一第世之負奇淪落賦士不遇者亦何可勝道乎卽牧之第五子瞻第二論者尙謂不厭人望又况丁年弄墨垂老登科辟如白頭夫人花鈿滿面春風馬蹄預愁日暮矣然則蘊秀麗之才及韶華之日遭英略之主成燿燿之名非偶然也公肅何以得此于天哉或曰公肅婦翁爲才子湯卿謀早赴玉樓徵之術者云爲青華府侍書公肅之第蓋得請于帝矣予未敢信爲然而喜笑之餘忽泣然增宿草之感焉

繆歌起稿序

少與子長相友卽識其猶子歌起已而旣庭適館數過晨夕則見歌起危坐執簡宛然佩觿之歲耳丙戌予在丁右海先生署中時方試童子科先生出一卷示予擊節置第一啓其名則歌起也其後灤陽石太史視學江南亦第一歌起歸而詫予于北平歌起亦遂捷去至今丁未遂爲廷對第一人人爭

豔之繆氏自西垣先生逮子長歌起三世兩榜鈞聞兄弟代興未艾何其盛哉或謂歌起平日博學宏詞及其對策直言敢諫兼有二科大物宜其自致果爾則古之人如李白杜甫必當以博學升劉蕡陳東亦當以直言舉矣然數子者終其身不獲一第嗟乎科名一途固未可以文字論也自予童時習聞西垣公先人以割股死孝張恭人守節教子績筐蠶白備嘗艱苦夫節孝之至通于神明天必錫之靈泉瑞物以表殊異不然則福及子孫再世其昌三世之後莫之與京固其所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歌起念之矣國家三歲策士一榜之中必有首焉人生年不滿百自幼至老目中所見狀元及第者當不下三十人其人或賢或否或傳或不傳相去不知幾等科名豈能重人人自重科名耳吾黨以第一人出者前有公肅後有歌起二子皆負濟世之才率其先德加之以勤勞其所爲豎立不朽者別自有在而不在于區

區科名文字之間四方之士將于是屬耳目焉獨惜以子長旣庭之才淪落
不偶自放于荒江寂寞之濱而予亦且灌園老矣歌起方以壯年行其幼學
所其以自奮者當何如也

兩堂雜組二集 卷二

西堂雜組二集卷三

長洲尤 侗悔菴譔

序十七首

性命主旨序

性命主旨不著譔人相傳爲尹真人高弟之筆也向來行本絕少殷君惟翼藏弃有年曹子若濟見而悅之攜示周子輿閑欣然共賞重授劄剛書成而問序于予予于斯道蓋向往而未能至何敢贊一辭雖然竊有述焉自三教鼎立異說聳牙隱居敵國日相撞也是書獨揭大道而儒釋妙義發揮旁通要之以中合之以一而盡性至命之理殊途同歸微獨拄下五千藥括靡遺并六十四卦四十二章無不纍若貫珠第就道家論之則有九十六種外道三千六百旁門好貨之徒喜談爐火漁色之子艷語彼家固猥鄙無足數矣

卽熊經鳥申龍吟虎嘯總屬形容無關本體近一方士教人伏氣捻訣頃刻開關忽笑忽啼四肢搖戰見者駭其風狂而被方以爲神符良可哀矣是書一掃繁蕪務撮標本致虛守靜翕聚先天其于撥邪反正誠中流一壺也至其精要尤在真意一說蓋人身真意是爲真土動極而靜此意屬陰是爲已土靜極而動此意屬陽是爲戊土煉已土者得離日之汞煉戊土者得坎月之鉛鉛汞既歸金丹自結戊己者重土之象也斯其有取于圭旨乎作者深意直與黃庭相表裏周子修而廣之鼓聾發昧功亦巨矣殷曹二子俱善養生主者而予願爲豐干饒舌其亦莊生所云言者不知也夫

士材三書序

雲間李士材先生近代之國醫也所著書甚富其行本曰診家正眼以審脈也曰本草通玄以辨藥也其藏本曰病機沙篆則治法備焉尤爲帳中秘云

予猶子生洲爲先生高弟合而鐫之顏曰士材三書而問序于予予非越人惡知醫道哉然嘗讀史記至倉公傳而異之夫司馬氏家學乃天官書耳太史公之不解刀圭鍼砭猶太倉公之不識象緯曆數也其所據以立傳者不過取其自述之言與已驗之事耳然太倉公之名卒得太史公以傳若李先生之人與書傳矣予又何能傳李先生顧吾念之天下之物可以生人殺人者惟兵與藥而其用亦相似良將之用兵也必察其地之高下險易料其衆之虛實勞逸而後攻守規伏之法行焉良醫之用藥也必按其脈之沉浮遲數體其性之溫涼甘苦而後補瀉收洩之法施焉故將之操縱在心非營壁刁斗之謂也然讀孫武之書譜五花八陣之圖雖非百勝之師而亦不至于敗醫之感通在意非君臣佐使之謂也然習歧黃之經熟五氣九藏之理雖無萬全之術而亦不至于亡吾聞李先生之治病多任意而不拘法一方出

人或相與駭之然投之輒中十不失一及讀其三書則參伍古今斟酌標本變化而不離其宗又何詳且慎也先生蓋曰醫之以法殺人者什三以意殺人者什七殺于法猶可救也殺于意不可宥也昔人謂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其筆之書者成法具在使後之學者高者神明吾意次者亦固守吾法足矣且先生晚年精于二氏故其名書曰正眼曰通玄曰沙篆均有取焉將使讀其書者譯貝葉而參三要之禪觀金丹而悟九還之旨又何可以醫道盡先生也生洲之先有思齋公爲吾宗和鵠必傳異書游先生之門而益進焉故其譌爲壽世青編頗多微言妙義予旣仰先生有素而亦樂舉師說爲生洲勉故不辭序之若此太史公曰守數精明爲方者宗後世修序弗能易也予于先生亦云

程雲來卽得方序

吾友蔣虎臣太史嘗著蔣說其所鈔禁方居十之五皆世所不經見者予既奇而錄之復詰之曰子之方其得之傳聞乎其有所試乎蔣子笑曰吾非有所試也往予善病多從人乞方以方告者日來予喜其說之可以救人也故筆之與書其驗與不驗則未可知也予曰若然則自成其爲蔣方而已夫學琴之子必出牙曠之門學書之子必入鍾王之室然使拊絃而忘勾剔握管而誤波戈不過發溺人之一笑而無傷焉若學醫人費而可以請嘗試乎幸子之未學醫而人或不予信也于是蔣子笑而止新安程雲來先生予聞其名而未識也及門人周雨三攜其所輯卽得方示予將梓以行而命一言予非越人惡知醫意然發其書而讀之大約羅古人已驗之方而擇其尤簡易者程子于此道三折肱焉述而不作其慎如是且慮窮鄉逆旅寒暑蒼黃未能著著艾于三年求和緩于千里故以是書懸之肘後撮在目前事半功倍

其術至良其心亦至苦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予雖未敢決其方之必驗與否然如先生自言不出戶庭立可奏功雖有參差于病無損則誠哉篤論也予既以告周子周子請益予戲語之曰昔范武子有病從張湛求方湛授以六物用損讀書一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范一服而愈此亦吾家即得方也幸以此復程先生書成當郵寄蔣子蔣子且欣然而笑曰尤子欺予哉如此方者吾又將筆之蔣說也

宋御之存笥稿序

廣平兄弟有三珠之目僕同里相善也疇昔衣裳之會江干車馬無役不從迨右之上第直承明廬疇三升賢書爲海內名人而御之獨處姊未嫁人爭惜之即其胸中亦若有不自得者亡何疇三賦玉樓右之久宦金門文讌既罷故交雨散而御之獨默默家居與僕輩蕭條失意之人往來唱歎于田園

草木之下于是感遇之篇思舊之什撫時望古牢落不平之鳴雜然而起矣嗟乎予觀世之愛作熱官者選聲鍊色赫然自大也乃其宗族子弟靡不憑威靈席光寵玩弄裘馬鞭笞鄉曲見寒士之擁褐苦吟相與目笑之如御之之闔戶枕書咏懷高寄者有幾人哉雖然御之方杖策而北麻衣至公行且著京師之賦草臺閣之文不僅如今日寂寞無聊之所爲作者要其優游澹泊無所芬華得詩人之深致則御之固有其本來者在也蓋僕之信廣平兄弟者素不于今日疇三往矣試以問訊國子先生當不以鄙言爲河漢也時右之爲少司成

吳虞升詩序

今之說詩者古風必曰漢魏近體必曰盛唐以愚論之與其爲似漢魏甯爲眞六朝與其爲似盛唐甯爲眞中晚且甯爲眞宋元少陵云安得詩如陶謝

乎未嘗遠追蘇李也眉山劍南下筆妙處有李杜不能過者近日虞山亟稱之矣愚又論之則無論其爲魏漢也六朝也初盛中晚也宋元也皆是也而莫不善于今人擬之一說有人于此面目我也手足我也一旦憎其貌之不工欲使眉似堯目似舜乳似文王項似臯陶肩似子產古則古矣于我何有哉今人擬古何以異是夫自三百篇來魯已不同于齊鄭已不同于衛矣况使漢魏之必不爲六朝唐之必不爲宋元乎且三百篇來家父已不同于康公芮伯已不同於仍叔矣况使陶謝之必爲蘇李蘇陸之必爲李杜乎有明詩人善擬古者皆曰北地信陽濟南瑯琊其詩具在取而讀之亦自成其北地信陽濟南瑯琊耳惡在其爲屬國將軍翰林工部哉吳子虞升與予同里每以此事相質予語之曰詩爲古今惟其真爾有真性情然後有真格律有真格律然後有真風調勿問其似何代之詩也自成其本朝之詩而已勿問

其似何人之詩也自成其本人之詩而已晉人有云我與我周旋久甯作我也然持此語人鮮不大怪者獨吳子是予言及其爲詩靈心獨運妙句自來其于古也若神似而非形似恆似而非時似形似者擬神似者真時似者擬恆似者真此與予言若甚有合焉故爲序之如此惟是予學詩三十餘年茫乎不知畔岸吳子少年角出一蹴而升作者之堂奧其得于內者深矣吾欲云云是又多言也夫

葉九來樂府序

古之人不得志于時往往發爲詩歌以鳴其不平顧詩人之旨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抑揚含吐言不盡意則憂愁抑鬱之思終無自而申焉旣又變爲詞曲假託故事翻弄新聲奪人酒杯澆已塊壘于是嬉笑怒罵縱橫肆出淋漓極致而後已小序所云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至于手舞足蹈則秦聲趙瑟鄭衛遞代觀者目搖神愕而作者憂愁鬱抑之思爲之一快然千載而下讀其書想其無聊寄寓之懷愴然有餘悲焉而一二俗人乃以俳優小技目之不亦異乎予生世不諧索居多恨灌園餘暇閑作彈詞辟如學畫不成去而學塑固無足比數矣然當酒酣耳熱仰天嗚嗚旁若無人其類放言自廢者與若吾友葉子九來門地人材並居最勝方以文筆掉鞅名場夫何不樂而潦倒于商黃絲竹之間或者遊戲及之耳雖然以葉子之才荏苒中年風塵未偶豈無邑邑於中者忽然感觸或借此爲陶寫之具未可知也是則予所引爲同調者也嗟乎歌苦知希曲高和寡安得徐文長搥鼓康對山彈琵琶楊升菴傳粉挽雙丫髻來演吾劇者雖爲之執爪所欣慕焉彼世間院本滿紙村沙真趙承旨所謂戾家把戲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黃九烟秋波六藝序

往予作論語詩三十首客難予曰經可詩矣曲亦可文乎隨拈秋波一轉爲題予時被酒走筆成之一坐絕倒而已不意爲世廟所賞遂有才子之目雖天語獎藉不僅斯文然觀其與弘覺國師問答讀至終篇令下轉語亦千古佳話也亡何宮車晚出杖錫南歸而江潭野老獨躑躅于荒田短屋之間追思往事恍焉如夢感慨係之矣白門黃九烟先生于予爲前輩而好予特甚一日出所擬秋波六義示予奇思妙解側生挺出其視拙作不啻十倍先生老矣以前進士爲村學究豈猶沾沾爭文名不過酸齏淡飯間坐無聊借此筆戲消磨白日耳乃予讀之則忽然增鼎湖之感不知涕之何從者假使世廟在御見先生之文則凌雲之慕甯止雄似相如哉予窮愁多暇間爲元人曲子長歌當哭而覽者不察遂謂有所譏刺羣而譁之夫以優伶末技尙不

容于世如此若以西廂之曲造爲八股之文間自特達之知出自先帝則縉紳大人道學夫子未有不議其怪誕執而欲殺者矣乃有從而和之如黃先生者哉嗚呼此虞翻所以歎恨于知己也

許漱石粘影軒詞序

于詩得李賀盧仝于文得孫樵劉蛻天地向非有此副筆墨側生挺出山不厭高水不厭深詩文豈厭幽靈哉獨詩餘一途蠶叢未關柳郎中曉風殘月蘇學士大江東去後人衣鉢不出兩家作者自佳但依樣葫蘆描畫增醜耳讀許漱石農部詞龍跳虎臥鯨吐鰲擲奇穿天心險破鬼膽直以仝賀之詩樵蛻之文合爲填詞之體勿作花草蘭荃觀也夫山至泰華水至江海高深極矣而瀛海之外又有五嶽十洲來宮絳闕金井玉梁莫可名狀雖不知其有無猶幾望見之焉乃于筆墨一旦遇之哉王子西樵語予漱石好交異人

搜異書予謂漱石之人與文自異又何異之求讀粘影軒詞邈然如見斧子矣

嵩岳語錄序

世尊云我有正法眼藏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然自一祖以來宗師語錄幾塞破四天下是摩訶迦葉乃文字之俑也昔人戲論尼瞿二老副墨過多享年不永柱下長生僅五千言儒家雜說賴祖龍一炬掃除今復穢蕪浮屠氏之書可汗牛馬若得阿難抱薪如來下火一切天人當風揚灰比之丹霞燒佛婆子燒菴更一快矣雖然叢林麻粟大衆龍蛇砥藉揚眉瞬目豎指築拳總饒會捉虛空未免鑿絕棧道必須一二作家直下承當現前指點不惟津梁鈍漢亦足鍼砭狂禪所謂若從地倒還從地起語錄之設又多乎哉韓昌黎參大顛未契獨肯三平侍者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不離文字得箇入處至徑

山與張子韶論格物物格及天命法身率性報身修道化身則有句無句橫說豎說一以貫之矣故語錄如大慧杲者雖多弗厭也僕少涉公案晚有方外之交嘗奉教于諸善知識然每聞上堂提唱輒如東方生隱語郭舍人射覆都無是處今讀嵩岳禪師語錄妙義瀾翻了不異人尤喜其或問一篇千聖道理和盤託出不類世之啞禪瞎棒墮入雲霧者徑山復起何以加之僕故樂爲之序而竊有進焉師住阿育王山蓋南海之彼岸也海爲物至鉅而藏以海名言佛所說經無不有也然海亦得名藏者以其天地之所迴環日月之所吞吐驚山而竦石飛烟而奔雲朝潮而夕汐春風而秋雨砰磕若雷霆而馳驟若車馬雖竭八萬四千廣長舌無以過之是則海之爲藏也大矣而吾欲以文字禪與之爭衡不亦勞乎僕願吾師十年面壁默然忘言付此語錄藏之鮫人之宮焉或有問者但令往阿育王塔下圖取塔樣

李笠翁閒情偶寄序

聲色者才人之寄旅文章者造物之工師我思古人如子胥吹簫正平搥鼓
叔夜彈琴季長弄笛王維爲琵琶弟子和凝稱曲子相公以至京兆畫眉幼
輿折齒子建傅粉相如挂冠子京之半臂忍寒熙載之衲衣乞食此皆絕世
才人落魄無聊有所託而逃焉猶之行百里者車殆馬煩寄宿旅舍已爾其
視宜春院裏畫鼓三千梓澤園中金釵十二雅俗之別奚翅徑庭哉然是物
也雖自然之妙麗借文章而始傳前人如琴笛洞簫諸賦旣已分剝節度窮
極幼眇乃至巫山陳蘭若之芳洛浦寫瑤碧之飾東家之子比其赤白上宮
之女形其豔光數行之內若拂馨香尺幅之中如親巧笑豈非筆精墨妙爲
選聲之華瑄練色之寶鏡乎抑有進焉江淹有云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
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蛾眉豈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甯共氣而皆悅于

魂故相其體裁既家研而戶媚考其程式亦日異而月新假使飛燕太眞生
在今時則必不奏歸風之歌播羽衣之舞文君孫壽來于此地則必不掃遠
山之黛施墮馬之妝何者數見不鮮也客有歌于郢中者陽春白雪和者不
過數人非曲高而和寡也和者日多則歌者日卑陽春白雪何異于巴人下
里乎西子捧心而顰醜婦效之見者却走其婦未必醜也使西子效顰亦同
嫫姆矣由此觀之聲色之道千變萬化造物者有時而窮物不可以終窮也
故受之以才天地鑪錘鑄之不盡吾心橐籥動而愈出三寸不律能鑿混沌
之竅五色赫蹠可鍊女媧之石則斯人者誠宮闈之刀尺而帷簿之般輸天
下文章莫大乎是矣讀笠翁之書吾驚焉所著閒情偶寄若干卷用狡獪伎
倆作游戲神通入公子行以當場現美人身而說法泊乎平章土木勾當烟
花舖啜之事亦復可觀展履之間皆得其任雖才人三昧筆補天工而鏤空

繪影索隱釣奇竊恐犯造物之忌矣乃笠翁不徒託諸空言遂已演爲本事
家居長千山樓水閣藥欄花砌輒引人著勝地蕩游吳市攜女樂一部自度
梨園法曲紅絃翠袖燭影參差望者疑爲神仙中人若是乎笠翁之才造物
不惟不忌而且惜其勞美其報焉人生百年爲樂苦不足也笠翁何以得此
于天哉僕本恨人幸逢良宴正如秦繆觀鈞天之樂趙武聽孟姚之歌非不
醉心髣髴夢中而已矣

林下詞選序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衛人咏宣姜鬢髮如雲貌信美矣不若莊姜綠衣燕
燕之詩至今憐之生平嘗集百恨如苧籬西子冠世國色乃錦帆香徑之間
不留韻語亦一恨也雖然燕支之婦都享厚福翰墨之姬每嗟簿命梅妃一
斛珠其寵愛且讓肥婢何況民家女子豈必多才蕭恭有云仰眠牀上看屋

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至于香閨錦字類作枕中祕書間或傳流易致散佚不遇知音廣爲撫拾辟諸桃花柳絮或逐飄風半歸流水可勝惜乎然其幸而傳世者雖紅顏黃土後人諷其篇章猶想見其垂鬟低黛含毫吐墨之致綢繆鬱結如不勝情卽有斷粉殘鉛寸璣尺璧珍重愛護十倍尋常不似吾輩鬢髯如戟放筆頽唐徒供僮父調笑而已吾友新城王西樵嘗輯燃脂集蒐羅大備卷軸汗漫迄未成書愚獨謂韋母周官大家漢志宋尙宮論語鄭孺人孝經未免女學究氣小窗工課吟咏爲宜而詩餘一道更爲合拍正以柳屯田曉風殘月必須十七八女郎紅牙緩唱卽髯蘇大江東去銅將軍鐵綽板不如王子霞歌花褪殘紅使人腸斷天涯芳草也松陵周勒山所選林下詞旣已擥芳采華亦復闡幽索隱允矣釵鈿之良史簾泊之功臣當使草花承塵蘭荃讓畔者矣松陵素稱玉臺才藪而葉小鸞返生香仙窈

獨秀雖使漱玉再生猶當北面何論餘子其對泐師語云團香製就夫人字
鏤雪裝成幼婦辭請借兩言以弁林下之集

三十二芙蓉詞序

詩能窮人非篤論也至于詞尤不然花間蘭畹所載和凝韋莊馮延巳之流
皆一時卿相而謁金門小重山諸闋傳爲佳話要其人不足道也宋子京紅
杏枝頭晏同叔桃花扇低草堂鉅公並豔千古矣更有進者以寇平仲之剛
而曰柔情不斷如春水范希文之正而曰眉間心上無計相迺避歐陽永叔
之忠而曰無人與說相思近日帶圍寬盡三公名垂宇宙不以類其白璧由
斯以譚豈惟詞不能窮人殆達者而後工也廬江龔芝麓先生天下仰之如
高山大河其勳業在臺閣之上而作爲詩歌流播于騷人墨士之口下至填
詞小伎疑不屑以爲乃尊前馬上往往寄興及之向有白門綺幘膾炙齒牙

今松陵徐電發彙刻其三十二芙蓉集受而讀之如名香美錦郁然而新詞人冠冕無躡公者以視花間蘭畹諸子直發蒙振落耳世人論詞輒舉蘇柳兩家然大蘇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神宗歎爲愛君而柳七曉風殘月有登瀛之譏至太液波翻忤旨抵地而罷何遭遇之懸殊耶子謂二子立身各有本末卽詞亦雅俗自別果坡柳綿之句可入女郎紅牙使屯田賦赤壁必不能製將軍鐵板之聲也先生之才庶幾眉山而境地過之矣豈三變所敢望哉太史公傳留侯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乃如婦人好女今公之魁梧奇偉予固得而識之及觀其詞則如花間美人更覺斌媚吾益無以測之矣

膏雨集序

今之藩司視古方伯卽諸侯之長也諸侯之政行于國中國之人有美焉有

刺焉太史採風載在輶軒獻于天子以行其賞罰故風者王政之始也詩之十五國備矣予讀小序而得其人如甘棠美召伯也雄雉刺衛宣公也定之方中美文公也淇澳美武公也考槃刺莊公也芄蘭刺惠公也木瓜美齊桓公也還刺哀公也甫田刺襄公也猗嗟刺魯莊公也緇衣美鄭武公也將仲子刺莊公也清人刺文公也蟋蟀刺晉僖公也山有樞刺昭公也無衣刺武公也葛生刺獻公也車憐美秦仲也駟鐵美襄公也兼葭刺襄公也黃鳥刺穆公也曼風刺康公也宛丘刺陳幽公也株林刺靈公也蜉蝣刺曹昭公也九罭美厲公也總其目美者不及刺者之半豈民好非其上與抑當時之政亂多而治少與吾知夫子刪詩必考其實雖有士大夫溢美之辭亦逸而不錄也嗟乎自春秋至今風俗不知幾變矣吏道雜而多端類爲虛文以欺其下而下者亦爲虛文以市其上下相蒙貢諛雷同其奚取于斯風乎若我

方伯鶴鳴慕公治吳甫及二載善政善教美不勝書吾儕小人相與禱而祝之歌而舞之蓋千萬人若一口也昔孔子治魯子產治鄭猶先謗後誦公何以得此于吾吳吳之人輕浮而佞巧號令稍不當意則反唇而交訾今一去非其上之習而實道時政無溢美之辭此非虛文足以致之公之至誠有感焉者矣他日天子坐明堂而陳十五國之風覽公之政而歎息焉必有璽書之勞車馬之錫將由方伯入爲卿士如周召故事公之風其始于甘棠終于九罭乎然則曷名乎膏雨詩曰芃芃黍麥陰雨膏之君子觀雨之降而益徵風之盛焉

牧靡集序

予向讀周滅齋先生尺牘新鈔其序則梁通事舍人劉總所撰雕龍一篇也人以今人序古人之書先生以古人序今人之書抑何異哉至二集藏弄三

集結隣則雜取今人之序而四集牧靡復問序於予予竊以爲先生過矣當世作者甲自以爲昌黎乙自以爲廬陵且不屑有漢無論晉魏况六朝乎總在蕭梁固爲中下而予又總不如先生奚取乎序哉蓋文人相輕自古已然文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未可執此而棄彼舉一而廢百也今使驅天下之人盡出於昌黎廬陵之門則兩漢以下六朝以上千百年間其人必皆化爲異物而其文亦如冷烟荒草隨風飄滅于無何有之鄉然後可耳若既有代之人則自有一代之文假令班楊潘陸顏謝徐庾諸子聚一堂之上分毫比墨有如宮商相宣絲竹雜奏唱予和女相視而笑者矣雖有韓歐在坐必不齟齬而詆譏也而今人顧爲拘墟之見何其夸而自小也夫尺牘僅文之一體也約而論之子產之寓范宣子家之與趙孟比婉而達者也魯連之說燕將樂毅之遺惠王此舉而深者子長之報少卿子幼之

復會宗此激而肆者也子陵之答侯羈孔明之貽雲長此簡而直者也安石樓閣之帖逸少玉潤之簡此率而旨者也趙至敘離之扎丘遲感舊之詞此離而怨者也摩詰山中之牘東坡海外緣情此達而逸者也以至圖澄玉斧多味道之言徐淑崔徽有之篇之作時既不一體亦各殊豈唯退之上宰相之書永叔奏司諫之記乎今合先生四集讀之則有美畢收無微不至可謂集尺牘之大成而非一代之人一代之文所可定其涯岸也予也鄙陋何足以知之而又何能序之無已則仍節劉勰之一言曰評總書體本於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是足以序先生之書矣

金陵遊覽詩序

合二十一史論之則六朝君臣當爲最下乃其人物文采風流美談千古蓋

其建都在金陵之地似得江山助耳前此孫吳自京江徙此曰建業既遷武昌而當時民謠有甯飲建業水莫食武昌魚之語後此明祖定鼎升爲南京宮闕陵寢尤擅壯麗故人謂金陵菜脯酒保皆有六朝風味斯言雖戲亦足樂矣僕家吳門距金陵帶水每隨秋風往來白下然迫於文戰未暇蠟屐從游但望蔣山青色惆悵而已吾友余廣霞先生故閩產而寓金陵者久近移吳門菟裘老焉令子鴻客獨居金陵不去築圃城南駕言出游匝月而窮其勝得詩六十首首各記注予讀之爽然以快憮然以感其已游者如遇故人其未游者如對新客也詠懷古跡莫妙老杜惜其未至金陵太白登鳳皇臺作詩以擬崔顥黃鶴劉禹錫賦金陵懷古樂天以爲探驪龍之珠要未及山園故國一絕句也彼二子單詞片語膾炙齒牙况篇什如許者乎吾意余子前身定是王謝子弟三生再來流連詠歎亦其結習未忘者六朝人物猶且

暮遇之也予既喜爲之序復調廣霞君曰子客吳門久矣曷不爲姑蘇遊覽詩以成雙絕如曰不能且讓阿鴻獨步

閒情集序

周南之子比以桃華楚國夫人贈以香草落葉淋鈴之曲帝王猶然凌波行雨之辭神仙不免乃至鍾情吾輩故是名言解事小兒總非定論若使采衣不御瑤琴無聲埋月露于騷壇劇烟花于藝苑則青天寡色綠水焉文珊瑚之樹蕪作蓬蒿翡翠之禽化爲鷓鴣豈所以鼓吹龔俗絺繡程鄉哉奈何鄭衛易流齊梁迭變房中之樂半入桑中陌上之歌浸淫馬上繡鞋羅襪競製新題祕戲迷藏咸稱古意甚王昌之無禮真宋玉之罪人斯儒者有狹斜之譏釋氏有泥犁之戒也辟疆先生顧茂倫雅工刀筭平原公子陸孝山妙解商黃偶從草閣之餘莫探玉臺之體吳娃越豔遞代秦宮魯縞齊紈並陳燕市簫

樓公主素號比肩桂殿嫦娥爭誇垂手靡不妍顰巧笑動魄驚魂洵南部之叢書爲西崑之絕調若言好色何減國風以奏希聲無慚大雅謝東山之絲竹漸近自然宋廣平之梅花豈傷盛德正于滓穢之外別見清虛亦惟絢爛之中方臻平淡昔年靖節嘗賦閒情哀窈窕于東籬子虛枕障老溫柔于三徑亡是釵鈿雖姬姜之思已深而羲皇之夢故在取以名集實獲我心僕本恨人對茲綺語旣患情多復愁才盡其敢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乎輒奉來書點凍而已

續本事詩序

瑯琊公子有情死之言鄴下才人多憂生之歎百歲每傷于哀樂三生交感于精魂春思秋悲琴歌酒賦江山花草嘗觸物而流連黛澤衣裳願隨身而宛轉無題漫興卽事因書然而前人樂府大都寄託之辭吾輩閒情半作虛

空之語乃若館娃宮畔偶遇西施桃葉渡頭竭來子夜西陵松柏郎躍青驄
南浦芙蓉妾乘素舸華鐙綺席爭看紅粉之迴風雪旗亭竊聽雙鬟之唱貯
阿嬌于金屋頸宛鴛鴦迎小玉于妝樓舌偷鸚鵡非花非霧恍若游仙爲雨
爲雲邈如夢寐斯傷春杜牧羸薄倖之名而恨別江淹著銷魂之句也又况
彩雲易散白日長辭蘭香去後消息全無紫玉歸時形容宛在殘香剩粉玉
鈎斜陳跡空存墮珥遺簪金屈戌舊遊不再人非木石甯不悽愴子有鼓鐘
且以喜樂用借陰陽之律爰成長短之歌昔唐人孟啓集本事詩采豔搜奇
亦云備矣徐子電發續譜茲編孝穆前身冬郎今日昉自鐵崖而絳斷從蒙
叟以還並富篇章堪資諷詠驚奇字之盈篋疑美人之滿堂髣髴畫圖參差
絃管臣眞好色對此目招僕詎知音觀之眉舞南部烟花之記定擅無雙西
豈錦瑟之題宜標第一

西堂雜組二集 卷四

長洲尤 侗悔菴撰

壽序 七首

朱翁九十壽序

楚辭曰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而史稱衛武公耄而好學此二老後無傳焉香山九老最長者安定胡果八十九而已不及九十抑何希與或謂上古之人春秋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多不及半將世異耶予論之曰上古之人渾渾噩噩懷素抱朴保合太和長生至樂今世之人旣瑯旣琢情僞交作天真告逝菁華日落夫人一生猶一代然卜年七百周過其曆而秦漢不若者始以忠厚開基而後稍刻薄也由此推之雖書所云神仙非有玄霜絳雪之藥金華玉簡之文不過天地間敦龐淳固之氣結聚而成耳惟此淳龐敦

固之氣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岳在物爲芝草椿樹威鳳祥麟在人爲壽考皆是物也逮于季世匪獨神仙不易得卽壽考亦幾幾乎難之以予所見里中朱翁奉萱殆其人與翁少與先曾大父交中與先大父交旣交與家君卽予生也晚獲周旋杖屨間以翁一身而交予四世斯已遐矣然予成童見翁蒼顏皓髮皤然一公閱今三十餘年而鬚眉步履了不異往時心竊疑之翁豈得道者呼吸吐納若羨門喬松哉蓋其盛德有以致之矣間常徵翁軼事有曰鄉者歲大無縣令委翁發金振饑活數萬人絲毫無染指有曰齊女門外塘圯翁奉檄督修夙夜僦功至今利之有曰姚君爲催科迫質金輸賦遺道旁翁拾而返之無德色夫發賑汲內史之節也修塘西門豹之政也返遺裴晉公之義也卽此三善其量百世矧翁之積行累仁惟恐人知者又難更僕數哉翁得念佛三昧月齋十日然強飯食肉一飲三升含哺鼓腹嘻如也

與人接恂若孺子庀其家政纖悉必周無倦焉恭則壽勞則善心生理則然矣令子昌甫采蘭奉養晚得二孫更佐含飴之弄予于是景翁之德羨翁之福益信翁之壽未有艾也詩之言壽也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又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書之言壽也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華封人之祝堯曰富壽多男子是知壽非其年之謂德以大之富以安之子孫以永之而壽始全焉然五福不及多男三祝不本好德翁乃兼之不亦異乎予嘗游于四方而見夫王公大人紆青拖紫乘堅策肥意氣揚揚甚自得也然朝爲榮華暮爲糞壤揚子所謂朱丹其轂一跌而赤其族者不可勝數以翁視之與螻蛄蟬何異哉若閭巷長者耄期時有然髮白齒落祝噎而食恃粥而行何其憊也矍鑠哉翁未可同年語矣至神仙之說或上造天堦浮游青雲或翱翔名山潛行江海率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爲蛤雉化爲

蜃失其本質更守異氣豈如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長子孫骨節堅強顏色和澤延年久眎長在世間此彭祖之所稱而翁有焉故予不敢侈五百八千之喻以諛翁第數翁之齒兄轅固而弟伏生九八公而五四皓其于百歲一彈指耳諸君方酌大斗介九疇復與昌甫約醞十年之酒屆期登堂或歌或粿醉翁以三萬六千觴

湯太公八十壽序

天官家言歲星躔吳越分野其國多福其人多壽按漢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仁也春主生仁者壽固其宜矣然是物也必得忠厚和平敦龐純固之長者始足當之予行里中見黃髮兒齒鬢鑠比肩未之奇也獨于吾雲洲太公不覺喟然嘆曰其此歲星之應乎蓋公今年八十矣公以黃門之孫大令之子起家名進士聲華意氣赫奕一時然閱其仕途僅宰百里遷小秋旋遭

寺人之禍拂衣歸田此在恆情必有不平于中者而公處之泊如也然當貂璫竊枋清流觸網歆羶向火之徒抵隙競進使公稍一繞指立致臺閣此鷗嚇腐鼠固不足以污公追夫朝局既更門戶角起不然之灰乘風吹噓設以片楮入長安卽有人焉曳之去矣而公堅臥長林若爲弗聞也此其沉心定力有大過人者嗟乎屈指五十年來陵谷遷移雲泥翻覆不知其幾變矣向之輦上貴人鳴騶呵殿者皆已化爲冷風衰草銷歸無何有之鄉而公以西京遺老巋然獨存殆如樵夫之柯已爛而仙人之局未終鄆邯道上夢過一生尙未抵呂翁黃梁半炊也不足以發達觀之感歎而興後起之慕思乎或謂公之才未竟其用不于身必于子孫乃公有才子卿謀早赴玉樓而子定子端子瞻昆弟鼎立傑出諸孫爾噉爾遠並檀小同之目其幼者及曾孫亦嶄然頭角矣一旦感會風雲以近天子之光則鳴珂聚笏必在中山氏之里

然度公素心寵辱不驚險易一致固當以天倫爲樂不以人爵爲榮也或又謂公善導引之術宜致長年果爾則熊經鳥申方士盡喬松乎養生者莫先老氏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此養生主也公之德如嬰兒則公之壽踰大耋矣予童子時侍公杖履炙公之言論風采如飲醇醪如坐冰雪怡然忘形不知老之將至也迄今三十餘載昔日童子頽然斑白而公強飮緩步精神全大于少時每一見之如景星慶雲快爲希有向予所謂敦厚和平忠龐純固之長者微公其誰與歸乎予非祝史惡知天道然以公之德合公之年竊意歲星之應在是焉或者又謂歲星多降爲貴臣西王母使者語漢武帝曰東方朔爲歲星下游人間然則公豈曼倩後身乎吾益無以測之矣

徐石兄六十壽序

自漢立經學諸儒各守一藝易有田貧京氏尙書歐陽夏侯詩大小毛禮大小戴春秋賈董卓然能名其家間有兼通之者所謂五經紛綸并大春五經縱橫周宣光是也其老而教授則伏勝九十口傳鼂錯鄭玄七十面折應劭爲最著繼此乃寥寥矣吾友徐石兄今之五經笥也自其少爲諸生時卽研鑽古文搜羅祕逸百家雜說無不枝析而條貫之嘗以春秋之暇糾里中子弟會講五經環臯比而聽者不下百人徐子攝衣升坐容儀溫偉聲如洪鐘雖其同學及先輩長者亦列北面執卷問難于前徐子依方辨對咸出意表聞者嗟服僕時在坐以爲匡鼎之解頤戴憑之奪席不是過也然徐子屢試不遇終爲經師別去幾二十年今聞其館于洞庭東山坐高堂施絳帳教授生徒斷斷如前日事予于是歎徐子之學而益進當爲一代大儒而問其年則已六十殆將老矣嗟乎向使徐子見用于時比之漢儒不當作五經博士

耶天子方幸太學修釋菜故典詔司成進講方領矩步委它其中者不可勝計以徐子之年未及伏鄭倘得給事石渠虎觀之間討論墳策考詳同異蔚爲詞宗必可觀采卽朝廷隆禮儒術且有輜車乘馬雅吹擊磬以酬稽古之力焉奈何淪落不偶徒然枕經籍書寄跡于江湖寂寞之濱亦足感矣雖然士君子用則相不用則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與坐而論道何異若徐子之周情孔思小叩大鳴則無愧乎經師而爲人師者吾知初度之辰諸弟子各以其業爲先生壽或誦易之元吉或歌詩之天保或陳書之洪範五福禮稱鄉飲酒春秋舉絳人濟濟乎洋洋乎榮于九錫矣予又聞洞庭包山爲道書第九洞天龍威大人靈寶五符之所自出其中必多神仙往來授徐子以長生之藥更有赤文綠字補經笥所未備者吾益不得而知也他日見徐子當捧手而問之

宋既庭五十壽序

宋子既庭少予三歲結交時總角爾今且半百孔北海云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僕又過之撫今追昔能無如流之感耶世之論者謂既庭弱冠早飲香名三十舉孝廉雖困于公車門人日進松風書屋之中隱若一國人聞宋先生名如聞古人而先生玉貌不異少年隱囊塵尾翩然自樂古今文人其飢寒憔悴寂寞無聞者何限如既庭者未可謂之不遇也然僕嘗游京師與四方之役見當代之公卿大人高步臺閣之上廻翔藩岳之間影纓而乘軒苴茅而杖節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闕其長短大抵如東方生所云垂齒牙樹頰頰吐唇吻擢項頤結股脚連睢尻視我既庭曾十不得一而諸公衮衮斯人默默嗟吁乎志士失職人有爲之不平者矣愚嘗獨居深念靜觀天地而知盈虛消息理之自然齒角羽毛勢不兼有造物者每以昏蒙混

濁之氣聚爲富貴福澤而僅存清虛一脈化而爲才使常處于幽閒寒苦之地辟諸排沙簡金水加汰焉火加煉焉鏐則精矣而餘質無幾故千金之子萬戶之侯往往倮然一物癡頑不靈又或朝榮夕謝等于腐草爲螢隨風明滅可哀也已乃一畝之宮環堵之室顧有抱琴擁書歌聲若出金石者百體堅疆手足便利耳目聰明性命壽長豈非士之大願耶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設使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吾終不以彼易此矣且夫古之人文如賈誼勇如終軍清如衛玠知略如周瑜謝艾而天不假年君子惜其晚成焉諸葛之臥南陽安石之處東山皆當盛歲若將終身及一出而定漢鼎却秦兵功名赫赫若少年事是爲難耳今以旣庭之才齒力方剛一旦彊起待詔金馬門大夫文學誰出其右者卽不然隱居著述退老吳淞之濱與吾輩採山釣水坐茂樹以終日亦安往而不得其志哉是月也爲宋子懸

弧之辰登公堂飲公酒我歌可夫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爲宋子舉一觴又歌曰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歌罷自酌仰天起舞宋子欣然而笑曰狂奴故態今復發矣

何湘來五十壽序

吾夫子有言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豈夫子五十以前未嘗讀易乎意者易之數起于河圖中宮天五地十五爲生十爲成合之爲大衍之數夫子至是年而有悟焉故曰可以無大過今之人齒危髮秀而于吉凶悔吝之理茫然莫辨其爲壽也不猶螻蛄之春秋乎若余友武林何翁湘來則庶幾矣翁承先人遺緒居積素封其業可謂厚矣少攻一經蔚然儒雅其名可謂盛矣王夫人林下之風相莊眉案翁之室家可謂和矣長君令名以妙才登賢書少君令思砥礪爲克家子周子雨三又玉潤也內外孫森森蘭茁翁之子姓可

謂昌且熾矣而翁泊然不屑也自其壯年廢蓼莪卽絕意榮膺有出世之思嘗曰向子平讀易至損益而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故婚嫁畢徧游五嶽吾竊慕之但高山大川非一瓶一鉢無濟勝之具每欲薙髮披緇從吾所好爲家人苦諫不可遂長齋斷米汁日持百八諷般若宛然毘耶居士也今年半百自恨遠遊不遂乃鍵關閱藏叅求佛法或頗疑之以翁朱門華胄而苦行芒草衣木食豈其前身固深山宿德歟予謂不然翁善于學易者也翁習十翼之傳不減王鄭而又精于京焦占驗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審盈虛消息而適合其宜嘗謂反身修德莫切于九卦而興利遠害則損益盡之損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兩者終身誦之終身行之翁之師向平其惟五嶽之游乎至其晚而好佛與易道亦有合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而周子無極而太

極已爲有句無句逗一公案若夫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我無人廓然聖諦第一義而象辭思不出其位則止觀定慧無所住而生其心一以貫之矣所以世尊五十年說法夫子五十年學易易地皆然晉人但知老易而不知禪易非翁解人未足語此也聖人作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夫子學易五十而知天命其曰無大過者猶言無咎無悔謙辭爾易之小過有飛鳥之象大過爲棟橈之凶翁素位而行殆于樂天知命者雖小過不可得况大過乎予與翁齊年愧無一似既獲交于二難雨三又從予游相率乞言爲壽故不敢以世俗之諛詞頌翁而獨爲翁說易在復之坤曰不遠復無祇悔翁之少成似之在履之兌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翁之中道有焉在大有之大壯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則以爲翁無疆之祝或曰然則曷取乎大衍之數予曰始基焉爾翁之壽蓋合乾坤之策矣

張太君五十壽序

婦人稱壽非古也其在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蓋閨房之內惟家人婦子爲能私致其歡忻曲將其頌禱而非賓客祝嘏之事也然讀魯侯壽母之辭不過曰既受多祉黃髮兒齒而已未嘗道內行之美則彤管之貽猶有闕焉若予所聞武林張母蕭太君者斯可以稱壽矣母有子壻周疆輿封氏述母之德甚詳而予與周戚也故稔聞之輿封之言曰吾母故蕭相國之苗裔歸吾舅程叔公又留侯世家也疆卽不知母少時事迨相吾翁三十年賢聲藉甚翁篤愛二人視寒煖問羞膳母則紉箴必綴滌灑必滑以承舅姑歡此吾母之孝也翁昆弟友于同居有公藝風母則和叔妹協妯娌媿媿垂悅榛楨之摯修焉此吾母之敬也翁教子弟以義方成令器母則和丸截髻提攜而噢咻之其愛女也持踵而泣亦必是憲是誠此吾母之慈也翁慷慨好施

振里黨之急母則椎髻操作日夕庀其家事鹿車親挽荆布自甘此母之勤且儉也其他細行未易更僕數疆特舉其大者以是克佐程叔公名爲有道長者不亦宜乎今翁春秋未艾而母方登大衍其黃耇無疆而令德旣備其稱壽也誰曰不宜母視疆如子以愛女之故愛繼女如己出疆之夫婦稱觴于膝下亦令妻壽母之意也疆之兄弟子侄皆欽母儀而合詞獻酬親親之道也先生不棄疆爲戚末貽我彤管比于賓客祝嘏之例或有進焉子聞之喟然歎曰嗟乎是足以壽爾母矣詩云令妻壽母者子志也若予則非壽之謂其謂夫人奉尊章以孝待長幼以敬御子婦以慈而治厥家以勤且儉也子言備矣無已則仍爲子賦詩思齊之首章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蓋言孝也泉水之二章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蓋言敬也小宛之三章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蓋言慈也周南之有葛覃卷耳召南之有采蘋采芣蓋言勤也儉

也維母有焉母之壽加于古一等矣設悅之辰十月之交君子曰良月也周子揚解使典客者誦焉爲程叔公及母各進一觴。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鄭箋曰善其妻壽其母朱註直云令善之妻壽考之母如此分疏既與燕喜不合且序令妻于壽母之前悖理甚矣愚意令作使字解爲是自註

壽醫者葉賓我序

古之能壽人者莫如醫烈山軒轅以百草治百姓故其壽百年降而長桑綏和壽人于列國淳于意華陀壽人于漢魏孫思邈許胤宗龐安時諸君皆唐宋以來能壽人者也能壽人者天必報之以壽語云醫者意也又云壽者酬也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酬于可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酬于不可久若醫者之意豈非自行可久者乎故醫與壽相贈答也予客太末江翁爲

居停主適其親家葉賓我六十初度乞予不律以佐大斗江翁之言曰吾葉翁之以醫業傳已數葉矣及翁而三折肱之名逾著幼博涉凡素問難經靈樞甲乙諸書無不備攬其大要而以精思出之時溫涼調甘苦酌虛實晰表裏如大將行師紀律森然而運籌布算不泥古兵法故能發膏肓起廢疾然未嘗責報于人人德之乞活者屢滿戶焉至其奉母克孝待昆弟友于族若黨遠近嫻睦門內恂恂如也門以外忻忻如也性長厚而又慷慨排難解紛趨人之急襟情曠遠無猥俗齷齪態此吾葉翁生平之大概也江翁之言如此予聞而歎曰異哉古所謂壽人者翁其庶幾乎昔太史公爲太倉公立傳而柳柳州傳宋清以其藝也進乎道焉以翁眎之古今人不甚相遠也于公有言吾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若翁之活人則百于公天之報施善人將錫九齡以食五福甲子一周特始基耳能壽人者人恆壽之宜其踴而觴者踵

相接也予又聞柯山青霞爲洞天之八其中多仙藥靈草食之長生翁生于斯可採以茹且劑以餉世之善病者僕歸矣惜不及從翁而游之

題跋 十七首

題書法華經後

古今書法獨不可施之寫經蛇鬪劍舞釵脚漏痕不過遊戲三昧至經中一點一畫一鈎一剔一牽一戈皆具菩薩本來面目故宜結撰莊嚴使流傳後人頂禮讚歎生歡喜相蓋書法卽佛法也觀鄭先生法華一部應作是觀若云書寫此經與授持讀誦同功便落第二義

又

若論正因一字也無若論因緣則書寫受持讀誦皆我佛之所護念而書寫尤足流傳世世令後人讚歎希有如王海護六十八歲書法華經又二十餘

年予猶從非上人見而禮之此其徵也經云以女人身得度者卽現女人身而爲說法海護以女人身寫經可爲說法乎予曰已說法竟

題書心經後

吾儒傳心我佛亦傳心心之微密非可言說而以是名經其爲般若首部宜矣昔人有云卽心卽佛又云非心非佛今云佛說卽是心說今云說心卽是說佛從心求佛卽是叛心謂佛說心卽是謗佛覓心了不可得而况索解乎雖然塵說刹說無非佛說心卽非心說亦無說知其說者可於一義中作無量義可于無量義中得無義深澤先生進于是矣故能爲郭象之註而華陽蔣子加以妙畫如鏡益光故不禁歡喜贊歎而綴其末

題書華嚴經後

昔六祖不識字而解涅槃經義或問之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夫文旣不立

字於何有然此爲最上乘者說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一切諸佛皆從經出如來豈欺我哉華嚴爲經中龍象無論深解義趣爲難卽書寫讀誦非日分可了周顧二子以大願力莊嚴書竟將見八十一卷一字一佛有百千萬億諸字則有百千萬億諸佛矣忽遇曹溪老人當頭一喝字在經裏佛在何處爾時覓佛了不可得并八十一卷經歸無字予爲歎喜贊歎曰是得華嚴三昧

題惺心圖

儒者曰常惺惺法佛者曰主人公惺惺著此心同耳曹子不講學不參禪獨於夜旦夢覺忽然警悟創爲此圖閣與道合何其奇也上士見之贊歎希有中士見之汗下三斗下士見之掩面而走

題凌烟閣功臣圖 後附大士關侯二圖

予覽裴孝源公私畫史晉唐名手多以人物擅場虎頭所謂寫照阿堵中也其在杜詩曹將軍丹青引云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此凌烟功臣圖也惜乎予乃不及見之劉子佺阮中州才士偶以興會及此鬢眉戟張劍珥鏗然觀其墨妙豈讓曹將軍哉昔僧繇畫龍點睛飛去楊子華畫馬每夕聞蹄嚙聲一物且然何況英雄面目吾知圖成之日二十四公必當現身紙上相視而笑豈非河英嶽秀乞靈文人之筆以傳予閱竟不覺喟然歎曰大哉劉子之圖乎劉子曰未也吾圖關夫子之忠義而後可入於神猶未也吾圖普門大士之慈悲而後可幾於化

題沈繹堂畫冊

余表不解畫理故未嘗設論獨見妙畫輒瞪目不能去正愛其溪山隱秀花木明瑟欲作少文臥遊幾忘其爲筆墨間物也熇日卓午火雲如蒸繹堂貽

我此冊涼風颯颯從絕壁下吹垂楊短屋之間使人煩襟一洗彼隱囊紗帽
讀書其中者何人哉吾將與之分席而坐矣

題張恕菴所藏蕭尺木畫

夫人稱畫之佳者輒曰逼真而江山勝處又云如畫吾不知真者爲畫畫者
真乎古今妙畫自在天地間余游屐所至每見烟嵐雨壑野樹平蕪空濛蕭
瑟千態萬狀時摩盪于意中至于今若可吞吐而出之也而獨不能傳之筆
墨觀蕭君尺木所寫四十八幅則舉予數十年意中所有者一旦遇之目中
矣吾又不知意之爲畫乎目之爲真乎此中至理須索解人還以之質恕菴

題蕭閣有畫

老杜云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今人潑墨頽唐率爾便多可笑也然當其
慘淡經營一筆故未易得又夫解衣盤礴觸心應手有兔起鶻落之勢能使

千巖萬壑奔赴腕下雖一朝而解七十牛可也蕭君閣有所畫八十幅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以視尺木亦復咄咄逼人畫林中遂有大小阮恕菴一且羅而致之左右是亦可題爲蕭齋也

題阮亭遊記

宗少文四壁畫圖撫琴動操能令衆山皆響僕謂此子無濟勝之具直借此解嘲耳然謝康樂伐道以游而五言之外不能作記柳子厚作記妙手而所游僅一丘一潭之微山川文字每有不相值者豈非恨耶獨王阮亭使君官于揚州既領西竹瓜步之勝而金陵鐵甕環帶左右江聲山色應接不暇使君以參衙餘日扁舟兩屐尙羊其間搜奇剔險一一記之子墨蓋兼謝柳所不能兼者使君之幸江山之喜也惜僕菰蘆未陪杖履終當以使君之記懸之四壁學少文臥遊耳

王西樵書經跋

昔人于獄中誦金剛經臨訊忽下一紙云法尙應捨何況非法吏感而釋之佛語之妙如是王子西樵以非法繫西府從炎熇銀鐺中莊寫名經密呪數卷事尋得白予過廣陵于阮亭官舍觀之贊歎希有論者皆以爲我佛護念除災獲福之報斯固然矣然使西樵下筆時兢兢有懺悔心祈求心則憂懼交乘神明散亂更添一重公案又何能書法整暇乃爾以是徵西樵多生定力萬緣放下返照本來非坐破蒲團未易到此西樵雖未參禪使遇臨濟老子必日把臂入林矣

題余明府冊葉

太白詩云山鳥下聽事夜蟬落酒中少陵詩云疎簾衙退卷花軸曲檻客來聽竹風每想斯賢邈焉絕俗今日作吏擁几相對惟有魚鱗冊赤曆簿耳安

用左圖右書者爲練川余明府自公之暇遙集風雅袁子重其爲寫此册持贈白雲在天黃花滿地想當下南州之榻把東籬之酒玩而樂之不復羨城頭姑射也

題王孝若册

蓋古之人有廬墓者死者之有墓猶生者之有廬也使死者寄生者之廬不如生者守死者之墓也自漢以下此禮遂廢禮士踰月而葬大夫三月今乃有數十年不葬其親者非忍也其貧者喪無以爲禮其貴者惑于陰陽之說卜其兆域遲之又久以需吉焉二者皆非也予所聞王子孝若固儒者隱于醫將葬其親而力不具于是鬻田宅買山告襄事焉禮也可請孝矣世之人有高其閭閻美其輪奐而先人坏土曾不得見若斧者聞王子之風獨無愧于心乎夫王子之居吾不知其有無存焉否也苟有環堵之室亦可以終老

矣假使子然無立錐之地吾將以廬墓之禮進之是王子之墓卽王子之廬也已晏子有言生者不得安命之曰畜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畜哀王子之哀釋矣或者爲王子憂之而王子則否且與其哀也甯憂

蔣說題詞

有如鳩翼者有如肉攫者有如諾臯者有如杜陽者有如記事珠者有如集異志者有如調謔篇者有如花經茶譜書法畫史者此虎臣太史蔣說之大略也昔坡公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而其強閑人說鬼曰子姑妄言之吾姑妄聽之不惟自居于妄且以妄教人矣虎臣則不然凡我所說悉有真意存焉政裨于國則說之法宜于家則說之道濟于身則說之功利于物則說之能召陰陽則說之能救風俗則說之能廣見聞則說之能去蓄患則說之非是類也不在說例故上可以告王公大人中可以語朋友婦子下可以喻屠兒

牧豎大哉說乎予既卒業未嘗不喟然而嘆也曰此卽孟子之叢談佛老之雜志黃帝歧伯之外經左丘明司馬遷之逸史也蔣說云乎哉

題隨筇草

予以夏五薄游雙峯偶憩藕雲蘭若古木千天涼風時引顧而樂之楚山上座叅學初歸禪悅之味若達于面及探其肩鑰微言奧義動而愈出洵少年之龍象也雖予鈍根邈然心醉矣至其詩草不通駢枝然時發天籟如晨鍾之答空谷昔嚴滄浪以禪論詩謂盛唐爲第一義大曆以後爲小乘晚唐爲聲聞辟支果蓋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空山雨雪詩有禪機庭前柏樹禪有詩意苟于二者有水乳之合則黃花翠竹總是眞如芍藥匍匐無非般若安得以文字訾之哉雲門雪竇禪而不詩惠休無本詩而不禪且讓楚山兩頭擔著

金丹祕訣題詞

夫子之從心子思之慎獨孟氏之養氣皆吾儒之金丹也其他則惟老子之守中揚子之養心于淵爲挾內家之要後人云云未免多言數窮矣于弱植多病頗有志于斯而文俗相嬲無須臾之間萍槎道人杖藜過我靜對半刻便有深山太古意出金丹祕訣讀之羸穉微妙要言不煩古人之有帶索而歌三樂者道人豈其苗裔耶何得道之深也俟予三年當期子于廣莫之野毋遽遁乎壺中

衡樓集題詞

秦樓弄玉瑤島飛瓊鈿車偶出人間蕭管疑來天外姓隨北斗頡頏星翼之中名在南風掩映藻蘋之上曉妝向月便擬容華夜片因風如聞道韞織天孫之錦窈轉迴文劈雲母之箋參差疊韻眉梢楊柳借烟黛以增妍臉際芙

蓉照筆花而並豔固當早窺宋玉貴倚王昌裝金屋以藏嬌入畫堂而行樂
乃猶浮沉綦縞憔悴蓬茅牽蘿補屋翠袖方寒落葉添薪金釵自典于是忘
情綺閣嬌志衡門追高躅于藜蒿寄幽懷于翰墨文君寫操不無淒切之吟
朱淑填詞時有斷腸之句然而仙姿迥秀彩藻交飛緣沉湘管應架珊瑚青
瑣雲籤宜鐫琬琰不遺管蒯謬屬丹鉛欣觀蘭畹之才愧乏玉臺之序庶幾
郎帳裏祕傳幼婦之辭逸少池中竈倣夫人之字云爾

張氏采干名藥天一
妹吳士安細君也

花團詩跋

程子翼蒼紅藥當堦金蓮歸院偶謝芙蓉之闕來分苜蓿之盤繞舍蓬蒿草
餘書帶盈門桃李木號文章乃卽茆藻之宮爰開松菊之徑請學爲圃如游
夫子杏壇薄采其芹共識先生粟里旣春華而秋實由藝苑以達詞林不
數錦宮豈殊金谷于是擗茲筠管染作花箋度楊柳之新聲綴蒲萄之雅製

南山叢桂可續離騷東閣官梅還傳樂府行間彩色疑裁荷芰之衣字裏芳馨如入芝蘭之室子雲長楊之賦猶愧小巫蘭成枯樹之篇允推大雅

梅村蜀鵑啼詩跋

易水和歌壯士爲之慷慨山陽吹笛故交所以歎獻况乎國破家亡一門鬼錄生離死別萬里人琴楚些有甚于招魂虞挽倍纏于思舊在昔延陵公子官落珠江成都府君身糜玉壘遭黃巾之搶攘致墨綬之流離丹膏杜宇之祠碧化萇弘之墓滄桑旣隔汗簡無傳爰有丘生聞之累息問弱弟之奔喪傷心唳雁弔孤臣而流涕染血啼鵑撫遺事于西川譜新聲于南部梅村先生每懷禾黍之悲兼抱鵲鳩之痛危乎蜀道風煙重話瞿塘慘矣梨園簫鼓如聞天寶陸士衡之哀永逝腸斷三生桓子野之喚奈何情深一往白頭反袂青管題襟僕本恨人感茲樂歎句讀曲而令人對此茫茫賦詩以興正自

不能已已

西堂雜組二集 卷四

三

西堂雜組二集 卷四

西堂雜組二集 卷五

長洲尤 侗悔菴撰

書 十首

上龔總憲書

恭惟閣下北斗上公南山君子起大小龔之後卓爾不羣介左右流之間巍然獨秀有鐵石梅花之氣概兼山川香草之風流鼓吹六經而丘索典墳如琴瑟笙簧之並奏鹽梅九鼎而兵農禮樂若羔腍蠶犢之咸宜爰貳爽鳩白雲起而圓扉鞠草俾專司馬紫蓋見而玉帳生風久造膝于席前途彈冠于柱後擅烏府先生之望七貴泥樓聽驄馬御史之謠三公避路摧剛直枉舍狐狸而問豺狼指佞觸邪視鷹鷂之逐烏雀霜風捲地霖雨回天朝廷頒其議于政事之堂則爲快活條貫草野鋟其書于金石之錄皆曰忠愛文章總

一臺之紀網榻橫豸角秉九流之刀尺簪盍龍門庶乎得聖人之清如此任
天下之重雖兒童走卒盡知安石之爲蒼生况屬吏門生不仰季長之有絳
帳聞風能立觀海思歸侗吳下阿蒙南州孺子操三尺管輒輕千騎東方擁
五車書漫擬百城南面十年不遇遂令鄧禹笑人四海無儔未見鮑生知我
臣飢欲死壁立相如予去何之塗窮阮籍竟折腰于五斗將糊口于四方仕
有時乎爲貧顧慚小草出無辭于排難正遇盤根遠戍功名端憂歲月王粲
登樓之日淚滿青衫班超出塞之年愁生白髮李將軍之故地夜聽邊聲王
車騎之閒曹朝看爽氣文成鸚鵡禰衡悲尸冢之間跡寄鷓鴣張華感樊籬
之下翟尉之門羅雀松菊無存史雲之釜生魚樵蘇不爨焚琴煮鶴一飽無
時納履捉衿孤寒何地坐然明于堂下孰許論心逢甯戚于車前誰憐扣角
鸞臺鳳閣無非甲乙之才莘野磻溪終是斗筲之器以家門考經濟則由求

從政甯居陽貨之先以科第論文章則李杜稱詩必出顏標之下自非九方
相馬肯略牝牡驪黃或者大匠掄材不棄輪困枯朽荆山不剖卞和泣血以
相明豐城久埋雷煥望氣而自躍鍾期未遇朱紘無三歎之音般郢當前鉛
刀有一割之用求人非易知己良難昔國子先生屢上書于宰相汝南太守
亦自贊于康成愚固不倫願實相等楷模在望孔融登元禮之門奇字滿牀
侯芭入子雲之室敢言桃李聊借參苓伏望尺寸兼收斗升分潤操其長綆
援絕壑之行人假以餘光照寒鄰之績女老驥伏櫪尙効馳驅飛鳥依人甯
忘飲啄苟以蟲臂鼠肝爲足用將附龍鱗鳳翼而彌彰至乃風雅一塗不啻
編摩數載湘東三管筆冢曾封鄴下五言詩城自築登山臨水不無刻羽之
聲弄月嘲風每有雕蟲之悔方外司馬長嘯恆多江東步兵短歌間作辟草
蛩之吟雨壑眞布鼓之過雷門所賴弘獎風流抽揚月旦排沙簡寶舍短收

長點鐵成金改強作好筆則筆削則削一字南金步亦步趨亦趨終身北面
小子有造荷明師之教成大言不慚資鉅公之絕倒

上曹通政書

侗聞之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于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是以毛遂
贊于趙相君子譏之方朔鬻于漢廷賢者爲恥語曰抱璧途乞無爲貴寶儒
者大雅固不屑矣然而騏驥逐九折之坂見伯樂而長嘶梧桐生于千仞之
岡遇子牙而發響何則相皮者衆知音者希鹽車雖困不邀剪拂于圉人梁
木雖隆不吐宮商于匠石此越石求伸于知己昌黎貴遇于太賢豫讓許身
于知伯侯壹矜色于盧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夫車鐸至微荀勗取以和樂
爨材垂朽蔡邕斷以成琴牛溲馬渤而越人求之竹頭木屑而陶公不棄是
故物無美惡當時則貴士無賢不肖遇人則名蘧蒨入宮日以蛾黛鑿非登

俎配于雕胡撥其枝葉則椒蘭無馨香之芳假其羽毛則燕雀有飛鳴之勢所以蟠木求其先容圭璋貴乎特達兩美必合尙庶幾焉恭惟閣下四海偉人千秋作者文章高視西京意氣人倫東國如黍山北斗莫不仰其高而景星慶雲爭先覩爲快方今大道平康四門雍穆鷓鷯盈于九列夔龍布于兩階而閣下于于焉至諤諤以昌作朕股肱爲王喉舌宣室之論天子獨重買生武帳之奏公卿皆憚汲黯矧夫蓬茅布褐郡邑簪纓接其丰采草木之藉陽春承其美談魚龍之逢風雨有不延頸龍門摩肩鐵限者哉若侗者江表腐儒蘆中窮士讀古人書五經六藝之說旣聞其詳友天下士三君八及之名亦知其概志大而才不逮氣矜而力不足名隨謗至命于仇謀書十上而不行學三年而不穀易衣并日悲歎窮廬于是遠追抱關之義近維捧檄之心身旣可以許人仕有時乎爲養夫莊爲游戲于漆園曼倩浮沉于金馬達

人之高致也長孺薄淮陽而不爲士元守耒陽而不治志士之遠謀也以侗
視之皆非其比自無舊業敢恥微官一命雖卑陳力就列孰燾蹇而又蹇放
此邊關長沙卑濕賈太傅之傷牛潯陽蕭條白司馬之掩泣旣謝投筆之功
但增掣肘之患頗抱鳴琴之興時懷索米之憂歌不飽而兒啼賦無衣而婦
歎涼風九月塞雁南飛哀杵亂鳴悲笳互動望長安而日遠睇吳市而雲飛
秦公子之登樓楚大夫之處廓感時撫景惆悵何言亦嘗驥首青冥思自奮
激而泥塗局促振拔無由唐人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以侗年境當之
正子桓所云已成老翁但未頭白耳夫漢以策取士而班馬楊雄不與唐以
詩制科而李杜浩然遺之下者勿論豈子虛太玄不及公孫春秋北闕南山
不如湘靈鼓瑟乎然非破拘攣之見馳域外之觀鮮能物色于風塵網羅于
廖廓世俗悠悠奉明經爲鴻寶祕聖書爲金科執斯以概則屠釣胥靡終非

俊物貲郎掾吏必乏奇才磊落不羈之士有稿死岩穴授老遐荒耳惡能揚
眉抗手陳誠懇于本朝行話談于當路哉雖然甯戚不恥飯牛而商歌以感
管仲王猛不羞捫蝨而雄辨以動桓公李白上書相國而自署海上釣鰲客
王適投刺將軍而自名天下奇男子侗雖不敏請侍下風倫不麾之門外則
升堂入室小子何敢讓焉金非莫邪而類躍冶玉豈連城而將泣血賤似葑
菲而思下體之採質同貽驚而求一顧之知齒牙餘論願先生勿惜也侗自
束髮學爲詩歌古文詞慕吉甫之穆若懷德璉之斐然戶牖都着刀札遂有
然昌黎以爲大慙子雲悔其少作世無玄晏則太冲三都未免覆瓿耳以閣
下黃初家世正始元音金石笙鏞會聾而鼓秋水向若奚啻大巫顧鳳輝丹
穴華蟲猶飾于林中虎嘯谷風蟋蟀尙吟于床下雖不自諒各有所長青蓮
烏夜之作賀監解貂昌谷雁門之行文公束帶才雖愧于古人事實希于往

轍絕塞無友俗吏寡聞竊恐刻鵠不成探驪未得守井蛙之見貽遼豕之嗤
敬錄篇什仰陳函丈幸而教之感且不朽以筵撞鐘以蠡測海放言無章伏
望寬其督責少垂察焉

再上龔總憲書

語云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然則士非知己固無可用之日矣夫使
士終身不遇知己而不用或誤爲不知己者所用二者皆無足惜惟是遇知
己矣上欲援之而阻于格下欲攀之而懸于勢逡巡却顧而時已去機已失
使知己有不獲用士之憾使士不克効用知己之羞斯足天下所大痛耳今
有畜千里之馬者以駕鹽車于九折之坂旁人不識也伯樂過而識之其馬
淒然長嘶伯樂亦潛然流涕乃告其主曰此良馬也又稍稍語其旁人然是
馬也風霜憔悴之形厓谷顛踣之狀皮相者無一取焉且田野之子農行三

十里賈行五十里乘千里馬安之雖其旁人亦無能以千金市之者設有圉人牧吏飾以金羈絡以玉勒騎而致之長安大道之東洛陽小苑之西星飛電躍光采炫耀左右歎羨價增十倍然是馬也甯老死于九折之坂而不願爲圉人牧吏所得何者感伯樂之一顧而思爲之用也今世所謂伯樂者舍閣下其誰哉攬四方之紀綱秉百工之刀尺位已尊矣望已隆矣文章經濟赫然稱當代一人矣而猶傾心于下吏肯首于愚生褒尺寸之才揚纖毫之美故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莫不慕閣下之知侗爲特奇而幸侗之受知于閣下爲獨至也然侗之年已踰三十矣跼蹐于卑官棲遲于絕塞者三年于茲矣今秋一病五十餘日假使三日不汗七日不食則卒然溘霜露填溝壑雖欲長侍門牆豈可得哉又使掌銓衡者計其年限等其資格授以遠方一丞則侗必流離坎壈于山巔水涯之外終不得奮其舌而昂其首否則南

山之南北山之北侗將長爲農夫以沒世而玉階方寸地迄不敢望焉侗固已矣獨使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以爲有知己如此而士尙不用有士如此而尙不爲知己用相須何殷相遇何殊有不慕者轉而爲歎幸者變而爲悲哉昔馬周年僅四十餘耳太宗及其壯而用之遂成貞觀之治賈誼年亦三十三文帝知而不用竟死長沙向使文帝及賈生之壯而盡其才功名豈在馬周下而二子遇不遇懸殊者則以賈誼排于絳灌馬周引于常何士固伸于知己而詘于不知己者諒矣夫才雖天生而器由人造豫章之才莫不知其良也荆山之璞莫不知其貴也然木與石默而不言一旦有匠焉斧之鋸之曲之以爲輪轅方之以爲門戶有匠焉琢之磨之雕之以爲杯斝飾之以爲佩環而木與玉終無言以自明焉徒使建章之樛欒明堂之碣砮笑人千載而其時卽有卡和邳石者見亦相與悔恨而莫及豈不哀哉然馬之遇

伯樂木之遇郢石玉之遇卡和者十有八九其不遇者偶耳顧于其流涕與未遇之時悔恨于不遇之後不若馬之善鳴木與玉之能言者脫田野之足去拙匠之手不爲圉夫牧吏所得與樛櫟砮砮所笑故以狂瞽之言陳于知己之左右幸憫而察之

寄王大宗伯書

侗自辭絳帳遂出青門策蹇足以言旋挂征帆而長往于斯末夏爰渡黃河雖去國之悲平生已矣而歸田之適意氣浩然松菊猶存琴樽無恙便當躬披短褐手執長鑿釣魚東海之濱種豆南山之下聊云卒歲敢曰違時惟是刀筆小吏受至尊之知章句庸儒奉大賢之教而功名不立學業無聞霜露忽凋草木同腐以此抱愧未能解憂耳然而易著見幾書稱知命侗雖不敏請事斯言所賴仰託門牆俯哀溝壑知白雪之寡和附青雲而益彰苟達微

忱甯愁遠道時因羽便率候興居書不盡言翹首而已

答周侍郎書

僕束髮受書卽知中州有元亮先生昌黎所謂景星慶雲潁濱所謂高山大河也今乃得登龍門親燕笑不勝喜慰二十年夢寐爲不虛矣僕亦嘗北走燕趙南入閩越中歷齊魯楚豫之區求當世之大人先生者而從之遊大約錢穀之外別無政事簿書之外別無文章拜跪之外別無面目酒食之外別無肝膽天下士有投一刺獻一書者不標之大門則束之高閣耳嗟乎被龍章于裸壤奏韶樂于龔俗誰爲爲之孰能聽之此虞生所以歎恨于青蠅也求其下士之誠好文之篤如閣下者有幾人哉信乎相須之殷而惜乎相見之晚使僕于二十年前遊大賢之門稍得吐捫蝨之談奮雕蟲之筆斟酌千秋馳驅萬里或有可觀小草雖微亦藥籠中物也至今日周游晚歸風雨相

半焚書壑筆投老空山雖有尺寸之才亦焉用文之而已雖然僕之向往則有在矣濟南生云國家無吾輩文章之士則鳳鳥不鳴于岐山而仁獸化爲檣杵夫鱗鳳雖不常生然必間世一出不然者怪鴉登壇野干執職矣鷓鴣決于榆枋亦慕丹山之彩驪黃蹠于棧櫪亦仰大角之祥惡有對怪鴉而長鳴朝野干而率舞者哉承頒大集于大江中讀之砢礚泐泐與潮音相答洵奇觀也尺牘一選尤見精詳子桓稱元瑜書記翩翩足樂而劉公一紙至賢于十部從事豈小道哉竊不自揣錄近作數首呈之典纖明鏡在前雖媮媮無所匿其醜矣亡友湯卿謀少年早夭其遺集湘中草可以傳世而未得其人以傳知明公于存沒之誼最深故摘其尺素數則寓覽此未足盡人才之萬一蓋哀其無聞庶乎附作者以彰焉伏惟留意

與宋荔裳憲副書

前者仙舟經于敝邑殊乏菱蒲之獻虛邀蓬華之輝顧影知慚望塵增悵恭
惟門下爰自燕山聿綏海甸風流吐納襟三江而帶五湖才略縱橫競千巖
而爭萬壑黃旗晝見紫氣秋高某本菰蘆有如樛櫟嘗仰昌黎之北斗得交
安石于東山邂逅登龍追隨附驥竊訂千秋之雅相將十載于茲至如季布
居官恆遭謗議屈平去國不乏離憂每荷包容更加推輓此拔山超海負德
難勝垂露懸針書恩不盡者也惟是放逐以來窮愁日甚叩門乞食終無一
飽之歡閉戶著書未免單寒之苦歎遭逢其已矣矢報効以何從信乎枯木
朽株無取才于哲匠或者遺簪墜履不見棄于仁人決西江之水可活枯魚
垂北海之雲自依窮鳥雖有鴛馬差許驅馳毋論鉛刀亦堪剗割庶幾田文
門下仍留長鋏之賓庾亮樓中不去胡床之客旣兄行李附候旌麾率爾無
文定資絕倒

公留剖公住山書

恭惟剖石大和尚德茂三明功深十定花開五葉獨承賓主之傳月出萬峯親受君臣之位借竹篋而顯道妙義風翻把鉏斧以開山威音雷震揚眉瞬目百尺竿信手拈來運水搬柴七斤布隨身著去地周十笏啓八界之金繩天轉三輪裝千尋之寶座碧岩青嶂皆成歡喜之園翠竹黃花盡繞總持之樹漁洋峯嶺象此宗峰震澤鴻溶歸于性海蓋現身說法三十載于茲而禮足投誠五百衆以下某等持四句偈尙苦舌本生疎參一味禪恆歎拳頭不識幸接傳燈之教獲登選佛之場方謂永渡迷津長遊覺路而道途傳說忽聞飛錫之期方丈貽書遂示拂衣之願深惟雅尙未愜愚衷假云三宿必戒則達磨九年面壁已恨其多果以四教爲懷則智勝十劫道場猶嫌其少况此聖恩上刹實由仁德中興新蔚祖之華幢振漢公之法鼓僧祇大衆並仰

門槌梵釋諸天咸依坐具而乃輟珠輪于末路斷寶筏于中流竊恐猿鶴吞
聲龍象掩色桃花栢樹徧地蕭條鹿苑雞園一時寂寞昔馬祖八十猶然口
吸西江趙州百齡正爾眼鑠天下矧師道獵未及古稀即使力倦翹勤志存
休息亦當臻絳人之甲子祝黃檗之春秋廣集人天善來緇素博採株杌之
衆別傳獅吼之兒然後打破禪牀擲開拂子將掉頭而不住縱撒手以何難
今開堂既無持鉢之人退院又少卓錫之地雖高如汾業折脚鐺甚處安排
貴比南陽無縫塔未曾製樣豈惟羣心戀慕頓失眞如抑覺大事倉皇不成
解脫且愚聞五蘊非有四大本空固泯去來甯分人我若認昔來今去似添
一段因緣必欲離我求人又造兩重公案徒慮修齋婆子不免燒菴祇恐出
院文殊終須喫棒聊供一喝仍望三思伏願擴濟世之弘慈投閒之小讓西
山露柱常護軍持北寺伽藍還迎拄杖則馬鳴龍樹悉驅馳三乘之年并石

女木童俱歌舞四門之日

公請物外禪師書

恭惟物公和尚妙年悟道正法當機脫下青衫便著七斤之布擲開翠鏡已持八角之盤卓爾萬峯鉢早傳于玄墓泓然一水杯復渡于青蓮人天並仰音輪道俗咸歸慧炬茲有西山化成菴者雪飛千尺當年處士之家雲覆十分此日頭陀之寺住持靜默薰心抖擻竭力經營雁堂輪奐於金繩螺髻莊嚴於寶象尙虛十笏之地未逢九帶之人欲闢叢林須延上座伏望秋風飛錫曉雨拈花垂一足以開山現三身而說法探竿振喝遠宏臨濟之宗揮塵清談重起支公之席將見滿堂枯木皆叅豎指之禪并令一片寒岩盡化點頭之石

答蔣虎臣太史書

來書云數年來學道何如弟有忘想不可不實情告知己者向來屢欲具一小疏薦舉海內之人其一則作小說教道人家兒女作桑濮間事其一則選宋文周程張朱之後乃附一龔開宋江三十六賊贊之中比作出類拔萃之聖人其三則從友人處得先生所作宋玉傳奇大意見神女淫奔君臣聚塵此事宋大夫原未有實事所云行雲雨亦是風伯雨師之類在楚王夢見尙未有非禮之及公今以此污蠟神人褻瀆造化以較兩人猶爲勝之因是契厚不敢聲說使兩公亦在網羅之外至今抱疚仰乞垂聽狂瞽速爲毀板所造於公家子孫功德無量也

比見邸抄得公疏知已謝病歸里輦上貴人戀棧不休而公棄熱官如敝屣非道力勇決安能若此記往歲有詩寄懷云山中叢桂發可以招王孫公答教云從軟紅中回憶故鄉風物如飢人覓食何暇勸導小山叢桂不待公招

行自招矣今果踐宿諾將待公于西山千尺雪邊把臂話舊真一快也惠師
北歸接讀手札至末簡爲之一嚇直得通身汗下既而思之匿笑不止聊爲
公剖之蓋巫山雲雨之事迄今數千百年詩人引爲美談卽舉其尤雅馴云
微生盡戀人間樂惟有襄王憶夢中又云一自高堂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
疑苟無交感之私王何憶之有而旁人亦何所疑詩人一字冷然定案然有
識者辨其夢非襄王按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
人曰妾巫山之女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先王謂懷
王也若再見夢于襄王幾乎父子聚麀無禮實甚且神女賦本文其夜王寢
夢於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云云君
告其臣不應曰對玉曰狀若何也王曰茂矣美矣云云後又云王曰若此盛
矣試爲寡人賦之不應重疊王曰字此一點之訛更爲玉夢無疑也來教云

宋大夫原未有實事固然賦云牽予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又云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頽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于夫神女既託體先王爲臣子者在君父前豈敢昌言苟合爲尊者諱不亦宜乎然至於目略微盼精彩相授則感動依憑爲已極矣必抱衾而成親待挂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其後所賦東家之子亦仿此意時稱玉口多微辭殆不虛耳然遽執此爲玉罪則未可蓋玉所賦者夢也夢生於想想生於因乃亦有無因無想而爲夢者至人無夢則已苟有夢則充類至盡極天地間奇怪齷齪恍惚顛倒之事無所不有而况區區一夕之歡乎湯臨川牡丹亭云此女夢中所犯如曉風殘月玉之罪無乃類是抑有過于此者曹植求甄逸女不遂後爲文帝所得黃初入朝帝以后所遺枕寶之歸途感而入夢因作賦曰感甄明帝嫌其不雅改曰洛神若比例斷獄

則子建有陳平直不嫌之疑矣罪不加于玉一等乎且玉神女尙有故事可證子建洛神直是平空誣坐來教譙以污蠟神人褻瀆造化則宓妃與赤帝之女何以異焉果如公言神女必清虛高潔體絕婚媾乃懷王一席已爲白璧微瑕矣夫神人雖殊陰陽一理驃騎神君之事紀在正史若智瓊之適竝掾蘭香之嫁張碩彩鸞之伴文簫沈亞之娶蕭家公主韋安道記后土夫人李瓊玉至爲虞舜之辟陽侯雖荒唐狡獪未可盡信文人好奇猶豔稱之總以巫山一篇爲公案耳以此推之朝雲暮雨夢固無徵卽神女豈有其人不過如子虛亡是之流或有所假託而名焉如子建之感甄后而名洛神安知玉不感于東家之子而借神女以發其思慕鬱結乎古人著書寓言十九玉嘗爲大言賦方地爲車員天爲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小言賦云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蝨腦切蠟肝其說夢也亦若是已矣夫以男女之情而寄之于

夢夢寐之緣而託之於神鬼神之狀而形之於文莫非幻也而僕復以古人之文演而爲戲則尤幻之幻者如海市蜃樓鵝籠錦障倏忽吞吐不可究詰今立傀儡於前而大人先生正襟危坐以責之不幾夢之中又占其夢乎然僕之作讀離騷也蓋悲屈原之放逐而以玉附傳焉離騷以夫婦喻君臣九歌云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似乎淫褻之至而其旨要歸于正玉固學於師者特借神女之事以感諷襄王而惜乎王不之悟也昔世祖皇帝覽而善之深知鄙意故令教坊演習以爲忠臣之勸而公不加細察据爲罪案斯僕所大痛也旣而笑曰吾挾天子以令諸侯使襄王而在亦當自誣服况異國大夫何處稱屈蔣先生雖有柱後彈文其如我何然非公無以發我之狂言嚴冬苦寒一博胡盧而已

公致王孝廉書

愚聞春秋責備賢者蓋以孝忠節義之事惟賢者能爲之人有忠孝節義之事亦惟賢者能曲成之樂與之雖詩書所載數千年以上之事聞之莫不喟然嘆與也况生在同時者乎雖道路所傳數千里以外之事聞之莫不勃然感動也况近在一家者乎故古之人忠如伯夷子胥孝如申生伯奇節如共姜伯姬義如豫讓鉏麴其死也人皆哀之敬之其死而尙未至於死也人必被髮纓冠匍匐以往救之夫伯夷子胥諸人之志在於死也理之正也而人不忍伯夷子胥諸人之卽至於死也情之至也惟賢者可與言理惟親者可與言情故春秋責備賢者而僕等於賢而親者責備有加焉練川之有門下喬梓非當世所謂賢者乎門下之于貞女秀文兄妹也以尊大人視之猶女而女也天下之至親孰過于是乎今聞貞女之事者士大夫則酸鼻流涕匹夫匹婦則曠若發矇閭巷小人亦慚愧浹汗以爲鐵中錚錚閨中佼佼而在

王氏則猶之景星慶雲也祥麟威鳳也嘉禾芝草也太原積德累葉簪纓其發祥于門下喬梓者勿論即使推而大之如關西之四世三公河東之三代宰相愚以爲未及貞女之生爲家庭之瑞宗族之榮也何者天道之于富貴以爲庸俗之物不其矜惜而忠孝節義必自間氣所鍾其鍾于奇女子者尤罕見焉然天旣甚愛之矣又若甚害之使之生使之死使之死而復生使之生而欲死其摧挫而扼塞之者如孟子所云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窮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極千古聖賢豪傑之患難交集於一女子之身吾不知天之意固愛貞女之節而宛轉磨鍊以成其名耶抑將害貞女之節俾之流離顛沛以殞其軀耶語云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又不知人之意當助天之虐坐視其凍餒而不救耶或者體天之愛而稍扶持周給以爲名教之勸耶二者門下宜奚取也門下喬梓之子貞女愛之亦至矣始則鞠

育之教誨之締以婚姻可永畢矣其負約也所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者幸
尊大人不奪其志却楊氏聘而貞女免於一死及改卜朱家吞環絕命而母
懼如故幸門下投袂而起挽車以歸項氏而貞女免于再死然此後厄於南
翔羈於楓涇流於吳門嫡母見逐舅姑相背飢無粟寒無衣居無敝廬貞女
之濱於萬死者數矣豈止一死再死乎哉聞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夫使貞
女之不失節而得不死門下之惠也而使貞女之不失節卒得餓死亦豈門
下之心乎今吳中大無流民載道門下以拯飢濟溺爲心見老弱之轉溝壑
者必思糞糜以舖之矣見壯者之散四方必思築舍以安之矣然猶有可誘
者曰疏且衆弗能徧也其宗族朋友之貧者苟有緩急叩門必應先賢如范
文正置義田忠宣助麥舟門下父子好義當優爲之况提攜一弱息乎假使
秀文僅無知女子所配不良廢棄家人產業然憐其孤露撫如己出猶當終

身衣食之况貞女大節雖烈丈夫不如者乎項郎雖貧賤然年少讀書能文是未可量也漂母哀王孫而進食况半子乎今擬一不倫之事于此卓文君夜奔司馬相如其父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相如鬪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身著犢鼻褌滌器而令文君當壚王孫聞而恥之人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于長卿長卿雖貧其人材足依也奈何相辱至此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今項郎之才未知與相如何若然以貞女視文君則天淵矣而門下喬梓又非王孫之比獨不能分一箸乎任西華冬月練裙路遇劉孝標泣然矜之彼故人之子且然屬毛離裏何忍棄之若遺也雖然世態悠悠夫倫陌路吾何望焉惟門下爲當世賢者賢者必篤於親故望之獨深望之深則責之不得不切愚按春秋賁備

賢者故于晉文公之侵曹伐衛雖意在救宋猶譏其復私怨而忘同姓之親此胡氏之深文也然春秋亦有爲賢者諱如救邢而不言狄滅邢城楚丘不言狄滅衛城緣陵不言徐喜脅杞公羊氏一書再書皆以爲爲桓公諱蓋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其救之城之有繼絕存亡之功雖文不與而實與之又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今門下之于貞女匪直曹衛同姓之親也貞女之處今日則幾幾乎有三國滅亡之憂矣度門下之心必深以爲恥量門下之力豈遂弗能救歟齊桓晉文之事將奚擇焉僕等之敢于責備賢者正深欲爲賢者諱也狂瞽之言幸賜鑒察

小簡 五首

答蔣虎臣

書至知公已游華山兼示詩記敘次歷歷使人恍然如置身蓮花玉女間甚羨至云當時惟懼一跌爲泥今日又恨不飛身直下化爲輕塵與希夷同不朽不覺啞然失笑昔昌黎登華山痛哭垂書訣別家人昌黎非畏死者直是一腔悲憤無處發洩借華山爲痛哭場耳然太白登落雁峰恨不攜謝眺驚人詩搔首問青天此等興致又何奇曠乃爾今公此游先憂後樂將在韓李季孟間耶惜僕不追隨其後與公一歌一哭使山鬼見而却走也

答王阮亭

開札便云寒夜大風雨臥不成寐聽黃河濤頭直徹枕上輒作四詩寄懷僕已知公必有絕妙好辭及讀第一首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寒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遂歔歔泣下掩卷不復讀也李嶠水調山川滿目淚沾衣本不爲明皇而作乃明皇聞之潸然出涕不待曲終而去

况公爲僕作恨賦哉話說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漢宮人爭譎王褒洞簫賦元稹樂府傳播妃嬪呼爲元才子有此知音亦復何恨但時移事往未免感傷耳海水汨沒山林杳冥羣鳥悲號伯牙援琴而歌以爲先生殆移我情想公作詩之夕黃河湯湯亦定有馮夷擊鼓湘靈鼓瑟也

又

來書謂僕清平調一劇爲吾輩伸眉吐氣第不圖肥婢竟遠勝冬烘試官摩詰出公主之門太白以妃子上第乃知世間冬烘試官愧巾幗多矣讀竟太息又復起舞僕謂天下試官皆婦人耳婦人中又皆登徒之妻河間之女無不愛秋胡之金從使君之騎易所謂見金夫不有躬也若閨閣憐才反過試官十倍無論昭容之賞延清公主之薦摩詰卽旗亭畫壁雙鬟發聲此時王郎感恩無地願拜座主而不辭也太白賦清平調上親調玉笛以倚曲每遲

其聲以媚之太真以頗黎七寶杯酌西涼葡萄酒笑飲歛繡巾再拜據本傳如此不止天子門生眞爲貴妃弟子矣假使太白當年果中狀元不過盲宰相作試官耳設不幸出林甫國忠之門恥孰甚焉何如玉環一顧榮于朱衣萬點乎太白聞之當浮大白絕倒吾言然僕甫脫稿卽有罪我爲罵狀元者昔王漢陂作杜甫遊春劇人謂其罵宰相今僕亦遭此謗何李白杜甫之不幸而林甫力士接踵於世也此又僕之助公太息者也

答宋荔裳

接來札知連夕虎丘之遊甚樂又欲唱和長調以紀其勝僕謂今日虎丘變作生祠便覽至中秋左右則大似北方人作集酒米魚肉油鹽醬醋無所不有不但無一乾淨地并無一乾淨人矣袁中郎謂烏紗之橫皂隸之俗今日游人比烏紗皂隸橫俗十倍先生乃欲和其光同其塵耶十三之夕扁舟一

過千人石上肩摩踵擊而僕視之寂若無人遂興盡而返因賦水調歌頭云
休待玉簫徹我欲臥漁船此實錄也聊以發笑

答黃九烟

辱贈扇頭十絕首云今朝喜得見尤侗見者無不怪之僕解之曰白也詩無
敵杜甫詩也飯顆山頭逢杜甫李白詩也下此則不及汪倫送我情舊人惟
有何戡在無不呼名者又何怪焉不特此也人苟知己則行之可字之可名
之亦可卽呼之爲牛呼之爲馬亦無不可苟非知己則稱之爲先生直叱之
爲老奴耳尊之爲大人猶罵之爲小子耳至於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
說則其人爲何如人哉白之名甫甫之名白先生之名侗一也誠恐先生借
僕名押韻耳苟僕而可名僕不朽矣

西堂雜組二集 卷六

長洲尤 侗悔菴撰

記四首

世祖皇帝御書記

右世祖章皇帝御書敬佛二大字以賜木陳老人刻石傳之以一本貽臣藏
弄久矣今裝璜之次肅然瞻仰歡喜贊歎而因慨然有感焉夫佛者之說以
爲求富貴得富貴求長壽得長壽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何所不得而甯復
有求所不可知者壽耳乃以世祖之雄才大略德教洽于天下而享年不永
其于敬佛之報謂何或者曰佛以無生爲道者也方欲遺落形骸以涅槃爲
解脫何有于壽者相乎然此一說皆非也夫佞佛以祈福愚夫愚婦之事也
學佛以了生死士大夫之見也豈聖帝明王之心乎聖帝明王之心則主于

敬而已矣周頌有之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其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世祖之敬佛猶之敬天云爾緬維順治十八年來兢兢業業祇祇威威承祖宗則敬奉母后則敬俸九族則敬禮百官則敬御萬民則敬至于昆蟲草木几杖盤盂無不敬也而况西方大聖人乎故臣以爲敬之一字世祖之心法也佛者曰卽心卽佛世祖之心法卽佛法也嗚呼世祖皇帝上賓于天者已十年所矣其文謀武烈紀在史冊者昭如日星之垂而天縱多能見之翰墨者猶輝光日新若是其深仁厚澤漸于薄海內外下逮田夫婦子謳思不忘矧臣小吏曾以詞賦受凌雲之知雖不獲登殿陛依日月之末光而捧其遺墨如覲天顏咫尺焉夫攀軒轅之弓且抱烏號之痛况手澤所存者乎是以歡喜贊歎之餘不禁感慨繫之而繼以泣也昔宋仁宗御書飛白歐陽修蘇軾並有記臣文采雖不及二子然仰窺世祖敬

佛心法表而出之立言之旨于二子竊有進焉故僭書下方并寓木陳老人用酬其意云

婉畫堂記

北平如斗大李之署贅其中僅合許爾官于斯吏于斯民聚訟于斯退而揖客席不容膝嘻偁甚睨其西有楹焉頽而墨夏五其雨浸淋爲塗泥乃命匠氏約之椽之茅之綯之旣勤垣墉遂塗墍茨頽者興墨者明淋者燥平也浹旬而落成仰而觀俛而思曰今而後賢士大夫有教我以道者上座輔我以政者次惠我以文者次以俗以私則勿入也久之閬然日至焉月至焉久之又閬然予怪之已而喜予向謁鄉明府見門外車滿戶外屢滿室中冠帶滿主人出客旅而迓之主人言客羣而譁之躡足者附耳者竿牘而苞苴自朝至于日中晷客益來主人益怠閣者亦益憊有客如此不如無有匪無客且

不如無室已矣今此邦之人落落晨星而有司之庭宛在空谷雙槐鬱鬱百草芊芊旦則鳥號其上夕則鶴唳其下岸積長嘯于亦可形影自賓矣予雖然豈舍客哉幸而過我此是客坐吾與客籌之乃顏曰婉畫而銘之曰畫者直也直而故婉之時不可以激也與予畫者誰未嘗至于偃之室也

水哉軒記

家有小園十畝之間中有池占其半焉予閒居多暇構軒其上顏曰水哉每容至則與立而望坐而嘻飲食盤桓高臥而不能去也容曰仲尼亟稱水哉水哉子又何取于水也予曰吾何取哉夫水之爲物也大矣海有四湖有五江有三澤有七推而至于津梁谿澗隄洫瀝瀨之類不知其幾千萬也今以吾池當之不猶之載氛埃乘測塵乎雖然方吾與子枕流而洗耳淩波而濯足清風生于蘋末明月照乎漣漪雁鷺交飛魚鰕灑澗邈然自得不知崖涯

雖納四海五湖三江七澤于其中而曠若有餘也卽安得以海若河伯之見傲我濠上乎水哉水哉亦取諸此而已若夫當暑而澄凝冰而冽排沙驅塵蓋取諸潔上浮天際中隱靈居窈冥恍忽蓋取諸虛屑雨奔雲穿山越洞鏗訇有聲蓋取諸動潮迴汐轉瀾合淪分光彩滉漾蓋取諸文客曰子之取于水也恆矣予曰有進吾嘗學易而感焉乾坤之後屯蒙需訟師比其配皆水也六十四卦系涉川者十有三至于終篇一曰旣濟再曰未濟厥旨何居賢人出險聖人入險見險能止蓋取諸坎客曰大乎水哉旨哉旨子之取于水也其有憂患乎甚矣吾子之言似夫子也

揖青亭記

亦園隙地耳問有樓閣乎曰無有有廊榭乎曰無有有層巒怪石乎曰無有無則何爲乎園園之東南巋然獨峙者有亭焉問有窗櫺欄檻乎曰無有有

簾幙几席乎曰無有無則何爲乎亭曰凡吾之園與亭皆以無爲貴者也月令云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夫登高而望遠未有快于是者忽然而有丘陵之隔焉忽有城市之蔽焉忽然而有屋宇林莽之障雖欲首搔青天皆決滄海而勢所不能今亭之內旣無樓閣欄檻之類以束吾身亭之外又無出陵城市之類以塞吾目廓乎百里邈乎千里皆可招其氣象攬其景物以獻納于一亭之中則夫白雲青山爲我藩垣丹城綠野爲我屏裊竹籬茅舍爲我柴柵名花語鳥爲我供奉舉大地所有皆吾有也又無乎哉由斯以論雖有亭如沉香不以易吾亭園如沁水不以易吾園矣或曰亭名揖青者何亭之西南鬱然相望者有山焉亭爲主人則山其客也吾聞山有水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惡有終日相對而不以禮相接者乎米南宮云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碑記 二首

壽星菴碑記并銘

壽星菴以城南得名故申大司馬所題也菴非古刹爲畦丁藝植之所爲草
宅之法舟上人卜築于茲乃鬻諸主者然未嘗以半錐乞人亦未嘗敲柳帶
索持簿沿門化善男信女緡錢斗粟之施也率以朝夕禮拜之資纍積其直
得寸卽攻其寸得尺卽營其尺而又無儕輩邪許之助不過一手一足爬汗
擔重竭厥力而後已嗚呼師之爲是役也可謂勞矣師自云經始之日蓋蒞
河濱四野蕭蕭時聞鬼哭聲與木魚相應嘗遇歲除瓶無餘粒偶拾遺於路
以辨香火之供既而中夜剝啄鄰翁有餉米者始給晨炊其拮据艱難若此
今自堂徂基美哉輪奐旁構精舍竹木翳如而又以衣鉢所儲裝成香像觀
牀花窟煙雲護之向者牧牛彈雀之場鬱爲雞園鹿苑而子然一老禮足者

且繞座矣師于斯日不可告成功于我佛乎乃師恐居者之逸忘作者之勞命予志其因緣勒之貞石以示後人俾于此菴偕不朽焉計師建菴歲在丙子距今甲辰予爲作記閱二十九年所銘曰

我行其野爰覲名藍鼓鐘互答花竹同參大地三千不離丈室依彼西方視此南極

季氏祠堂碑記

季氏之來舊矣於傳有之昔成季友桓之季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既有大功于魯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此季氏之始也或曰吳之有季出自公子札公羊所云賢季子也二者必居一于是矣雖然世之祖祖者吾惑焉禮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

然則立乎今日而追三代以上之人雖吾祖宗皆其鬼也乃世之人往往誇張前哲以自託于神明之胄而本支密邇顧棄若遺焉吾見延陵之子必祭泰伯之祠隴西之族常拜元皇之廟而過其丘隴有松楸不剪者矣相其寢室有帷幙不具者矣嗚呼豈不悖哉虞山文村季氏之世祠則可風焉蓋世祠之設與家譜相表裏今之所謂譜者因吳而及越舍齊而求楚五服弗親而四方是問聞其姓之有顯者相與愛之敬之見其先之有達者相與尸之祝之推其意將使疏者親而親者疏遠者近而近者遠此勢利足以移人而孝友嫻睦之風所以日衰也季氏之賢者曰元裳旣修家譜昭穆以序而厥兄信之重立世祠如其譜焉夫使季氏侈然有自大之心則曷不上溯魯之友吳之札以爲厥初生民而問其年斷自建炎問其地則僅文村一鄉之人而已聞者疑而小之然予按其譜自太常以下爲郎官者數人矣或以儒學

或以篤行或以吏治載在邑乘卓然有名是虞山之望也何必慕高陽之苗裔攀子騫之華胄哉且文村之祠創自嘉熙不知幾百年于茲矣國社之屋已非一姓其間華堂大廈高樓曲池殘于兵火蕩子風雨者不可勝數何有于季氏之祧今者仰視榱桷俯視几筵豆籩無恙鐘簾如新豈無變遷賴後賢以存以也元裳率其二子從予游盛道信之之爲人敦本而尙義如此予故樂得而述之季氏之興日可俟也其猶有兩公子之遺風也夫

傳三首

湯卿謀小傳

吾友湯傳楹字子輔更字卿謀吳縣人也蓋爲諸生云明嘉靖中有雙梧先生珍者以詩名君其裔也曾祖聘尹吏科給事中祖一龍永明知縣父本沛刑部主事以文學世其家君生而美風姿眉目如畫笑靨嗚然飢膚冰雪芳

曩竟體每出道旁人爭目之曰此翩翩者佳公子也婦丁氏少君一歲才色
雙麗伉儷比肩若青鳥翡翠之婉嬾矣所居館娃里老屋數間自題荒荒齋
圖史參錯花木扶疎君匡坐其中晏如也堂舍久圯蓬蒿滿目門無闔者恆
晝掩惟予輩二三子至輒叩門君聞卽啓扉延入握手捉塵清談而已其他
俗客罕有闖其座者薄暮進登南樓與婦焚香煮茗剪燭夜話以爲笑樂其
風致如此視當世紈袴子弟選聲練色與挾刺走名場如鶩者夷然不屑也
間直春秋美景招予買舟同汎虎丘登眺永日或往來靈巖鄧尉支硎石湖
間遇佳山水愴蕩忘歸其略載諸記中賦性善愁嘗語予曰衛洗馬人言愁
我始欲愁吾固不因人愁也然亦不自知其何故但一往深情爾又曰人生
不可不儲三副痛淚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爲一副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副
哭從來淪落不偶佳人予笑曰如君言豈有淚乾時耶體素清羸多病婦亦

如之藥烟半牀惆悵相憐惜也其感懷遣興一寄之詩詩顧奇奧喜作驚人句大類長吉時發穠豔傲西崑香奩體其古今文縱橫排蕩若決江河每伸紙衮衮不能休既再試秋闈不遇鬱邑不自得甲申三月聞國變益悲憤發疾強起哭臨三日遂卒年二十五矣丁夫人在病中擗踊長號曰君往矣妾何生爲越一宿而絕嗚呼吾友可謂忠而夫人可謂烈矣惜乎時方喪亂無有能表微者君性孝友事刑部公暨朱安人盡孺子慕異母弟三人傳檄傳楷傳模篤愛無間言故其歿也老人泣血宗族親黨哭之哀孤子阿雄八歲而殤僅存一女賢且孝適崑山徐元文順治己亥登狀元第嗣子萬燿檄出也有文名

尤侗曰卿謀死後數月有仙降乩大書曰湯傳楹青華府侍書金童丁氏傳言玉女也若是則幾乎仙矣然予總角初遇卿謀望其風姿如玉山珠樹恍

然疑爲神仙中人及讀其書歌文辭常飄飄有凌雲氣又斷以爲非人間人也豈待歿而後知其仙哉

瑤宮花史小傳

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園偶爲扶鸞之戲得遇瑤宮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爲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謫之遂赴水死王母憐其幼敏錄爲散花仙女此掌文真人唐孫過庭告予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騎客翩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香汗濕其標韻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旣爲情死眉黛間常有恨色性善諧謔旣與予狎暱嘲戲百出一座園堂間以微詞挑之輒不對或配以他語久而憮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寒夜嘗與予聯句云樹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篁吟露晞青火半銷殘月繼黃鐘初罷曉星稀新寒剪到羅

帷急愁淚彈來香息微消遣夜深惟有夢巫山攜得片雲歸自後相對多作
斷腸哀怨之語予戲以尺素貽之是夜遂夢花史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
上百花髻載芙蓉冠插瑟瑟鈿朶着金縷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鴛鴦襪
五色雲霞履妝束雅淡神姿豔發顧盼斌媚不可描畫牽帷微笑若有欲言
予胸次忽爲一物填壓又似鬼手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缸明滅紙窗
風聲條條若有彈指而泣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君牀頭兩次君爲五臟
神所守覺則退耳予問五臟神誰何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
有神外守五臟魂魄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之親吾與
子情深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因泣下欷歔旣而言楚江事楚江花史
侍兒也與幼婢小紅皆端麗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爲隣兩
情眷眷不遂病死君作一束焚告楚江云三生如不斷願給未來緣君舉孝

廉亦早逝迄今十二年可續前盟矣遂請于王母許于甲申二月降生趙地
賜以玉璫一事翠鳳履一雙花史賦鷓鴣天詞送之云整束簪環下碧霄教
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剩殘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翹尋別話酌清醪盈盈徐
送小紅橋從今不伴烟霞客愛向風前鬥柳腰楚江和云朝餐風露暮凌霄
不羨金閨貯阿嬌却恨柳絲牽月線強移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醪依依
不舍舊藍橋東君可許歸曩伴暫向塵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世花史意致
黯然不復如前日歡洽矣王母聞其以豔詞贈答切責之命游神巡察不許
私至且曰尤生不患才少花兒獨患情多偷涉幽期恐有山魃木魅之疑也
自爾踪跡遂絕予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歲女子爲阿母青童攜去後駕
鈿車詣包山張碩言本爲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
此與楚江事絕類而予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幽婚如夢忽忽忘之然每策

蹇往來邯鄲道上秦樓日出游女如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而至者而予亦已老矣豈仙人固好食言耶抑予塵心未盡負此蹇修也花史詩詞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是甲申元日真人同湘江諸侶游太華山樂甚命予兩人作長歌記之予走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蟲書亦狡獪伎倆也真人笑而譯之其辭曰登峯當登第一山娑娑屹立不可攀巨靈鼉負崑崙爲掌雲氣時流十指間蒼龍玉馬隨風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間爾乃坐青蓮游玉田金鼎石室篆如煙團團握塵成清談鐵笛一聲江天寒玉女乘鸞相接引葡萄火棗列嘉筵歌一曲樂萬年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枕上聽流泉陶然醉倒不知還呼吸三光應列斗巍峨兩山一畫剖少陰令德合秋成氣含金爽據丁酉伊古少昊居此都尊收別館稱中阜何若凌虛此一遊憑風羽化飛飛走視昔登顛發狂號垂書作別真堪

嘔仙兮仙兮不可及
髣髴斯遊不竟口
我向瓊宮索記書
大文干言若蝌蚪
其蟲書云

四世及四代一衣灼灼
三上水也奪臣
亦卯有左
亦大
三
月廿
此
亦
真
之
無
弱
用
林
吳
最
豈
女
兼
妙
川
心
民
三
夷
能
定
以
英
尺
說
壽
世
松
凱
榮
善
澤
三
只
坐
直
杜
姓
洪
共
三
淋
尼
泰
紗
女
派
夷
妮
夷
肆
庚
強
豐
金
學
一
巴
肢
楚
歛
洪
其
柴
嵩
木
州
乃
凶
向
火
東
廷
三
些
歡
一
拱
翠
尋
左
老
一
冊
戊
屯
既
乎
厥
店
引
帳
與
余
勃
奕
飭
基
乃
矣
迹
應
脈
三
半
爪
周
非
嶺
第
穴
从
一
燦
句
廷
句
巨
勿
瓜
戶
幼
易
之
三
雙
揆
与
每
新
后
廷
蚩
屏
齒
履
拳
加
煬
皂
孫
弓
屈
烟
句
地
憂
七
一
姓
炮
痕
以
孔
洞
洞
奔
半
豈
四
步
門
執
律
考
起
徒
湯
鼎
圖
句
寒
半
慶
半
爪
也
元
京
等
形
姓
爪
与
幽
乳
母
糟
產
策
弱
起
介
介
豈
亦
蘇
楚

展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至乱仙并其語不可得

聞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嘗許予現形一夕月明竹下有雲鬟翠袖倚而招之者望之翩然卽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測之哉花史每呼予爲展子

王貞女傳略

番禺屈大均傳王貞女事予讀而悲之爲輯其略曰貞女名秀文嘉定王禔學女也少孤育于伯父前進士泰際兄揖汝教以書輒曉大義家人稱女博士云同邑項時鳴有子準早慧能讀書乙未秋隨母印氏往外家外家王氏戚也方有吉事以故進士妻徐氏文學妻張氏偕秀文在焉秀文儀止端莊眉目如畫準母見而悅之注視不去謂其姒曰吾夜夢白衣大士以楊枝水洒吾兒及一女今見秀文衣飾宛如夢中豈應爲吾婦耶姒曰天緣也吾當爲媒遽告二氏二氏齊聲曰適含笑而揖我者非此耶耶異哉吾兩人亦同

有夢而諸姑皆曰項郎美而才異我必貴以秀文配之眞佳偶也于是準母取金釧繫秀文臂副以絳紗曰而今爲我婦矣酌酒相賀極歡而罷時準九歲秀文八歲矣越數載時鳴以訟家日落印氏亡矣準又試不售而進士長女適太倉吳祭酒子一時姻婭悉貴顯秀文母心動泣謂徐氏曰向以項郎富且能文必貴今若此吾無望焉且而女嫁宦家吾女字夔人子他日飢寒將大累吾女并累汝奈何徐氏無以應也適祭酒之親楊來求婚徐以語進士進士曰惡乎可姑令探秀文意秀文大驚曰伯父賢者何出此言向伯母以兒許項兒屬項久矣奈何以貧故背約進士聞而歎曰吾女讀書知大義吾不可奪其志遂謝楊氏其母恚曰女自我出何容他人主乎乃以好語誘其媒曰前項氏釧非精金幸爲我易之媒持以往久之不報則母以爲得計矣亡何進士以事往金陵乘間潛納朱宦之幣而以釵環授秀文曰兒行爲

夫人矣秀文驚問涕泣不止念項遠居村落且貧不能娶今朱氏子日暮來
贅事急矣惟死可免遂摘金耳環嚙之腹痛不可忍醫進藥秀文揮之曰吾
命也延至四日暈傳數十里時鳴聞變亟使準請其叔母往叔母故媒也抵
寢所私問曰賢女垂危矣有何言秀文長吁曰吾何言曰雖然吾爲項郎來
奈何無一言秀文曰吾母又以我受朱氏聘吾一死可以三全不違母命一
也報吾姑地下二也全吾節三也吾死無恨矣當是時秀文吞金環已七日
昏絕者數矣王氏有老姊以奇藥至家人抉其齒灌之金環得出秀文復生
于是時鳴使客以義激楫汝楫汝勃然起曰吾爲男子不及一弱女耶且吾
父遠出吾不主持人將咎吾母遂密與時鳴約以輿來明日準親迎秀文母
怒冒曰薄福子必欲嫁窮兒以辱吾吾與若絕矣盡脫其簪珥衣服將槌之
楫汝力解得釋登輿以歸項氏此丙午四月十一日事也秀文旣歸執婦道

惟謹刺繡織組以供朝夕其姊適祭酒子者念其貧遺以金珠衣被弗受也然準益窮困欲改業爲商有楓涇沈先生珣者高其節歎曰王氏女甘爲貧賤婦項氏子終爲貧賤人耶乃召準曰而奉而父挈而婦來吾給而饘粥教而讀書準因移居楓涇以沈先生爲師而所與沈先生游者多名士作爲詩歌以贊揚之稱秀文曰貞女云

吾友陸志熙過予而太息曰嗟乎貞女之節苦矣今更有苦于是者秀文旣從楓涇歸家徒四壁乃謂準曰母卽棄女女何忍離母相與歸甯冀其母之悔也母卒不禮焉秀文向積女紅百金扁室中出閣時倉皇未及攜索之于母母亦不肯予復驅之歸而時鳴客于揚州爲人所給空其囊家又被盜于是項氏之貧無立錐矣播遷吾郡賃寄楓涇一載以近市湫隘復僦南園屋三舍以居其房主小人也亟徵其直掠器具以去且出惡聲時鳴遂飲恨而

死時嚴寒秀文解身所衣綿衣鬻棺木有鄰陳氏亦出錢助之始得斂今歲
準假夢館以糊口而秀文及幼弟小溪三人斗筲弗給也當秀文吞金環時
受創多病不能操作以是益窘予不忍坐視貞女之凍餓以死也且爲之奈
何予起而對曰今吳中大飢露鬻相望然苟可須臾活者尙思起溝壑而肉
骨之况貞女之大節較然者乎諸君子之詩歌贊揚亦至矣然使坐視貞女
之凍餓以死雖言如金石黼黻則何益哉請傳其事以告同志必有指困以
贈者于是陸子條助法如左

贊二十六首

觀音大士贊

音從聞入而作觀觀耳目互治以度衆難法身變現八萬四千我觀觀音只
有一

降龍禪師贊

昭昭乎龍之爲靈我視之如蠅蚋繫惟愛珠而忘其形蓋無欲者制人而有欲者制于人如是降伏其心遺漢能讀金剛經也

壽星圖贊

是何老子三尺堂堂身有所短頭有所長眉如白雪面若蒼霜逍遙曳杖僂偃循牆問其甲子手指扶桑或見而笑之曰翁之齒長矣而髮惡乎亡也蓋吾聞諸莊子曰此之謂葆光

采芝仙女贊 壽湯母

翩然來何仙子蘭香姨智瓊姊五銖衣百合履駕彩雲渡弱水採靈芝王母使獻阿姥壽千紀我欲酌之徽答齒曷不吹笙歌燕喜

鐵拐李贊

這個醜漢渾名鐵拐前生雙手舞文變相折却一腿猛然夢醒回頭獨向蓬壺搖擺不知此拐多長且去討量滄海

元岳百川作鐵拐李傳奇前身爲鄭州孔目岳壽借李屠尸還魂爲純陽所度云自注

石樹上人船子廣放生贊

我聞佛說如筏喻者筏亦不留法尙應捨又聞菩薩乘大願船船在河裏是船非禪下無卓錫上無片瓦騎牛卽牛騎馬卽馬昔有船子今有石公眞如巨浪般若長風鳶飛魚躍活潑潑地與汝調心正在此際衆生殺生仁者放生不殺不放何德何爭垂絲千尺意在深淵離鈎三寸得意忘言鈎盡江波金鱗始遇悟徹無生放向何處

山中一老衲無名字枯坐數年人疑其得道者一官人造之問如何是禪

答曰船在河裏曰不是這個船曰我也不是這個禪又問如何是道答曰
稻在田裏曰不是這箇稻曰吾也不是這個道官憫然而去閩僧美中云
自注

金侍御贊 并序

予在右北平以錄囚再至保陽聞侍御金公

名毓

闔門殉難卓然儀之及交

公猶子瑞枝未嘗不爲予流涕也屬予筆焉行役旁午僅繫馬一拜椒山祠
留題而去竊欲述公之事以彰幽烈而未逮也越五年瑞枝來游吳門予亦
罷官歸里班荆道故復申前請予不敢以不文辭拜手敬贊以志景行云

嗚呼侍御古之誠臣升朝高議焚草埋輪持斧入關鵬鸚西秦十年銅馬四
海黃巾神州沉陸宮闕生塵公擐甲胄往來玉門還障保陽細柳新屯親援
枹鼓堅臥城闈悲歌一劍涕泣三軍赳赳季子戮力同心追奔馘醜賊氣爲

香君亡國破何有臣身臣力竭矣睢陽殉巡躍馬赴敵從以霽雲握拳透爪
嚙齒穿齧慷慨就義從容成仁寒泉并冽止水齊芬流離藿第慘淡羅裙一
門鬼錄千載威神公歸何所在帝之宸名高河岳氣塞乾坤蕭蕭易水常照
忠魂

重題湯卿謀遺像贊

嗚呼吾友之存也二十五年亡也亦二十五年其魂魄不知化爲何物而紙
上之笑貌依然以爲是耶何呼之不應似于我乎無緣以爲非耶何幽明異
路不禁淚下之如泉是故吾疑死者之能以冥忘而生者之猶以情牽也予
之馬齒視子倍矣而憧憧未進于道安得起子于九泉相與參空空而叩玄
玄乎知其說者在莊子南華第二篇也

卿謀遺像予于甲申題贊忽忽二十五年展卷泣然感念故人如在初沒

竊謂發無益之悲不若坐進此道遂廢舊辭別綴數語既慰逝者亦以自
廣并塞雲洲太公之請云時戊申正月望日 自注

張子游畫本師曾波臣黃松石遺像贊

有客披圖忽見二老衣冠甚偉相視而笑疑是橘叟將無商皓客曰不然先
生之號松石波臣滇南嶺表同在阿堵傳神寫照質有其文技進乎道子張
子游及門克肖昔者瓣香今也宿草每見必作長跪受教此意千古豈惟善
貌乃收卷歎息絕倒

申介公姑夫遺像贊 又號歇菴

青白眼雌黃口硯壘胸霹靂手不如意十八九讀離騷飲醇酒了一生足不
朽任人呼牛馬走爲歇翁爲介叟同歸乎無何有

王子松遺像贊

于嗟先生貌何古也書冊茗椀意何栩也寒梅翠竹景何楚也蒿簪藜杖白頭侶也酥酪醜乳四子各得其所也尙有典型歸何許也吾未見其人然而望之儼然呼之或語也

黃坦若像贊

嗚呼此爲黃先生之遺像角巾深衣德容可仰左圖右史道風可想濁酒素琴幽懷可賞若其采菊東籬宛今日之陶元亮也斯人往矣有子黃香追其衣冠哀慕旁皇舉然高望儼然在堂其亦老子所云死而不亡者夫

張以中鏡影贊 并序

昔張子野號張三影又號張三中若先生之影一鏡影也先生之中一影中也去影著中有以也夫乃爲贊曰若說影在鏡中掩鏡時影何處住若說鏡在影中收影時鏡何處去鏡乎影乎一是二是非假非真吾不得而知問之

雲蘿主人先生自號

髯丹贊

古之髯者軼論超羣丹則豈敢庶幾參軍昔也執戈矯矯虎臣今也負杖悠悠逸民黑髯如故白髯如新問年幾何甲子一巡朝城暮鄉數米一薪二毛雖多不能庇唇舉世巾幗貌似婦人相君之面見髯而嗔何不摘却聊以效顰

金亦陶運甓圖贊

吾聞陶公分陰是惜開府廣南朝暮運甓慷慨中原庶幾竭力後有君子命名自策予手拮据不敢暇逸三事大夫燕燕居息身將隱矣劬勞何益僕亦擬陶志在彭澤歸去來兮南窗容膝日運酒甕菊花之側

張登子像贊

一片石悠然坐尊左右琴橫左抱膝吟盤礴羸美嬋娟二女果巧笑瑳佩玉
雛戲三昧天花墮入紅幕排青瑣松菊徑書畫舸子爲誰無不可形與影有
分麼周旋久甯作我

靜觀居士像贊

彼何人斯不衫不履冠着鹿皮鞋手揮麈尾時而咏歌圖書橫几時而盤礴煙
嵐滿紙時而臨池龍蛇頡鬼時而篆石雲雷籀史終焉賣藥一壺一七不試
故藝多能甯鄙生于黃山遷于泐水隱于吳市子好游乎不遠千里九州八
五岳四吾不知其所止人皆呼爲子程子蓋深合乎明道先生之自得而爲
靜觀居士者與

沈逢吉僧裝像贊

是何居士幻現瞿曇趙州草鞋青州布衫清淨身爲勝具廣長舌作叢談乃

筍逢場拂子江山到處伽藍任喚休文照略誰辨雪竇雲巖尺幅漢胡俱現
一人儒墨能兼大似文殊出定未許婆子燒菴我有老僧小影與君對面同
參

錢大可像贊

希夷嘗歎淡成斯人急流勇退先生豈其苗裔早賦遂初無悔昔年良二千
石今入風顧夢寐幼輿宜着山巖季鷹方飽鱸膾又聞選佛場中參破本來
三昧吾欲問以眞如抱膝超然不對

李樂聖像贊

其蟠根也爲青蓮之苗裔其鳴琴也在昌黎之舊地今且手持百八誦鳩摩
之千偈噫嘻以白鬚之老公弄黃口之小孫方與之爲嬉戲也

小影自贊

半村半郭一丘一壑三個草亭兩條略約竹枝柳枝雜植花藥童子垂綸亦知魚樂然而夫夫也瞪目不言低眉色削箕踞無禮科頭赤脚蓋其年將遲暮遇復淪落感萬物之不平哀吾生之靡託宜其慷慨傷懷頽然自放于寂寞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或呼之爲牛馬乎則諾

吳梅村先生題云長楊苑裏呼才子孤竹城邊話使君移作漁磯便垂釣故山箕踞一溪雲遂初重把舊堂開故相家聲出異才莫向盧龍關夢塞此生何必畫雲臺故相謂先文簡公也致政後築遂初堂云自注

鐘予夔牧牛圖贊

牛何之在中野誰來思簔笠者鬻皮羶扣角假咄鍾子獨瀟洒水潺潺前漢瀉草茸茸斜陽下飲之食之聊自寫牛乎牛乎君莫舍君不見長安馬

陳澹菴像贊

鍾山之下太丘隱處道風卓然鬚眉俱古板輿吳趨國杖容與誰傳阿堵杜君白雨喬松怪石令子筆補先生視之笑而不語令子謂幼木廣文也

允聞和尚遺像贊

這個老漢喚作允聞聞乃觀音入理之門晦堂禪香香巖竹聲聞根雖寂聞性長存我呼則應應者何人是阿羅漢五百一尊

百丈鑿地次一僧聞鼓鳴舉鑿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觀音入理之門既歸院問僧見何道理僧曰適來肚飢聞鼓鳴歸喫飯師乃笑自注

天機子像贊并序

古之知止者賢哉二大夫然其年已老矣白樂天七十致仕而曰達哉達哉白樂天此如白頭寡婦自誇守節可笑也惟錢若水年未四十卽解樞務雖激予太宗之言然急流勇退華山預決之矣龍丘余孺子先生官居翰苑春

秋甫壯早賦遂初久而不悔介如石焉陶潛有云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鴻飛冥冥斯人而已予心儀既久因覩是圖遂爲作贊

仕宦不止車生耳非不愛熱官思之爛熟耳不知者稱爲太史其知之者題爲高士不如自號曰天機子天機子爲誰宛然一孺子也

孝貞女贊

吾有計甫草有才子準早天甫草哭之哀爲作思子亭其所聘婦宋氏景昭爲吾友旣庭季女十年不字鬱鬱亦沒旣庭以哭之哀如甫草之思其子焉古之列女或以節著或以烈名而論者有謂慷慨易而從容難予以爲其致一也特秉性有剛柔之異剛者矢死同穴一決而已柔者志在從夫而不忍違其父母婉婉膝下盡瘁後已終于致命下報所天故孝與貞兩全焉則景

昭之謂矣予覽乃翁之傳悲且敬之遂系以贊

唐宮女史有宋若昭之子嗣徽大家齊標爰字茂才取璧妃瑤春紅霞碎夏
緣霜凋女心傷悲形在神銷長齋布素禮佛昏朝左箴右說勉答劬勞籲天
祈死願從兩髦魂氣所之攜手逍遙令名不朽壽等松喬

判一首

磔鼠判

予舟中所作北征詩繕寫成帙一夜爲鼠竊去嚙食殆盡予有憤焉戲爲此
辭

制問御史大夫蓋秦亡二世過首焚書漢約三章法嚴肱篋蠹茲劇鼠纂在
輕舟常作水戲已甘木食何乘昏夜遂盜新詩尋章摘句入爾口中斷簡殘
篇遺我牀下夫子雲奇字覆瓿猶羞長吉錦囊投廁爲辱矧遭此厄更倍前

賢批風切月祇供穿屋之牙
賁鶴焚琴盡果飲河之腹
嗚呼義聖乾坤龜龍
爭負淮南鴻烈雞犬同升
不遇鳳銜反逢鷗嚇天之將喪
蟲又何知顧蠹魚
割裂且操一字之誅况鼯鼠
弁吞可漏五刑之律李斯若見
惡甚偷倉張湯
尙存罪浮竊肉可付刺姦大將軍
苗氏磔殺如律施行

檄一首

逐松鼠檄

蓋聞五松大夫允稱上爵七松處士雅號清流種既出于龍鱗形亦同于馬
鬣何來鼠子猥玷嘉名始則聚族蟠根繼而騰身偃蓋猶藏墟墓豈入門庭
遽歸伺于簷牙漸跳梁于屋角倏來倏去捷若鳥飛乍嘯乍啼卓如人立伏
欒櫨爲三窟穿棹楔者兩端奔走鷗張招搖狼藉積成罪案難貰刑書若夫
鄴候架上不乏縹緗少文壁間豈無卷軸爾則橫加擗擗浪肆吞銜青簡金

經裂爲尺寸金題玉躐不辨東西甚至筆牀硯匣恣意沾汙棊局熏爐傾身
顛倒爾罪一也水壺甕裏尙剩黃齋步兵廚中偶遺鹽豉爾則潛游几案大
索盃盤曾無鵝炙輒欲膏唇未是龜羹頻加染指甚至陶潛瓶粟轉運無遺
畢卓酒池拍浮不厭爾罪二也鶴翎芍藥移自洛陽燕尾芳蘭遷從閩越爾
則公然攀折率爾芟夷九畹未紫已斷方苞一捻初紅先揉蓓蕾甚至七賢
林下啄盡龍孫二女江邊抽殘稚子爾罪三也有此三罪宜麗五刑姑寬兩
觀之誅薄示四荒之迸速離堂戶仍返山林任託社以何難量飲河而無忌
偷其栖遲舊穴擾攘高齋我則懸網以須迎猫而至掩之牆壁繫以銀鐙身
將不保雖掉尾而誰憐類且無噍卽抱頭而恐後空思泣血毋致噬臍此檄

制 一首

戲封苟變關內候制

夫老態臥道將軍所以聞名獬豸觸邪御史無須識字但使予有禦侮卽爲王之爪牙咨爾執金吾苟變高辛苗裔北斗精靈召太保底貢成書穆天子重工列傳佐真人于泗上功次蕭何從帝子于雲中仙同伍被忤唐堯而非罪似孔子其何嫌及爾當機職維禁夜盧之令令附以韓魏之家鵠之疆疆而有宋朝之美力稱赤虎智號烏龍起自白衣氣感風雲之會尊爲黃耳望高鼎鉉之名是用守我九重司其五夜警寤人之擊柝拒暴客之探丸雖使紅線神通莫取黃金之盒孟嘗狡詐雖攜狐白之裘兼之性好驅馳技能校獵游長楊之苑手獲三狐騁雲夢之津角摧五鹿王良造父願爲執鞭子雲相如喜于操筆豈止咸陽門外逐丞相以東征華子岡前迎山人而西邁昔鄧颺三子尙列臺中李俊五君儼然門下走旣先于牛馬坐宜續于貂蟬爰褒猿臂之功允稱羊頭之職故遣山君白額持節封爾爲關內候實食萬戶

嗚呼才堪五百乘雞卵奚傷勇敵三千人虎賁不讓六子之位終在少男五
行之書上應列宿斯乃天之所祐可以人而不如勉爾日新俾予風動欽哉

西學雜組二集 卷六

西堂雜組二集 卷七

長洲尤 侗悔菴撰

論七首

君子治曆明時論

易六十四卦皆聖人治曆之書也何以明之易有太極一元之謂也太極生兩儀以象二氣兩儀生四象以象四時四象生八卦以象八風八卦各三畫以象二十四氣以二十四氣三之爲七十二候則在乾坤之策焉乾之策三十六而兩之固七十二也坤之策二十四而三之亦七十二也合乾六爻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合坤六爻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乾坤之策而三百六十日之數盡矣而又有氣盈朔虛以置閏月則於撰著之法象之是以易一曆也曆一時也聖人於乾首繫之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其行也與時偕

行其極也與時偕極易之道孰有外于時者乎而獨於澤火之革繫以治曆明時何也嗚呼吾觀於革而易之道全矣易以變爲義而莫變於革五曰虎變上曰豹變其不彰乎夫天地之間一水火之運也水之用莫妙於井火之用莫盛於鼎水火相戰其變乃生故革居井鼎之中然坎動水也兌止水也水動火上故既濟水止火上故相息惟其相息則勝者革其不勝者故革者以火革水者也古者考天象驗人時皆以火爲候三月火出於辰五月火出於午七月火流於申十月火伏於亥故火出於震而藏於兌澤中有火火藏澤中寒當革暑陰當革陽其在夏秋之交乎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民疾又以日冬至鑽燧改火日夏至浚井改水故君子法澤火之革以治曆曆者善革之物也以歲革歲以月革月以日革日以時革時鳥火虛昂歲之革也晦朔弦望月之革也晨昏晡春日之革也圭影漏刻時之革也辨乎黃鐘蕤賓而

歲之時明矣驗乎明生魄死而月之時明矣考乎昏參旦尾而日之時明矣
測乎鷄鳴平旦而時之時明矣時明而曆治君子不以曆治曆而以易治曆
曆以十二月爲一周自復而臨而泰而壯而夬而乾六陽月也自姤而遯而
否而觀而剝而坤六陰月也以十二月合之月令則復之閉關卽仲冬謹房
屋之義也姤之司命卽仲夏命有司之義也臨之教思容保卽季冬計耦合
吹之義也遯之遠小人卽季夏別貴賤之義也以至泰之財成輔相爲孟春
之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大壯之非禮弗履爲仲春之戒容止夬之施祿爲季
春之布德行惠否之儉德爲孟秋之命百官始收歛觀之省方爲仲秋之四
方來集剝之安宅爲季秋之入室孟夏之繼長增高其乾之自強乎孟冬之
賞死恤孤其坤之厚德乎而皆革乎治之雖然十二卦者十二支之象也而
以十二干乘之則天一地十之數備焉乃革獨取己日者何戊己十干之中

天地之坎離也戊陽土陽主生陽生子中坎中一陽爲戊日上合震是爲陽生之信已至故解曰草木甲坼已陰土陰主成陰生午中離中一陰爲已日上合兌是爲陰成之信已至故革曰已日乃孚吾觀卦之取于者三焉蠱之甲也巽之庚也革之已也甲木仁也庚金義也已土信也信則孚矣孚則革矣故卦曰已日乃孚爻曰已日乃革之其義一也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爲治曆明時之君子言乎夫曆之作也始於黃帝迎日推策厥後顓頊司重黎堯命羲和舜齊七政未有改也至三代而三正分焉蓋南巢之放孟津之會所以昭告上帝而新天下之耳目者莫大乎正朔且曆者與鼎相輕重者也禹鑄九鼎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天所命也語曰改玉改步安有命旣革而時不革者乎然考商書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曰惟三祀十有二月周詩豳風曰七月流火九

月授衣小雅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知商周雖改正而時與月未嘗改焉蓋其所能革者人而其所不能革者天也繼湯武而聖者莫如周公孔子周公之詩自一日鬻發二日栗冽至於九月肅霜十月滌場一歲之時備焉可以爲公之曆矣孔子作春秋而于春王正月夏五秋七月冬十有二月雖無事必書亦以見時之不可不明也明乎此而可得周公繫象之旨矣并可通於孔子系象之旨矣

爲人臣止於敬論

人臣事君如事天則可謂純臣矣蓋人或有無禮於君未有以天爲戲者然天亦有異日月光華天之治也雷電以風天之亂也事治天者樂天者也樂天者易以慢事亂天者畏天者也畏天者易以怨慢與怨皆不敬之大者而無慢難無怨尤難嗚呼文王其不可及也已詩云於緝熙敬止敬者文王之

心法也君臣父子國人之間莫不有之而獨於爲人臣稱止敬者何蓋文王一生大節於爲人臣盡之矣顧其所爲者極難耳紂之不善離心離德鬼侯醢鄂侯誅三公之中一人存幸而得囚危孰甚焉將死乎曰吾少師也與哉吾死也將去乎曰吾王子也與哉吾亡也被崇侯費仲之輩曾是強禦曾是掎克而紂方目爲良臣爲忠臣乃文以憂讒畏譏之身周旋獨夫之側卒能先號後笑轉禍得福者是違何德哉惟止於敬而已矣吾嘗讀詩之伐崇書之戡黎而有疑焉旣伐於崇作邑於豐不聞天子詔而稱帝謂矯上帝之命以伐天子之私人且據其地而有之於無將之義謂何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王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雖爲遂惡之詞然亦知周之強大無可奈何姑以天自解耳至秦誓則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若是乎文之處心積慮欲取其君而克之乎蕩之八章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去君

臣之名而斥呼爲女且不一辭而足焉則不敬莫大乎是而不知其皆非也
文之伐崇黻黎在賜弓矢得專征伐之後此方伯之職也若秦誓則武王誓
師之詞也蕩之八章則召穆公所以刺厲王也豈文王之心哉故吾嘗謂五
十八篇無文王之書三百五篇無文王之詩而六十四卦有文王之易則明
夷是已夫明夷一卦殷周之事備焉上之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紂之象也初
之于飛則伯夷之避也三之南狩則武王之伐也四之出門庭則微子之去
也五爲箕子不待言而二爲文王無疑也其象夷於左股者歧山之陽天下
之右濮水之陰天下之左文王化行西土而不能解王室之如燬傷已君爲
元首臣爲股肱君不免大首之得臣敢辭左股之夷乎其象用拯馬壯者散
宜生求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得脫羸里之囚所以救也然五言箕子之明
夷而二不言文王之明夷者周公恐傷厥考心故隱之而夫子著之于彖曰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二與五異位者文王遠而箕子近也箕子同姓之臣故佯狂之志主于誠文王異姓之臣故服事之節止於敬其爲艱貞則一也人亦有言人君其尊如天不可不盡誠敬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渝方紂之囚文王於羑里其怒深矣而文王小心翼翼不敢疾怨故雖遇毒痛之主而無屢虎啣人之兇豈非敬之所感格者至耶後之頌文王者曰於昭于天曰在帝左右以爲文王之敬天如是而不知文王之敬君亦若是而已昔舜之事堯都兪揖讓八百歌之曰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周公之輔成王流言恐懼天大雷電以風幸則爲舜不幸則爲周公文王學舜而無其時者也周公學文王而得其心者也舜處其常文周處其變文周之時處其變文周之心蹈其常蓋有常而不能無變者天之所以爲天處變而不失其常者文王之所以爲文也韓愈之擬拘幽操曰

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王而稱天信乎其知文王之心矣

不貳過論

聖人其無過乎非無過也無過于過也卦六十四而名過者二焉夫子五十學易而曰可以無大過若曰吾猶未免於小過云爾夫過之爲言往也如以今日而思昨日則已過矣日復一日則過者歸於無矣使其往而復來是日與日爲貳也日與日爲貳是過於過爲貳也過與過爲貳貳與過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計而烏乎無之仲尼七十子之徒獨薦顏回爲好學而其稱之者又曰不貳過回也心齋人也坐忘人也與天爲徒人也夫何過哉予論之曰此顏子克己之學也夫人之不能無視聽言動也視聽言動不之能無非禮也此回之所不敏也非禮勿視而視復于禮非禮勿聽而聽復于禮非禮勿言勿動而言動復于禮此回之所請事也故過在乎己而不貳在乎克

也其於仁也三月不違然則三月之後違不違未可知也然違于三月之後而克于一日之中豈有間哉回之擇乎中庸也得一善知善之得一則知過之不貳矣其說在子之繫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且易之言改過者莫善于風雷之益而獨取乎復何耶吾夫子之象爲乾之初所謂潛龍勿用也得乾之初者震之一畫復初有焉故文言之釋乾初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蓋卽用行舍藏惟我與爾之義而回之不貳過斷以復初無疑也世之學者動稱聖人無過不知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天地日月不能無過而况于人乎陽之過而亢也姤以一陰補之陰之過而戰也復以一陽補之陽可過也陰不可過也聖人扶陽抑陰故舍姤而取復嗚呼夫子以乾自予而以復予回是吾道之傳予回明矣今也則亡復變爲剝悲夫

繪事後素論

天下之物以本來爲質自然爲至踵事增華則末矣是故有色者有色色者色者彰而色色者未嘗顯色色者無色也無色之中眞色存焉子夏疑素絢之詩疑乎其爲也夫使詩人而惟絢爲貴則衛之夫人有副笄六珈者豈不賢于碩人其頌哉而詩人其爲宣姜之絢不若莊姜之素也匪素也乃以爲絢也故碩人者眞色也子曰此其說通於繪事夫繪事之說考工備矣號工有六而設色居其一設色之工六而繪居其一繪畫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圓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而終之曰凡畫繪之事後

素功此卽夫子之旨也古之善繪者莫如唐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然其先素題不枿也樸桷不斷也大路不畫越席不緣也素也其次善繪者莫如周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臙然而丹臙之不能不後于樸斲樸斲之不能不後于梓材也素也夫子讀賁而有憂焉曰致飾然後亨則盡矣而爻之終則係之以白賁無咎夫白則何假於飾故申之曰賁無色也今夫畫工之色與美人之色一也世有畫美人之色者麗其丹青修其粉黛以爲觀止矣及乎美人忽來澹粧相對一笑迷城再顧傾國乃知天地間本來有自然之妙物而非五色之所能飾也惟匪色然太音者五聲之素也太羹者五味之素也太始者五常之素也故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

禮

狐貉之厚以居論

聖人之居求其利用安身而已利用貴乎慎安身貴乎靜雖取諸物不離是焉鄉黨記孔子衣服之制有曰狐貉之厚以居夫聖人之德麟鳳龜龍奚取於狐狐裘黃黃匪惟衣之而且居之聖人豈愛狐哉狐之爲獸淫媚而妖祥故詩人以刺齊襄公曰有狐綏綏春秋以譏晉惠公曰獲其雄狐至於貉又賤矣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辨邦國則有九貉蓋外之也聖人何爲乎居之或曰豳風不云乎一之日于貉取被狐狸爲公子裘昔者穆天子獵于漆澤得白狐玄貉以祭于河宗孔子亦獵較獲此二物聊以安息取其厚也若然則亦彼都人士一國三公比耳曷貴乎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哉吾嘗思之聖人之居凡以利用安身也狐性善疑聽冰乃渡易稱小狐汔濟濡其尾爲未濟之象是天下之至慎莫如狐也貉性善睡叩之則寤已而復寐詩稱

貊其德音是天下之至靜莫如貉也聖人之居也先事而慮有若狐者焉所以爲利用無事而息有若貉者焉所以爲安身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豈不合于聖人之居也且居者必致其辨狐一羣不二雄貉與獾同穴而異處故狐之爲言孤也貉之爲言各也可以致其辨矣狐有三德其色中和仁也小前大後禮也死則首丘義也獾之將出貉爲先導不亦勇乎爲曲穴以避雨暘不亦智乎生不踰汝不亦信乎凡此皆聖人之所取也舍是不思而惟毛是適則晏安酖毒不可懷也棄人用獸雖厚何爲

子擊磬於衛論

聖人以道鳴天下者也以道鳴天下而不得志於時則不得不假物以鳴物之善鳴者莫如樂樂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故聖人之鳴樂所以鳴道也然而盛世之音安以樂哀世之樂哀以思君子聽樂聲而道之污隆見焉予

讀魯論至子擊磬於衛不禁喟然曰聖人其有憂乎蓋物不得其平則鳴也夫以夫子之德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使顏氏鼓瑟曾子鼓瑟子貢考鐘子路伐鼓冉閔游夏之徒或擊鳴球或戛祝歌或吹竽笙或執羽籥鳳皇儀于尼山百獸舞於洙泗豈不與咸英韶濩並稱一代制作哉無如轍環天下卒老於行不得已而以木鐸鳴亦不幸矣于衛之磬胡爲乎來哉或曰夫子嘗言之矣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桑間濮上紂之故墟也靡靡之樂師延之所習也衛音趨數煩志其遺風猶有存者子故以一擊爲之救雖然使子而僅正樂也則何不彈庖犧之琴撫神農之瑟吹女媧之笙合虞舜之管而獨取乎磬又何不入周而撞無射之鐘適齊而叩高國之鼓至晉而合曲沃之匏游秦而拊咸陽之缶而獨擊磬于衛也耶吾是以知聖人之有憂也何以知之禹懸五器以待四方之士曰語以憂者擊磬季札之觀樂也爲之歌

衛曰美哉憂而不困故夫子於衛重有憂焉憂之如何磬磬也其氣磬其聲磬磬然意者康叔武公之德其盡於是乎不甯維是后變典樂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八音獨言石者石音屬角難和石聲和則八音無不和矣當衛之時靈逐子轍拒父不和莫大焉夫子不出而圖吾君苟出而圖吾君則必出于正名而後可吾聞磬之義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故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之於名而已夫正樂者金以始之石以終之衛君既不得正其始猶望能正其終焉故於磬乎寓之也夫子之憂其在斯乎而惜乎衛之不能用也嗟乎以夫子之德不能如伊尹鳴殷周公鳴周而區區以纂修刪定終老布衣發爲聲音若不得其平者君卿大夫亦莫過而問焉惟一途之人聞之歎息而已詩曰鼓鐘將將憂心且傷吾道非耶吾不知天之生聖人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

之盛耶抑將窮其身思愁其心而使自鳴其不幸耶

陳仲子論

廉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士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不可爲者窮其身而可爲者厚其君廉士而可爲者潔其名而不可爲者薄其親是故事君不忠非廉也事親不孝非廉也事兄不悌非廉也廉豈易言哉陳仲子何人匡章稱爲廉士彼出妻屏子之人固與辟兄離母者類也孟子猶然笑之至謂蚓之不如大都螾之類也然第覈其不廉而未責其不孝未爲誅仲子之深也人之言曰仲子者田完敬仲世家而靖郭孟嘗君諸公子也兄也蓋祿萬鐘弟也三日不食兄載飽欲死弟仲饑欲死號爲廉士誰曰不然嘻噫仲子而求爲廉士如伯夷可矣然伯夷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卒餓死于女子之口若仲子所食則固齊之粟也浸假而化爲螾則亦齊之李也浸假而化爲蚓則亦齊

之槁壤黃泉也人視之井李吾視之鼎肉也人視之槁壤黃泉吾視之陸珍海錯也人視之伯夷之食吾視之盜跖之脯也仲子三日不食不過三日之廉耳三日之後仲子惡能廉且仲子之廉必辟兄離母而後可吾未聞巢許之輩必號于人曰我固無母我固無兄也兄可辟也母可離乎哉吾于晉得一廉士焉介子推是也其言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母曰能如是乎與子偕隱君子謂推誠廉士乃其母亦賢母也雖然使仲子奉其母以於陵爲綿上之山三日不食母子俱斃此又不可穎考叔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羹仲子之母故樂居蓋大夫之家嘗君之羹不願居於陵嘗小人之食也爲仲子者身織履妻辟纊易一壺殮長跪爲母壽母必色然喜戴雖祿養孰與仲多不然於陵灌園園有佳李熟而採之以爲母遺母必甘之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我又不然歲時歸省母賜之食再拜而告曰仲不孝不能奉

甘旨其敢饕兄之惠乎母進一餐仲亦進一餐而腹果然而色歡然是鵲鵲者惡足爲廉士累奈何先則頻鵲以貽賢兄之羞繼則出哇以傷慈母之愛哉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之室則居之是明以身與妻爲伯夷而視其母兄爲盜跖也不孝莫大焉故吾謂戴非廉吏仲非廉士也戴之宗有田稷者相齊受下吏之金以遺其母母曰不義之財非吾有也爲人臣不忠是爲子不孝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稷大慚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王王賞其母之義以金賜之而復稷之位今載非稷比也暮夜之饋豈止生鵲哉不聞其母以一言責之則亦非廉母也齊有餓者蒙袂輯履不食嗟來之食以死今仲子匍匐而往三咽而反是未免爲糟之嗟來也繫桑之靈輒不食三日矣趙宣子食之舍其半以遺母以李之半當食之半猶少也輒有母遺繫仲獨無故仲之不廉與戴同而仲之不孝下於戴一等矣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其譽仲也如不及孟子罪之猶從末減惟趙威后斷之當矣其問齊使曰於陵仲子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君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噫嘻是又鵝之類也

表二首

擬上命滿州蒙古烏金超哈一體科舉羣臣謝表 順治九年

伏以一人有道四門開敷奏之風多士無方萬國仰同書之治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薄海橫經求賢俊以助理太平盈廷珥筆奎光北極瑞映南宮竊惟天地之生材最廣山川雲雨不分南北東西帝王之造士攸詳術序黨庠無間春秋冬夏文命旣敷而後教弼三千王國克生之時風陳十五必敦詩書禮樂郤子始重于晉軍能讀丘索典墳倚相亦名于楚國絳灌以無文取禍

霍光以不學貶譏雖貂蟬或出于兜鍪乃毛錐豈妨夫鎗劍然五經六藝之業嗜好皆同而三升七命之條勸行自上漢重賢良之策家誦天人唐尊進士之科戶吟花柳光武投戈講藝冠帶集于橋門理宗正席陳書壇坫興于濂洛至若制科之法一以帖括爲程勝國已備其規模我朝悉遵其矩矱朝歌夕咏無非四子之書西抹東塗不出三場之作所以束今古英雄之氣盡入功名亦能收關河草莽之風漸歸儒雅但四民之業各異未免士子恆士農子恆農且五方之俗不齊或者南人自南北人自北先學書後學劍遂判兩途君好武臣好文終非一體况值驅除之會方當創業之秋新政初行舊人皆在起家行伍大都喜馬槊而厭文章爲國干城強半重刀鏗而輕翰墨挽弓萬石不識丁字之形裂土千家未預甲科之目豈無人傑求自試而靡由亦有文場願同升而恐後何幸賓興之特舉遂令揆奮之兼施茲蓋伏遇

皇上陛下堯勳舜華文謨武烈三尺劍功成馬上不廢詩書十行扎政出宮
中還資論語謂安民在乎察吏故攷有司以德行文義可以激濁揚清然論
官先乎辨材必試士子以書判身言使之懷文抱質睠茲藹藹謀及赳赳既
有中國聖人甯無北方學者維此烏金超哈入關躍馬孰非黃榜之才暨夫
蒙古滿洲侍衛從龍盡是青錢之選簡其孝秀予以書升列之上庠下庠奏
爲一等等新豐子弟登五經博士之堂國子先生降四姓小侯之席麻衣
鎖院爭磨盾以揮毫官燭風簾並拔弧而射策黃沙秋月新飄桂子之香紫
塞春風再躍桃花之浪曲江赴宴鱗鱗驅鐵駟之車雁塔題名冉冉走龍蛇
之字金華殿上綠袍與赤幟爭輝玉筍班中翠管共青鋒奪彩羽林獵罷重
入瓊林玉帳談餘仍趨絳帳紅綾裏餽醉萬斛之屠蘇黃卷安絃和千人之
篳篥笑公車之老子空頂千佛明經羨驃騎之孤兒羣號一鳴先輩不煮黃

鬚將種獨占鰲頭遂使白面書生皆隨驥尾恩深視草榮倍登瀛豈惟走馬
看花旗下傳爲盛事抑且雕龍譯字闈中增此奇觀矣臣茁軋曾評冬烘尙
愧燕臺買駿敢拘牝牡驪黃漢苑羅材略辨榘楠杞梓初開東壁旁蒐山海
之經驟咏南風迭奏伊涼之調藻珠榜下龍虎騰聲臚句傳中熊羆動色喜
光華之四訖賀功德之三曾伏願側席求賢披圖論道班聯鷓鷯還招丘壑
夔龍閣畫麒麟更訪禁庭頗牧四方甫定大風發猛士之歌一德咸歸霖雨
叶良臣之夢將伏鸞隱鶴依霄漢以揚輝并澤馬噐車托山川而獻瑞矣

擬上赦免順治十五年前催征不得錢糧羣臣謝表

康熙三年

伏以九重渙汗佇觀解澤之豐四海孚心頓革屯膏之困惟王者損上益下
視逋戶若家人左民間否去泰來望赦書爲大有歡騰井里慶溢乾坤竊惟
禹甸三千貢惟任土商野九一法本宜民同官荒政之文首先弛役漢室春

和之詔半出蠲租故能蓄九而耕三必在用一而緩二自大農少府之臣進而頭會箕歛之術繁方徵算賦之錢復索導行之費輓輸疲於九品搜括極於三臬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名愈多而實愈耗爲折納爲召雇爲和市私自殖而公自虛至王安石立方帳之科紛更阡陌迨賈似道置官莊之日取盡銖錙滿目朱邪但求白著傷心赤地尙稅青苗民力已窮吏呼方怒犁鋌未出早飛軍餉之符蠶葉初眠便下繭絲之令繰車軋軋縛野老於田間官燭煌煌杖丁夫於堂下况兵荒之洊迫屬新舊之交征賦頻加而不識其名逋已完而莫除其籍羨餘反浮於正額役費更急於官徭將賣絲糶穀之不支卽羅雀掘鼠而何補銀鐺載路常爲有罪之囚烟火成墟半作無家之別國計轉窮於聚歛民心坐失於催科間有賢君時聞卹典覩豆糠而流涕僅屬虛文屑犀角以行醫亦爲小惠甚者黃封雖下白紙猶催但損內府之金

錢適充外官之囊橐以至吏胥上下豪右并兼酒食既諧便申赦格苞苴或薄不入恩科朝廷之美意有窮閭巷之痛心無告何期大澤忽沛光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得一以清乘六而御配在天之三后敬有土於四方禹圭弼服五千甌菁茅而苞橘柚周鼎卜年八百櫜弓矢而戢干戈而猶念小人之依饑寒時有問大君之富出入幾何謂本朝賦役之書準勝國官民之等魚鱗之圖最核條鞭之法殊良自糧長差煩致里書弊起活洒死寄影射隨人舊管新收那移任意因之饑饉不少逃亡加以軍興常增會計始云暫借乃事止而例長存或議量蠲乃文行而實中格此三百年之覆車固爾豈十五載之習俗猶然蓋由世祖入關而來泊乎親政以往黔滇閩蜀征戍時聞水旱蝗蝻災傷數告戎馬之蹂殘實甚重加漕運之勞田廬之旨蓄屢空未減歲輸之額詭稱預撮每以春日而納秋糧暗派重科又以乙年而追甲稅計

部持籌而待考成之叅罰加嚴有司按籍以求比較之鞭笞獨重腹無半菽
尙繫桁楊囊有一錢總歸狴狴牌差四出尻狼遍食於鄉村櫃吏橫征狐鼠
竊憑於城社浚千家之膏血祇供醉飽之需竭百畝之倉箱未滿侵期之壑
期期點卯或者完在民而欠在官處處呼庚究之饑在軍而飽在吏且有張
冠李帽未免以東家賠西舍之糧保無世遠人亡何忍使子孫受祖宗之罰
深宮軫念永夜徬徨哀哉寡婦之誅求痛矣流民之轉徙彼孟嘗焚券私家
之市義猶賢矧貞觀賜租前代之救荒足法昔先帝曾頒肆赦顧秦行未得
其人及朕躬益切如傷俾施舍克終其德且自三年圖治四境粗安山中之
反側俱乎海上之投誠馴至從此漸消兵革省木牛流馬之煩行將遍墾耰
耨息暑雨祁寒之怨憐茲逋負悉與開除十年責此滋紛一筆勾之甚易與
其朝敲暮朴徒資蠹墨之佃漁何如秋斂春耕盡化窮簷之歌舞詔書一下

萬姓齊聲版冊重封干官動色豈惟老羸扶杖涕泣山東兼之壯士投戈謹
呼河北洵普天之奇遇爲昭代之殊恩臣等撫字有心補苴無術覩廟堂之
匱乏愧趙過搜粟之才撫都邑之流離思汲黯開倉之節嘗讀蘇子之論催
欠以爲豐年不如凶年併觀張相之疏帶徵以爲新課不償舊課言之痛哭
行此便宜特以當三司告急之時未敢進兩稅從寬之請孰意高天厚地忽
垂雨露之仁遂令窮谷深山大慰雲霓之望永編令甲幸際丁辰敢忘鴻雁
之劬勞益勉牛羊之芻牧伏願躬先節儉任必循良爲者疾而用者舒講大
學生財之道施從厚而歛從薄絕小人言利之風罷不急之務以備天災免
無藝之征以紓地力推之十五年而後已饑已溺皆當勤禹稷之思將見億
萬人以還爾宅爾田無不被堯舜之澤矣

啓八首

代陳相公答馬總督啓

伏以青袍白馬干城生玉帳之威紫蓋黃旗甲仗壯金壇之色筦北門之鎖
鑰德雨千家繡東國之衣裳福星一路天子命之六月老臣誦以清風恭惟
某官奮跡從龍膺符分虎名標銅柱伏波之家世堪傳策著金城橫海之樓
船足紀六韜三略有熊羆虎豹之才八陣五花得天地風雲之氣萬邦憲其
文武四國待以蕃宣爰駕雙車往綏三輔鸞書玉軸降自宮中壽甲琬戈專
于闐外鎖將金鎖印銷海岱之烟鈎用玉鈎簾捲燕臺之月綸巾羽扇鐵如
意指渾三軍緩帶輕裘金僕姑獨當一面漁陽老將皆隨赤羽之旂魯國諸
生半入紅蓮之幕河山萬里歌舞紛來雲日九重股肱斯托某海隅固陋冀
北駑駘濫吹竽于金門懼覆餗于玉鉉延英東閣思范公數萬甲之才議事
南衙求孫子十三篇之略庾樓在望每懷風月之談李壁方新長燭斗牛之

氣有書尺一辱文藻之繽紛其車三千佇武功之赫濯路車乘馬遠慚雙鯉
之投玉案金刀未展七襄之報

賀督學程太史啓

伏以翰林逼華蓋文星朗耀于西京綸閣對紫薇日月高懸於北斗信判花
之大筆論定千秋懸視草之弘文起衰八代木天動色水鏡增輝恭惟某官
鳳掖仙姿龍眠瑞氣兩夫子之理學能世其家太史公之文章可華於國風
搖鈴索秉歸院之金蓮日上花磚吟翻階之紅葉紫誥裁三管久仰儒宗黃
麻似六經允宜師範持膺簡命爰執文衡暫謝承明之廬來設扶風之帳春
風夜雪依然頤顙門墻秋露晨泉蔚矣卿雪河漢彬彬文質將還商周盤誥
之遺落落風飈頓洗燕趙悲歌之習採輜軒者十五必首周南取駉牝之三
千遂空冀北他年河朔並照青藜此日關中遙瞻紫氣職擁書吳下捧檄遼

西頗懷合組之思生逢裸壤雅慕鳴琴之治遠適聾鄉瘦馬獨吟窮魚堪賦
幸戴二天之覆兼叨一日之知地附桑梓溪分桃李三年魚素曾達龍門百
尺鸞坡還親臯座未及望塵而拜敢先削牘以迎敬俟下風伏祈台照

賀張太守啓

恭惟某官三載名家兩京雅望山陰道上著含鷄鳴鶴之才夕宿班中擅轉
筋箠鞭之敏競千巖而爭萬壑胸吐青虹襟三江而帶五湖眼空白馬遂穆
熊軾爰剖魚符朱幡飛香水之溪皂蓋駐錦帆之里衙時龍戶歌舞鷄陂上
日馬人奔趨鶴市黃堂烟雨獨吟畫戟之詩翠幙管絃皆奏袞衣之操一襦
五袴宛然麥秀家風五馬雙旌正爾尊羹勝地此十萬戶之福也其二千石
之良乎治某吳下阿蒙方外司馬岸幘將軍之石日斷吳山杖藜孤竹之祠
懷深燕市班荆疇昔每思霖雨三年望氣今朝又喜福星一路兩地之交如

故二天之戴可知龍門在望悵虛竹馬之迎虎阜載馳敬走素魚之寄薄申
燕賀仰冀鴻涵

賀嘉定劉明府啓

恭惟某官天半朱霞雲中白鶴青藜照讀姓氏著于三韓黃絹裁文聲名騰
于孤竹學優則仕國爾忘家上體天子已飢已溺之心下憫斯民靡室靡家
之苦解衣推食待以舉火者百家秣馬脂車其究安宅乎千里遂使鳩形鵠
面胥爲豐沛之民因之華轂朱輪首擢范陽之令爰飛一鶴夙駕雙鳧製五
袴于嚠城播兩岐于練水應念賣絲糶穀易地皆然何難簞食壺漿舉斯加
彼治弟本家吳下遠宦遼西繪流民之圖有心鄭監吹寒谷之律無術鄒生
每歎仁人長者之用心能使鰥寡孤獨之得所何幸北平之荒穀復爲南國
之甘棠桑梓皆華黍苗如雨門連白馬矚看騎馬之迎塞絕盧龍未遂登龍

之願敬修東帛先遣雙魚敢云置之袖中幸勿磨之門外

賀劉黃門啓

恭惟某官狸首文章魚頭梗槩越石清剛之氣日映青蒲更生慷慨之風霜
寒丹甌龍批不避九重嘉封事之忠豸觸何辭四海知彈文之正身輕似葉
名重如山畎畝歸來方有清露新桐之樂深宮寤歎已懷疾風勁草之思封
檢日邊賜還天上召賈生于宣室還收痛哭之書起謝傅于東山獨擅風流
之譽蒼生繫望烏府增聲某素仰斗山幸親衡宇索米長安之日曾掃龍門
懸弧初度之辰恭承兕爵思趨松徑喜御蒲輪天子有諍臣吾將洗樽而祝
聖朝無闕事公且焚草以行願聽鳳凰之鳴薄申燕雀之賀敬當負弩佇俟
彈冠

夏日謝送團扇涼枕啓

周王鵲翅扇號游飄韋后豹頭枕名辟魅宋主畫成蟬雀唐宮寶製鷓鴣是
物雖奇非時弗貴當茲消夏祇取迎涼蒲葵窈窕謝公捉此欣然柗榴攸椀
張子賦成率爾七輪持贈不殊元寶龍皮雙粲攜來可比商山鹿角倚烏皮
之几塵尾同揮臥白石之牀魚鬚共捲豈止班姬紈素裁作合歡玉女紅蕤
題爲益壽許持障面不教憔悴王郎取代曲肱儘足逍遙莊子庾亮南樓之
上習習生風陶潛北窗之前于于入夢

謝新安友人惠墨茶啓

文房太守墨號立香花苑通侯茶封不夜代郡爰稱鹿角建溪厥印蟬膏松
煙出自廬山石花產于蒙頂兼斯二妙獨有新安烏聊山下丸作龍紋靈巖
洞中片如玉乳喜頒雙笏足染三縑驚試一旗遂消七碗墨云黑茶云白價
並千金茶則新墨則陳香同三昧傳家烏玦如看劍脊之花供佛紫茸不數

穆陀之樹中山管子對此忘形陽羨書生聞之短氣試將墨汁波及右軍之池并取茶經寫在仙人之掌

戲與瑤宮花史啓

嘗聞弄玉秦樓喜隨蕭史彩鸞甲帳愛件文生盤塘江上荆樹留題清溪廟
中金簪答贈蓋有情仙子每戲人間而薄倖才郎亦歸天上花史霞色雲粧
蘭心蕙口玉樓賦慧金屋藏嬌瑤臺偶見飛瓊鈿車遂依張碩但願現影瑣
窗三生一笑思香媚寢五夜雙眠綠樽翠杓歡酌儂斟碧杜紅蘭我歌子和
巫女定來入夢雲娘或可還魂莫爲風裏楊花永作天邊匹鳥敢扞寸意用
扞尺書附詞一闕寄如夢令云聞道碧兒相報今夜綠華來到願伴海棠眠
休把銀缸高照知道知道一點花心含笑

帳詞 一首

賀佟少宰生子帳詞

蓋聞藍田產玉依翠嶂而騰輝合浦生珠映清川而寫媚降麒麟于天上公
子之祥筮鳳凰于國中大夫之兆芝蘭玉樹心使種子庭階弓冶箕裘用能
高其門戶恭惟執事嶽降奇姿雲從偉伐功標銅柱草木震其威名象繪凌
烟山河旌其苗裔卓乎人傑掌此天官分判丁銓平操午制揚清激濁侔李
肅之題才舍己從人等山濤之啓事名爲國老業在家人兼參軍新婦之賢
啓阿大中郎之美爰占熊夢遂有鳳毛自太白而降生爲釋迦所抱送有客
饋雙鱗之鯉君家添千里之駒乍聽啼聲便知英物試觀骨相當號興宗馬
少子之瑜珥瑤環杜唐兒之翠眉礪骨石又有石紫羅囊獨秀謝家之復生
之白玉塵定歸王氏陳太丘之盛德世出公卿荀朗陵之高風里同元凱鸞
停鶴峙不作太史馬牛龍子鳳雛堪笑景升豚犬是知于公種德先高駟馬

之門王覽多才預養佩刀之器今朝鱗紘可植三槐他日蟬聯豈惟七葉桑
蓬懸日應操俎豆干戈湯餅會中共看金雞玉斗此烏衣巷口播爲美談而
畫錦堂前并茲樂事者也某等叨陪蘭署獲覲芝眉仰名父如斗山羨佳兒
之玉雪遙瞻喜氣愧乏洗兒之錢博引禎祥愁寫弄璋之字獻桃花以滌面
探瑤草而稱觴公有德者克昌臣無功焉蒙賚螽斯可頌還賡則百之章燕
翼方隆嗣進貽謀之祝云爾

引三首

李含章六十得孫徵詩引

含章李君龍門華胄鳳闕名家孝恭克著于庭闈忠厚交孚于鄉國金心渾
噩端然懷葛之民玉貌于思儼若蓬瀛之客葛稚川書開石匱孫思邈方出
晶宮不須羯鼓能催上苑之花有似柴桑長種南山之豆

含章爲小兒醫瘡疹

多矣于

公之陰德卓哉有道之人倫令子松年青箱基美饗序分香學傳露掌功允
合于君臣才破烟樓名無慚于父子銀丸金液董林復秀一株瑜珥瑤環謝
階遂叢三樹茲當周甲適值添丁天上麒麟喜釋迦之抱送雲中鸞鶴賀老
子而飛來集三代之英一堂蘭桂獻百年之酒九月茱萸願貼金石之詞爰
致岡陵之祀

湯太公八十徵詩引

恭惟某公中山閼闕茂苑儀型貂蟬七葉世德在黃門赤縣之間桂杏雙枝
宦成于大令小秋之日值清流之羅織苦口平亭痛闢禍之披猖甘心襍被
遂挂冠于神虎用避弋于冥鴻一臥滄江長棲白社西風塵起獨笑元規東
海桑枯猶存角里仲長統之樂志不問田園陶元亮之閒情相於琴瑟旣執
經以教子亦含飴而弄孫玉樹盈階烏衣繞膝康成通德傳北海之小同彥

輔清才秀南州之孺子

孫壻徐公肅

人曰于公之後陰德必昌吾聞夫子之言仁

人多壽維茲蜡月爰及弧辰子牙出將之年喜耽翰墨梁灝登科之歲戲看

盤鈴鳩杖犧尊宜頤更老熊經鷓息似舞胎仙洵陸地之喬松爲休時之芝

鶴敢祈鉅筆共贈宏詞誦黃耆之歌詩寫青牛之圖畫紅蘅碧杜再逢楚客

之庚寅

公生庚寅

玉醴金漿常祝絳人之甲子縑湘潤色屏障生輝

陸芝庭五十徵詩引

謹啓某公河南華胄江左素流妙才無謝機雲雅操可方玩納荀季和之至
行惟孝友于裴叔則之清言率眞少許人倫東國獨擅君宗文譽南宮羣推
先輩猶厭承明之役乞爲泮水之師施絳帳于青山草玄亭于黃嶽一盤苜
蓿貧也無憂三徑蓬蒿歸于未晚陶淵明矍跚脚疾自着藍輿阮嗣宗魂壘
胸懷時澆斗酒兼之齊眉鼓瑟室對孺人總角傳經庭趨才子官如小隱居

丘壑夔龍人在中年亦是風塵園綺今值桑弧之日酌彼金罍倘逢縞帶之
交貽之彤管或歌或嘏並成行樂之詞有質有文庶合詠懷之體

西堂雜俎二集 卷七

西堂雜組二集 卷八

疏 十一首

長洲尤 伺悔菴譔

崑山靈官殿募疏

玉峯東寺之東偏向有靈官殿予昔爲童子考試時所嘗瞻仰禮拜者也去秋偶過此見其上無片瓦下無半壁一像頽然風日中色然問之寺僧云前學使者欲擴其署將毀垣而納土木焉故亟撤屋材以爲卜遷計也會役中寢而此殿竟廢嗚呼今有人比屋而居者以敝廬之湫隘逐其隣而并兼之則其隣雖弱必忿然有詬誅之聲強者且操挺隨之矣神雖不言其能無恫于心乎又使人有覲面之交一旦覩其霜栖露處靡室靡家則必聚族而謀協比經營俾有甯宇而後卽安况神之爲靈昭昭也我欲神庇而能謂神無

庇己乎因令寺僧度材幾何考工幾何其材尙存其工亦易鳩也願以歲之不時或有難色予告之曰玉峯諸君子皆予故人有同心焉姑以吾言往必有起而應者

孟蘭盆會疏

建甯普慶寺正修法師將以中元日修孟蘭盆會五晝夜道場而乞言于予以化諸長者予旅人也雖有廣長之舌甯足爲諸長者信師將何以化之哉師曰吾以鬼道化之夫地獄之設餓鬼最苦今以孟蘭盆會超拔幽冥鬼猶求食不致餒而其爲功德大矣雖然世固有執無鬼之說者師曰吾以佛道化之夫佛力威神人天震動今以孟蘭盆會供食十方僧得自恣佛亦歡喜其爲法教弘矣雖然世又有著無佛之書者師曰然則子何以化之予告之曰夫孟蘭盆會大目犍連尊者爲救母設也昔吾夫子行在孝經而閒居一

編獨授曾子以參孝故今日連爲母大難號泣白佛而佛爲說救濟之法得脫一劫之苦是如來卽吾道之夫子目連卽吾道之曾參也聖人以孝治天下佛亦以孝度衆生世卽有憎鬼而謗佛者豈有無父無母之人哉聞父母之難而不涕淚悲泣求救者非人也聞人救父母之難而不歡喜贊歎頂禮者亦非人也推斯念也且捨身之不惜而予財施乎何有師曰善請以子之言書之爲諸長者告

予將歸客有請留此回向佛事者予應之曰某甲草此疏時已回向竟更無佛事可作時楚山上人在坐戲令下一轉語楚山曰早知劍氣冲牛斗一踏鴻門兩扇開自注

爲便菴造菴疏

余家臨南園出門尋丈卽爲便禪師結廬之所其地方廣數畝竹樹翳然垂

條成廡編籬爲門四圍匯水爲放生池游鱗潑刺菱荷間之渡以板橋橋去
則人無問津者師迦坐其中靜如空山兀然太古其徒曉源雅善藝植雜花
百草野菜叢生有客過者點趙州茶打江西餅烹葵斷壺煨芋煮豆取之三
徑盤餐備具雖夷泔竹嶺樂不過此獨小菴三楹卑隘殊甚每霜風西來雷
雨夜作土垣露柱落索有聲輒愁茅屋爲秋風所破耳今有長者請更諸爽
塏與衆謀之師以告予予曰師不見近事乎高臺旣已傾曲池已平千門萬
戶變爲戎馬而荆棘矣吾輩今日縱有廣廈萬間而跼高躋厚如坐半升瓶
中若上座家風纔得把茅蓋頭可將大地山河縮入丈室何廣何狹何崇何
卑師尙作二觀乎雖然人生斯世辟彼烏矣繞三匝而無依擇一枝之可托
詩所謂徹彼桑土綢繆牖戶知此道者其惟師乎拮据雖勞又惡能已且予
與師鄰也師之有精舍猶予之有夏屋也一旦美哉輪焉美哉奐焉鐘于斯

數于斯春秋之暇師暨拂予倚杖于斯回視向之草木蟲魚皆欣欣有喜色而况于客乎予故不辭而發其端若此

爲古如卜居疏

吾儒有言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二人者釋氏亦有焉隱居者閉戶絕塵蕭然物外住山者似之行義者出疆載贄利見大人開堂者似之然求之今日何行義者多而隱居者少也何開堂者多而住山者少也夫方丈之座比于宮居而把茅蓋頭不蔽風雨伊蒲之供埒于鼎食而鐺子折脚不辨斗筲則固然無足怪也已世之所謂大善知識吾見其人吾聞其語矣姑舍是而交吾古師師之爲人呐呐若不出口而其閱覽洽聞探玄抉要毋論彌天雖大儒不加焉豎起拂子踏殺天下非其所難乃師夷然不屑獨遁於深山窮谷者幾三十年向之同學少年皆振錫登壇大衆圍繞名震一時

而師終無立錫之地一身之外無餘人一卷之外無長物此其寂寥淡漠豈惟堂頭不爲井不及修齋誦經者之有精藍沿門托鉢者之有香積也嗚呼師之志蓋深遠矣師久住包山垂老憚于跋涉頗欲結廬城南爲歸宿計而予與彭子雲客宋子疇三吳子敬生輩亦願共師晨夕提倡宗風顧乏尺椽片瓦之力不得不乞諸長者相助成之師既不求人知而又似不能言無以傾動于人然予觀迦文以下終日端坐夫何言哉而人相與金而碧之鐘而鼓之以其法耳人苟不爲求法而來則佛且不事而况師乎苟欲求法則事師猶事佛也况師有口尙能說法不僅如泥塑人乎嗟乎佛法之變爲世法也非一日矣予何能以言反之而獨爲師言者則以予殆將隱矣固與師之志相似世有知者或不厭其以水濟水也

茅山崇禧宮募疏

余嘗讀杜光庭洞天福地記慨然慕之其在吾鄉則華陽第八洞天包山第九洞天是也然包山所傳不過靈威丈人書耳華陽有三茅君治績道書載漢元壽中諸真下降賜大茅神璽玉章小茅太霄隱書拜爲司命上卿故風化播揚歷祀彌炳金沙蔣虎臣太史學道人也其言曰茅山自乙酉亂後朝眞絕跡吳下多夢三道入約游香火遂盛日數萬人族有屠兒攜猪血過神座前忽發狂叫自言爲司命所錄用銅杖壓踝其父母哀祈得免又有人進香道見一坎魚心利之香皆變爲魚首尾搖動又兩人路攫一鼈用松茅偃蓋禮畢取鼈下山付酒家沸湯投之則巨石也吳人祝葵甫以腥食憩上宮夢金甲神提擲天井中卽所謂赤心忠良王靈官云又有茅山有聖燈每夜現初如閃電繼如螢火如列星乙未聖誕誦章有鸞鶴飛鳴辛丑仲冬小茅峯有五白鶴至其他瑞應莫可殫名予固深信之矣近太史復移書云茅山

崇禧宮爲東晉陶真人道場年久傾圮有靈官張厚之傾資修繕功過半矣獨力不給乞一言募成之予謝不敏旣而思三茅君龍輿虎符名登天闕貞白先生丹砂絳簡位列高真其爲道俗朝宗子來協助雖無微言有弗響應乎予又聞積金峯大殿嘉靖時江右盧發瑞所造落成之日三君示現雲端至今繪像旣在壁後若崇禧鼎新山中宰相必從三君徘徊于鸞鶴之頂吾與諸君子拭目俟之也故不辭太史之命而卽以太史之言徵之如此

募重造黃石橋疏

予家世斜塘距城數里許每入城渡金鏡湖必過所謂黃石橋者旣遷葑溪有先人丘隴歲時掃除則又往來于橋之下如見故人也申酉之間避亂于茲則橋已崩矣游徼之兵臨流不渡一若斷橋爲限焉然自橋之崩也村落蕭條千家百存卽城以內囂然多事未嘗高枕而臥也望氣者曰東南之勢

卑矣浙水自天目發源由具區道江趨海一往滔滔其不可遏也迎而鎖之以結其氣惟斯橋是賴若之何廢之嗚呼天下興亡盛衰之故雖曰天運而地勢與人事參半焉自予少之過是橋也烟火鷄鳴父老白首不見兵革士大夫居官而長子孫及橋之圯旋遭鼎革湖海騰沸蛾賊罄牙軍馬之征戍糧餉之轉輸水旱之災侵徭役之繁擾無歲不有何人不矜雖未可執爲一橋咎而識者撫今追昔咨嗟感嘆以庶幾于橋之一成復覩當時之盛焉夫空王之宇老子之宮苟可徼福于一身且不惜胼手胝足而爲之况利在通國者乎衲子提初之爲是舉也亦百爾君子之責也毋以予爲鄉人而私是橋也已

揚威侯祠募疏

揚威侯之爲靈舊矣自郡邑以至鄉鄰里社無不祠也自士大夫以至田夫

牧豎無不祀也其憑于人也敬之則祥褻之則殃非若西方聖人之低眉默坐然蓋千百年以來香火未有息也矧在今日福善禍淫尤神之爲靈昭昭者其敢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吾里中有磚橋日中爲市聚族于斯謀建一廛以廟貌侯焉侯之威神翱翔于江湖山嶽間其不假稅駕於一廛也明矣然其憑于人也則無異視吾見荒村僻野阡陌之隙皆有侯祠存焉自堂徂基不踰咫尺然一童子以酒肉享巫歌覘舞奔走若狂神未嘗吐之也况通衢比屋朝夕洒掃者乎是役也擔簦之夫竭耶許之力靡不悉索敝賦其士大夫以下又孰能後之若予之爲是文也以徇衆請也豈曰媚侯而神降之福

重修法華寺募疏

按古法華寺在金棲里始晉義熙商人謝本艤舟塘上中夜聞經聲琅然曉

起過一荒塚上出青蓮花枝見者指謂昔有童子日誦妙法蓮華經死而瘞此土人異之遂寺焉越數百年至南宋時有宣上人結茆于此其徒行遇更拓弘規再傳法昇勒碑紀績考其歲月實嘉泰壬戌也又數百年寺燬兵燹碑亦湮沒迄康熙丁未住持剡舟從瓦棘中檢得斷石補綴成文雖有闕疑因緣昭然矣剡師慨念先疇奮圖經始持一冊乞疏於予予嘗覽洛陽迦藍記每歎南朝四百八十寺傳至今日尙有一二存焉者乎朝爲金碧暮爲黃土雖使空王忘情不無黍離麥秀之感或者廢興成敗運數使然佛力亦難強持任子孫有志者自爲之耳今由晉以來易代改元不知其幾卽寺之變革遷移亦不知其幾乃師以孱然窮衲一旦欲起而大復之鮮有不笑其愚者而予獨勉而進之以成其志焉且自寺之敝僧徒怠散相沿爲應副之學鼓鐃唱佛戲而已師出而一洗舊習結禪關嚴戒具大衆翕然從風是知

願力所趨風氣可驅而轉也况區區土木之功乎予童子時嘗嬉游于寺老而不能忘焉嘉剡師之勤故爲諸君子樂道如此碑記有云水光樹影之中樓閣虛明軒窗幽潔經行雲後晏坐月叢香風時來雨花未掃此景雖往猶可追而覩也願與諸君子不日成之

梵壽禪林塑佛疏

有佛不得住無佛急走過雖然恁般說兩頭沒着處末劫墮癡愚暗相生歡喜借此丈六身度彼十方界今有天室師早叅不二門結茆鏡湖濱木魚鼓鐘具願化善男子嚴塑古先生肉髻火珠眉妙相三十二如來跌坐已大衆禮拜着聽說西來法天花從空下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但作非相觀當悟卽心義

南海齋僧疏

南海大士現女人身而爲說法其諸比丘念觀音力以有道場一切衆生欲
皈依佛必皈依僧今靜心寺有優婆夷弘誓大願願挈齋鉢而登彼岸廣修
供養告善男子及善女人助成福緣破一囊錢施千萬億洹河沙滿比丘食
既合掌歡喜跌坐而坐大士見之手撚楊枝亦曰善哉普此功德無量無邊
如南海水

盧師菴放生疏

伏念四生浪寄六道輪迴人羊有似循環雞蟲無分得失折筭斷罟鑿戒昭
然顧印脚珠報施具在况生末却尤感前因干戈滿地何殊命繞刀砧羅網
彌天不異魂飛湯火幸百年之無恙樂萬物之同游目擊鳶魚心投龍象用
擇某日于盧師菴禮拜水懺各出金錢贖放生命乞西江之水游泳枯魚借
南海之風扶搖窮鳥洋洋而逝皆歸子產之池鶴鶴于飛如入文王之囿金

牌繫領字寫長生朱筆點頭文存解角食時鳴磬八哥亦念南無咒罷焚香
百子同依般若伏願始一日以至千日大地開籠推一方而徧十方諸天解
網悲田共種覺路同登謹疏

景忠山碧霞元君上扁疏

伏以玉簡封高震出東方之位琳宮祀肅升中佐輔之區咨四岳而稱尊指
九天以爲大采衣如覲瓣香維虔敬惟碧霞元君職主天孫恩推衆母體上
帝好生之德作下民司命之功風人雨人不崇朝而遍天下顧我復我亘終
古以育人間固合四表爲瞻依僅見三屯之巍煥鳳笙錦曲春飄縹穗繞貌
床瑤草金光晝有無花迎雉扇洋洋乎在其左右風馬雲車蟄蟄兮宜爾子
孫珠環瑜珥爲岱宗之別館是造化之權輿伏念侗江左儒生邊隅俗吏偶
馳驅而客止恍連蜷之靈留稽首慈雲如渡海南之筏洗心仙露疑趨蓬島

之塵未薦惘于蘭蓀敢銘詞于綽楔仰祈鴻澤下逮烏私有妻曹氏方當夢
燕之期有子珍郎甫及戲鳩之歲願邀神佑獲遂天從賜以如意之珠導以
延年之藥生男歡喜勿同生女之悲酸養子聰明差勝養兒之愚魯三生有
慶大德無疆庶賜福于臣門長啣恩于帝座謹疏

銘一首

悔菴銘 并序

語云小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僕小人也才智昏蔽如瞽無
相天既拂亂其爲人復扼挫其力蠟行蠕步動履錯然變故多端聚塵積阜
追惟疇昔一出一處一默一語未有不底于悔而止者讀書則悔其貪仕宦
則悔其拙謀身則悔其寒交友則悔其熱發言則悔其戇臨事則悔其怯閉
戶則悔其空出門則悔其窒凡今之跋前疐後左牴右牾輾轉不平彷徨無

狀者皆悔之爲也當其百慮而出自計萬全泊乎閱歷既往祇增愧歎雖行
使止尼或有命存而謀之不臧靡所歸懟古之君子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
非僕今年四十九矣日月云邁髮齒就衰人壽幾何其堪數悔乎予旣號悔
菴以自警而悔猶未已乃著銘以訟焉其辭曰

易云有悔自凶趨吉無初有終先述後得理固若茲當時則失如隙過影追
之靡及聚鐵雖多鑄錯何益獨坐書空怪事咄咄一日之誤千載之惜其間
不寸謬以尋尺思之思之戰戰栗栗集木是懼屬垣必密秋毫務審造次無
忽來如刃解去若水釋庶幾無悔五十學易戒彼亢龍朝乾夕惕

誌銘 二首

自天禪師塔誌銘

予與自天禪師爲方外之交始順治庚寅訪師於南園予率意進叩師振威

一喝通身汗下自是相對忘言矣迨己亥遇師于都門各以行役倦游訂故山之約握手勞苦珍重而去及康熙甲辰接師於瑞光再爲分衛晨夕頗多終以世故輻葛不獲究竟大事而師已於丁未春示寂矣己酉三月弟子寬睦等葬師於穹窿之陽哀纘行狀乞予銘塔予知師者不敢辭予惟海內宗師如麻似粟然龍蛇混雜揀擇爲難卽南方佛法三峯座下玄墓靈隱靈巖三老鼎立而門風高峻論者互有異同予侍剖公最久獨喜其平易簡樸真得直心道場者自師雖嗣頂公之席而其氣味與剖公近似故相得甚深師歿之日剖公親臨其喪舉火出涕有祝予之歎吾知其必有合矣當世祖皇帝大振宗風三覺代興黑衣白足之徒莫不向西而笑師是時適從臺山入都黃岡山陰兩學士傾心禮足將列薦於朝而師拂衣弗顧也此其意思超然遠矣蓋諸方尙文而師則質諸方尙通而師則隱一餅一鉢存歿蕭然其

視世之跛跛挈挈開堂說法者豈可同日語哉按狀師諱慶祐溧陽李氏子
廿一歲投五臺湧泉寺出家受具足戒南歸叅三峯藏和尚未契再叅瑞光
徹禪師舉三玄三要師信口呈偈遂許入室鼎革之際結茅南園躬耕自給
既遷香光律院掩關閱藏者五夏說戒昭慶寺得戒子五百掃塔臺山游長
安還主瑞光祖庭傳戒二載翻然退院歸老香光示疾而逝壽六十六臘四
十六荼毘得五色舍利塔焉銘曰

上堂下堂許多閑話有句無句寸絲不掛把茅蓋頭休歇便罷只留一偈聳
殺天下且問恁時師還得偈也無君不見木馬嘶風泥牛吼夜

周輿則墓誌銘

周君輿則家臨安而流寓於蘇予未之識也今歲夏五率其子霑來謁予予
觀其梗概固已心奇之至八月君以疾捐館舍將葬霑從草土中匍匐哭泣

來乞予銘予讀其行狀遂大悉其生平益奇之矣顧予素拙諛墓再三辭則
霑再三以請曰此先人遺命也嗚呼世之王公大人生而鼎鐘歿則金石比
此是矣若夫布衣行義名不出閭巷之間或湮沒而無稱焉昌黎曰發潛德
之幽光又曷可少哉予既哀霑之志且誼不容已謹按狀以志

周君諱軾字輿則其先浙之紹興人始祖孟英公卜遷錢塘數傳至祖玉泉
公儼一廛買吳門市有華路藍縷之功焉父侍玉公性倣儻鄉里推爲祭酒
丈夫子七人君其五也君小時了了讀書數行下師長兄輿載器之曰吾家
千里駒也君顧夷然不屑曰丈夫貴行其志耳何事尋章句作老蠹魚爲會
父疾中夜起嘆誰承吾業者君蹶然應曰兒請當之十四歲遂下蘇治產居
積初婚七日卽繭足走鉛山鬻財吳越間算緡精敏狙獪不能欺然怛懷誠
實重然諾不鬥智瓌瓌起家中人之產末年乃比素封辛卯一遭盜劫南北

諸賈寄幣千計咸謂無遺君次日傾橐還之曰甯失吾有勿以累客客益嘆服千里輻輳其門語云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君之謂矣君既喪侍玉公諸兄輿載暨輿正輿述相繼物故君哀毀盡禮獨泣然曰鄉者有父兄在今父兄之責萃予一人敢不竭力異母弟輿衡輿封輿閑並幼君友愛甚篤其教兄子雨三一如輿載之教君者曰吾以報長兄德也每家廟時祭集羣從子弟五十餘人諄諄以孝弟禮義相勸勉間有犯者必稱祖宗命涕泣切責之甚者予杖焉故族黨之中雖黃髮老人見君未有不肅然起敬也其貧者待以舉火爲營婚喪之資樂善好施夏施茶湯冬施綿絮病者施藥死者施棺林宮梵宇丹雘徧焉壬寅大無君在虞山羹粥賑饑有司問其名弗告而去嗟乎豈非所謂富而好行其德者耶豈非所謂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代其德者耶君雖不甚讀書有儒者氣象嘗著六戒

一省察一收斂一慎言一節飲一寡欲一防過直曰此戒切近精微聖賢之學不外是矣又曰曾子亞聖一日三省吾輩可不時省刻省乎歲集子弟盟于神曰忠曰儉曰勤若言至而行不至行至而心不至者罰無赦嗚呼理學之儒侈談性命求其言如行行如心者鮮矣君矢口褻躬自然合道執謂闌闌中無鵝湖鹿洞哉乙巳歲首夢大水當前旁人止之君踊躍欲渡而覺已連搆无妄之訟排擊甚力既而悔之曰予有妖夢所謂過涉滅頂者也乃作戒訟篇以訓子焉命友筮之得蠱之艮其友曰不吉匪惟終訟蠱必有毒且艮之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若發於背君其危乎君喟然曰死生命也造物全而付我我全而歸之已矣著清真論五常解以示穹窿施鍊師師語諸弟子曰汝輩學道十年不如周君一言予嘗讀而異之徵君少時遇呂祖降乩授以道法經其旨幽渺在黃庭靈寶間君之微言殆本于

此七月疾作果疽發背憊甚不語者數日易簣之日忽卓然起坐遍召親友勞苦如平生告家曰吾人祖宗累世同居子孫宜法必不得已分產爲七必均雖我力而獲諸微先人之德不至此其敢專爲己功乎又曰吾向著家譜凡我族人當卹其不足毋使凍餒以貽先人羞以我貲資之不以累爾曹也處分後事大小必周曰守我成法亦足保世諸弟問兄何往君曰我主麒麟殿使者候之久矣大丈夫決別甯作兒女態慎毋哭徒亂人意耳及聞鷄鳴曰吾去矣念佛百聲而逝按道經麒麟殿爲天神所居云事頗涉怪然其來去了然卽古高僧回首不過如是可爲難矣君生天啓癸亥五月初五日巳時卒康熙乙巳八月十一日丑時享年四十有三配王氏側室何氏子二長霑娶楊氏次霽聘姜氏女一字袁氏太史公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况於砥行立名鄉黨誦義者乎若

君者其可誌也已因誌而系以銘銘曰

馬醫擊鐘洒削鼎食非賄之難難乎有德猗周季子才埒陶白積而能散惠
周疏戚慷慨市義好是正直被服儒行造次不忒君子得輿維民之則敢告
惇史視此貞石

誄二首

陸明農府君誄 并序

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前貢士考授縣令鄉飲大賓明農陸府君以疾
卒于里第春秋六十有八嗚呼哀哉夫狗有涯之好則人爵矜榮要不朽之
傳則道風推劭非無貂蟬巨室鍾鼎素封雲雨出其指揮珠玉生其咳吐渣
焉腐骨草木同彫雖有淵雲之子末贊一辭枚馬之賓徒存三嘆可勝惜乎
乃至鴻材駿伐焜耀當時而繫戀白日啣悲長夜者多矣豈能齊觀化于哲

人幾忘情于太上先生產從華胄履若單門砥行則白雪蘭熏敷文則露垂
莒發孝友無間于人言華實交孚于物望蜚英饗序騰茂雍宮七進賓興命
艱一第屬以中原多故自試爲懷遂由明經辟就良宰適當南渡之年終守
東山之節勾漏投簪彭澤解組蓋有異世同符者焉及乎胤子象賢金門通
籍家致扶輿之養國修執爵之文而先生素心潛德永矢幽貞崇岳浚壑恣
其追遊濁酒清琴超然樂志晚年味道耽悅禪宗圍爐之夕共說無生易簣
之辰頓空不住雖莊氏之反真迦文之示寂何以踰茲嗚呼哀哉北邙一去
萬族同傷西州再過至親增痛楚些無益于招魂齊挽猶嫌于滅性贈終述
美爲誄惟宜昔人有云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先生之抗節在約彌高則
小子之綴辭雖陋敢讓乎爰作誄曰

我聞在昔平原始封大夫新語丞相戎功機雲揆藻玩納流風世有作者爲

吳名宗伊公顯考策策熙時職秉天憲道尊人師篤生秀質克纘丕基弱不
好美夙惠歧嶷孺子而孤變心柴骨詩廢蓼莪禮閑聖室采蘭將母有懷如
一春露秋霜終身銜恤惟孝友于則友其兄情聯姜被氣合田荆淮梨讓棗
白首如嬰和平支族敦彼嚶鳴猗我大家作嬪君子鴻案鹿車如賓敬止御
有縣琴勞無墮珥肅肅雍雍刑于著美公自羈貫欲飲香名含毫吐墨席奪
諸生入遊太學總龜五經研京練都藉甚公卿馮唐已老太史不遇寂寞家
居艱難國步登車慨然捧檄是慕百里雖微將攄素樹運丁陽九大廈方頽
革言改命遞尾歸來逢萌挂冠顏闔鑿坏逝成高隱竟鬱長才善積者昌否
終則泰詒訓一經門閭以大芝草生庭紅雲如蓋占在南宮寵承帝賚英英
處實振翊高騫身留魏闕志繫丘園辭繁卽散獨冷青氈公曰何病樂我歌
絃遐想敬亭薄栖官舍對月呼白臨風懷謝以遨以遊黃岩白下言旋言歸

香山洛社李躬三老桓榮五更僉曰公哉兩致上尊瘠肺啐酒鼓瑟吹笙圓
橋嘆息我有嘉賓門題通德堂成逸老藹藹吉人遐不壽考歲在龍蛇天降
大鳥少微忽墮長庚遂夭嗚呼哀哉先公三載淑儷云亡安仁涕隕奉倩神
傷賦詩七十情文淒愴豈其偕隱鳳鳴高岡公之冢嗣易名孝簡蚤赴玉樓
虛傳翠管季子焚修享年亦短再泣西河鍾情未免牛山畏死鄴下憂生公
雖疾革精爽昭明臨深履薄得止全經潰癰決疣委蛻遺形有男化雨同參
聖諦有女法琳證明祖意選佛場中心空及第來操一杵去持半偈拂衣雙
樹脫屣金沙如公回首滅度何加有爲幻影無着空華玉棺獨寄露薤徒譁
嗚呼哀哉維予不敏忝列內黨童子追隨謬承弘獎申以婚姻通家無兩容
儀可親德行斯仰容儀伊何瘦骨于思載色載笑如登春臺德行伊何正直
不回保和抱朴葛天無懷斯世斯人祥麟威鳳老成旣邈典型疇重至善無

年大材莫用吾非夫人而誰爲痛嗚呼哀哉追公燕翼兼厥貽謨二惠競爽小同最優行攀日月以照山丘錫之綸綍表於旗旒思公集古自號無依意者魂魄如雲孤飛挽歌自祭今是昨非庶幾靖節攜手同歸嗚呼哀哉

項靖伯誄 并序

有明文學項君志甯字靖伯其先徽州休甯人遷常熟縣崇禎中補郡廩生乙酉恩貢聞國變悲憤不食而卒嗚呼哀哉夫運夷板蕩道喪淄磷其有世家修表長樂名圖莽大夫之美新李將軍之辜漢無足論矣若乃納肝之夫義形九列結纓之士命盡三軍生猶罵賊齧齒穿齧死不忘君握拳透爪斯則委質在三致身無二者至君之圭竇華門布衣韋帶封非孤竹而餓比采薇位豈三槐而逝同止水可不謂取義成仁廉頑立懦者乎時當鼎革贈卹無聞鄉人私諡曰文烈先生蓋忠而隱者也君歿後十七年侗與其長子奕

英交次子奕茂又執經於予故竊取而誅之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
殤乎予之誅項氏亦猶行子之道也其辭曰

伊君之先建國成周維稟七齡作師尼丘重瞳復楚氣矜千秋仲山飲馬風
清渭流越在海陽世有令哲堂堂崑石布衣游俠卜遷于虞絃歌相答亶生
夫子蔚爲人傑幼而歧嶷天姿儁妙博聞閎覽含經味道江海爭瀾風雲競
藻籍甚宮墻升堂覩奧良璧不剖佚女無媒屢蹶驥足坐老鴻才數厄陽九
天步驚頽誓心殉國慷慨餘哀北極雖移南朔再建君乃奮然杖策廷獻擊
楫渡江請纓下殿戮力中原不辭寒賤天厭明德國破家亡君聞飲泣中夜
徬徨吁嗟殂矣瞻望首陽猶死宋土得從先皇嗚呼哀哉始君卜居行吟漁
父野風蕭蕭蘆漪獨處故人相勸胡自勞苦默然不答淚下如雨貽書訣別
反覆千言主辱臣死主死甯存於人無怨於己無寃從容就義氣塞乾坤嗚

呼哀哉豈無他人大夫三事草間求活反顏忘愧君曰不然普天無二矧予
蒙恩敢後有位亦有作者曦髮洗耳山巔水涯自著心史君曰不然只欠一
死誰報朝廷百年養士嗚呼哀哉或謂忠孝不能兩全君繭千里匍匐言旋
葬其祖妣鬱成新阡先君可作含笑九泉何以慰母高堂白髮有弟尸饗甘
旨無闕生孝成名死孝成節子爲忠臣母心則悅嗚呼哀哉君有良友同里
二徐闔門赴難束帶捐軀哀哀黃鳥人弔子車攜手地下其樂如何君有佳
兒美若珠樹藝苑蜚聲儒林含譽悽愴秋霜流連春露行大門閭式光丘墓
嗚呼哀哉天地正氣貫格幽明疇昔君夢召對帝庭錫之黃衣駕以紫駢終
騎箕尾上爲列星勝國義士昭代所旌必有典章以表堅貞君則何有本非
徇名三年化碧千載汗青嗚呼哀哉

祭文 四首

祭陳皇士文

嗚呼君年四十有七胡然逝者如斯上有七旬老母下有三歲孤兒小婦蛾眉慘淡諸昆雁羽差池此固人生不幸抑豈天道無知相君體直方大偉然豐下于思素性豪飲善噉血氣壯盛非衰本天懷之敦厚尙天朴之未漓近人情而和易卽受毀其不訾書忍菴以自勗立定齋以當規果一定而百忍奚聖賢之難爲雖世家之公子思離俗而好奇厭綺紈之炫耀却狗馬之驅馳擁萬卷于南面時口吟而手披彙百家之散籍輯兩朝之遺詩紛縹緲于甲乙淫鉛槧于棗梨壁上皆施圖畫案頭間設尊彝每閉關而謝客或下榻以延師忽懷友于四方盟歲寒以爲期常停長者車轍遍乞名士題詩築圃靈巖之麓泛舟洞庭之湄探梅則登鄧尉試茶則入天池飯千僧于蘭若裝十佛於招提頗參求於指月勤持誦于陀尼同善會旣嗣舉廣仁品亦頻施

如此足稱信善百年誰曰非宜夫何五陰四大頓困二豎三尸方傳勿藥有
喜溢焉揮手長辭聞者驚疑不解其故吾乃知之君向不問產業悉聽內政
總持悼亡忽傷奉倩大廈一木難支遭徭役之煩苦索敝賦而窮追更飄搖
兮風雨雜外侮之憂危諒人生非金石雖肥者其成羸氣歛升而不納呼扁
鵲以誰醫嗟一棺之遂束恨萬事之都隳吾輩咸爲扼腕如君何必攢眉生
爲文莊愛子少年塵尾烏皮家有賜書可讀田多負郭能治會上書于北闕
薄游宦于南畿數馬同伯之署杖節臨安之祠再當厄于陽九終跳身于流
離慕仲氏之樂志安潘令之閒居洎晚年而舉子似海果之生遲計樂事之
已足惟膝抱而含飴君所欠者壽耳終賈更不如伊信造物之缺陷恆十全
而一虧何以慰君地下不朽之名長垂生平沾沾自喜魂魄猶應念茲請製
輓歌千首送君高塚纍纍大筆特書墓道有吳太僕之碑

祭金太傅文

嗚呼昊天不弔喪我元老一人其咨無有師保四國告哀遐不壽考矧我鄉人怒焉如搗維公挺生亶靈河嶽早掇巍科天衢鳴躍宣力封疆致身臺閣得時則駕見幾而作運會鼎革世祖入關杖策從龍晉列崇班既參九伐載貳三銓爰司百工乃典中權摧剛直枉烏臺是長揚清激濁宰衡是掌門下中書鼎鉉是仰三公三孤泰階斯象休茲輔弼維公允諧帝庸作歌股肱良哉東觀修史南宮掄材汝作舟楫爾維鹽梅一十八年二十四考行馬方施懸車遂老帝曰還歸有聞必告雖在江湖無忘廊廟公有園林午橋綠野公有賓客香山洛社公有子孫烏衣金馬公有宗師洞霄蘭若宰官居士一身無二游戲塵寰七十七歲臘月八日口占半偈飄然西歸念佛三昧既醉五福自古難全讀公年譜得全于天人之云亡胡不百年瘁在邦國公何有焉

後生小子追隨日久一朝長辭如失山斗公之精靈死而不朽倘肯予言笑飲此酒尙饗

祭吳祭酒文

嗚呼先生之文如江如海先生之詩如雲如霞先生之詞與曲爛兮如錦灼兮如花其華而壯者如龍樓鳳閣其清而逸者如雪柱冰車其美而豔者如寶釵翠鈿其哀而婉者如玉笛金笳其高文典冊可以經國而法書妙畫亦自名家豈非才人大手死而不朽者耶若其弱冠登朝南宮首策蓮燭賜婚花磚儼直此先生之致身於勝國者也及夫徵書應召禁庭橐筆上林陪乘成均端席此先生之從事於王室也人望之以爲榮公受之以爲戚方且謝春夢于京華矢嘯歌于泉石獨居則慷慨傷懷相對則咨嗟動色雖縱情花月遣興琴樽而中若有不自得者宜其形容憔悴而鬚髮之早白也嗟乎

有涯者生不齊者遇忽然相遭者時無可如何者數彼夫羈旅而念舊鄉少年而惜遲暮感歲月之已非撫山河之如故所以墨子垂涕於素絲楊朱興悲於歧路庾信有江南之哀向秀著山陽之賦僕嘗從先生之杖屨而見其流連光景悽愴平生良有素矣不虞其溘焉朝露也吾聞先生遺命殮以觀音兜長領衣殆將返其初服逃軒冕而卽韋布乎又曰吾性愛山水擇靈巖鄧尉之間隙地三畝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予讀而喟然太息知先生情見乎辭雖千載以下過而弔者猶低徊留之不能去也嗚呼

祭秦母郝太安人文

詩歌名媛必齊之姜魯侯壽母兒齒徵祥思齊太君東國聞望早嫺內則錡宮爰湘曰嬪干秦鳳飛鏘鏘鷄鳴贈佩鹿挽提筐郝夫人法令譽重光篤生賢胤珠樹齊芳季也白眉結綬從王驅馳蜀道膂力方剛鹽書褒擢晉佐我

邦威行毳衣惠著甘棠板輿迎養斑斕滿堂春秋九秩通國稱觴瑤池王母
吹笙鼓簧期頤是祝黃耇無疆夫何二載歸憩柴桑俄乘青鳥白雲翱翔思
母之德彤管馨香景母之福紫誥輝煌問母之壽耄耄相羊慶母之後蘭桂
成行嗟我明府何用悲傷小人有母七十方強長齋布素勞苦星霜傷哉貧
也菽水無將一朝見背痛絕肝腸豈如太母榮及存亡同爲鮮民我獨無良
瞻帷告奠泣血沾裳

偈一首

放下偈并序

予齋中書放下二字或問其意予舉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何如
州云放下着嚴陽云一物既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云放不下擔將去此語
最妙人生底事茫茫碌碌只爲放不下要擔將去耳臘月三十日到來手忙

足亂放又放不下擔又擔不去這就是驢胎馬腹種子若能常念二字一生受用不盡遂作偈曰

可嘆吾生有涯却笑人心無暇黃口便爲功名白頭祇緣婚嫁遮莫弄月嘲風儘教求田問舍總之幻影空花謾認甜桃甘蔗爭知迅速無常方信生死事大不消說法談宗參透麻斤米價隨分着衣喫飯困來打眠休罷管甚大地山河渾忘春秋冬夏未來且莫商量過去也須脫卸只留見在全身兩手一齊放下且問放下的是什麼咄你若無心我便休記取臘月三十夜

約一首

真率會約

晉人云真率少許勝人多許又云率爾自佳其標致如此宋潞公溫公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飣酒數行過從不問一日前輩典型令人仰止而習俗驕

奢轉相夸門可嘆也僕家居多暇輒與同志傲而行之大約真率有二意焉人則甯質以救僞也物則甯儉以砭侈也因列條例如左或曰既真率矣條例之列不滋繁乎曰僕蓋規世之不真率者以近于真率者又多乎哉久之則可去也

一會之人 陶公所謂素心人也嗚呼難哉六逸七賢八達九老皆偶然有不以數拘如以數八人足矣苟無其人甯從闕勿備員也若主人有父子兄弟或不速客不甚敗意者暨陪弗禁但不得邀貴人嫌熱也不得挾伎人嫌狎也犯者罰會中二席會外不過一席過者罰

一會之期 浹旬一舉而不刻日良辰美景唯便之從越宿單簡一約辰集西散不卜其夜月出少留可也失期者罰風雨則更之而不至者罰果有大事及病乃免

一會之地 友取同里樂數晨夕且可徒行也暑宜長林寒宜密室春秋之際花月爲佳有固欣然無亦可已或杖藜野寺或看竹鄰家載酒移床更自不惡至如上巳踏青端陽競渡中秋玩月九日登高興會所至駕言出游或各挂杖頭以供舟車之役然偶一舉而已數見不鮮吾亦無取焉

一會之具 坡公每食一爵一肉有客則三之其言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有味哉今量增爲四簋素一腥三酒五行中飯加羹湯一過此者罰奉第一戒殺生者罰薄晚小飲設菓一拌雜蔬九合加小點一過此者罰酒無算爵隨量而止觴政無苛及亂者罰器用磁漆毋用金玉犀象用者罰從者勿過二犒以湯餅無輿人或有亦不犒也

一會之事 飲食之外或賦詩或讀書或作字或琴或棋各從所好獨不許賭牌賭牌三費費時費心費財戒之哉犯者罰數人之聚言語易多或談

史或談經或談禪或談山水固自佳爾坡公強問人說鬼諧謔軒渠亦無不可獨不許談者三耳一不談長安縉紳二不談阿堵三不談帷薄事犯者罰

一會之禮 阮公曰禮豈爲我輩設足恭吾恥之見只一揖夏之日不衣冠則拱不看席不告茶不舉盃箸後至不迎先歸不送雖迎送不遠客或靜坐或高臥或更衣小便主不陪主無文僕亦樸不扇不帚不巾櫛無責虛文者罰

客曰是約也吾子行之甚善然獨爲君子矣盍刻以告諸鄉先生俾就其居之近者交之素者人自爲會而會可廣也推之歲時伏臘親友過從一依此例行之而會可忘也又推之四方賓客往來吳門者先以子說告焉庶不致簡慢獲戾且有傳爲美談遞相則傲者胥天下之人化而真率其約不可久

西堂雜組二集 卷八

哉僕曰謹受教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7708B

